
SF
幻象
第五期
《第二終結者》
比魔鬼終結者更可怕的
《記憶總動員》
魔鬼總動員原作
銀翼殺手菲利普・狄克專輯
科幻漫畫獎作品大公開！
周年獻禮
慶祝創刊一周年



SF
幻象
第五期
周年獻禮
慶祝創刊一周年
《第二終結者》
比魔鬼終結者更可怕的
《記憶總動員》
魔鬼總動員原作
銀翼殺手菲利普・狄克專輯
科幻漫畫獎作品大公開！
菲利普・狄克專輯
幻象
〈第五期〉
MOSEL
GIVES YOU
MORE THAN
MEMORIES
Manufacturers of:
• STATIC RAM
16K to 1MB
• MASK ROM
128K to 8MB
• DYNAMIC RAM
1MB
• SPECIALTY MEMORY
FIFO, Dual Port, RAMDAC, etc.
MOSEL
Memories for tomorrow
• SPEECH SYNTHESIZER
2.8 sec to 20 sec
Distributors of:
• 386/486 CHIP SET
• VGA CHIP SET
• FREQUENCY GENERATOR
HEADQUARTERS:
Fax:(044)8127433
AGENTS:
Taiwan
Amus Tel:(02)7466659 Fax:(02)7681029
Mitronics Tel:(02)7097626 Fax:(02)7553394
Tutex Tel:(02)7317279 Fax:(02)7761940
Ever Plus Tel:(02)7251646 Fax:(02)7252105
Hong Kong
Techno Mind Tel:(852)6560663 Fax:(852)6518993
Tektron Tel:(852)3880629 Fax:(852)7805871
Singapore:
Electec-Singapore Tal:(65)2862004 Fax:(65)2852022
Korea:
Patech Tel:(822)5634147 Fax:(822)5634149
KST Tel:(822)5683921 Fax:(822)5583019




Knowledge Systems Institute

萬里長征第一步

⊙張系國

《幻象》創刊已一年！

許多看過《幻象》的人都讚美它是高水準的科幻雜誌，只是限於人力、財力，目前我們暫時仍只能以季刊的方式發行。在目前的文化環境裡，精美的小型刊物有生存的可能嗎？我相信仍是有可能的！檢討一年來的《幻象》，我們刊出的小說，無論創作還是譯著，都篇篇可讀。科學新知及科幻電影介紹也都廣受讀者歡迎。但是，在科幻漫畫方面實在比較欠缺。這次《幻象》舉辦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我很驚異許多年輕朋友都提出了活潑有趣的科幻漫畫作品。這麼多有潛力的科幻畫家，如果沒有園地供他們發表，未免太可惜了！

今後的《幻象》，在風格上將有相當大的調整。我們會撥出相當的篇幅刊載科幻漫畫。本期刊出的〈訪客〉和〈大文明傳〉都是此次科幻漫畫獎的優秀作品。類此優秀的作品，竟有十來篇之多！以後會陸續刊登。我們也鼓勵年輕朋友寄來漫畫作品，長度以二十頁爲限。今

後《幻象》將以一半的篇幅刊載科幻小說，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刊載科學新知及科普文章，其餘篇幅刊載科幻漫畫、科幻電影及動畫介紹等，每期頁數保持在兩百頁上下，以「質」取勝。這樣的精美小型刊物，不僅在財力上較易負擔，我相信更能贏得青年讀者的喜愛。

另外，《幻象》會和其他文化事業單位合作，舉辦演講、電影和動畫欣賞及科幻文藝營等活動，以培養科幻人口。今年十月十二日，我們將和《時報周刊》在台北時報廣場新生南路館舉行科幻藝術獎頒獎典禮，同時舉辦一場座談會，題目是「科幻大對決」。

科幻小說，究竟先有「科」還是先有「幻」？這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科幻界已爭論了許多年。有人說：先有科學，然後才添加幻想。也有人說：先有幻想，然後再配上科學。究竟誰對誰錯？「科先生」和「幻小姐」誰比較重要？爲什麼我們說「科先生」、「幻小姐」，而不說「科小姐」、「幻先生」？科幻小說裡有性別歧視嗎？這些有趣的問題，都將是「科幻大對決」座談會討論的重點。如果你想參加座談會，或願意自告奮勇，籌辦科幻電影欣賞、科幻演講等，都請和本刊聯絡。

萬里長征第一步，雖然艱難，總算跨出去了！《幻象》的目標，是向未來尋找歷史的根源，爲少年中國尋根。我相信，《幻象》可以辦得更活潑，一方面成爲年輕人的最愛，一方面仍維持高品質和高水準。因此，無論小說、漫畫和科普文章，我們都歡迎短小精練的作品。歡迎你投稿，或參加編輯工作及各項科幻活動。

〈第五期目錄〉

封面設計／洪德麟



幻象〈第五期〉‧季刊‧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春夏季號合刊

創 辦 人：張系國
發 行 人：張敏敏
總 經 理：葉步榮

主　　編：呂應鐘
策畫顧問：高信疆

美術構成：李　馥

出 版 者：幻象雜誌社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之1號2樓
電　　話：(02) 365-7577
(02) 368-6790
傳　　眞：(02) 368-3001
郵　　撥：1289064-6張敏敏帳戶

印 刷 所：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 943-1159

全省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3F
電　　話：(02) 642-2629

國內訂購(含郵資)
一年(4期) 500元

零　　售：每册150元

上期《幻象》中，我們在介紹「科幻怪物」艾克曼的時候，提到這位美國科幻界的知名人物曾經寫過一篇全文只有一個字的科幻小說，並以此爲題，邀請大家來動動腦筋，也試著寫出一篇一字科幻小說。

結果，很不幸只有一位——或者我們應該說很慶幸畢竟還有一位——讀者提供的一字小說是「言之成文」的。艾克曼先生和這個讀者的一字小說究竟是怎麼樣的「大」作呢？請趕快翻開下一頁吧！

一字小說揭曉

圖・潘志輝

[一字小說]

宇宙巡訪報告：地球

by佛瑞斯特・艾克曼
(Forrest J. Acke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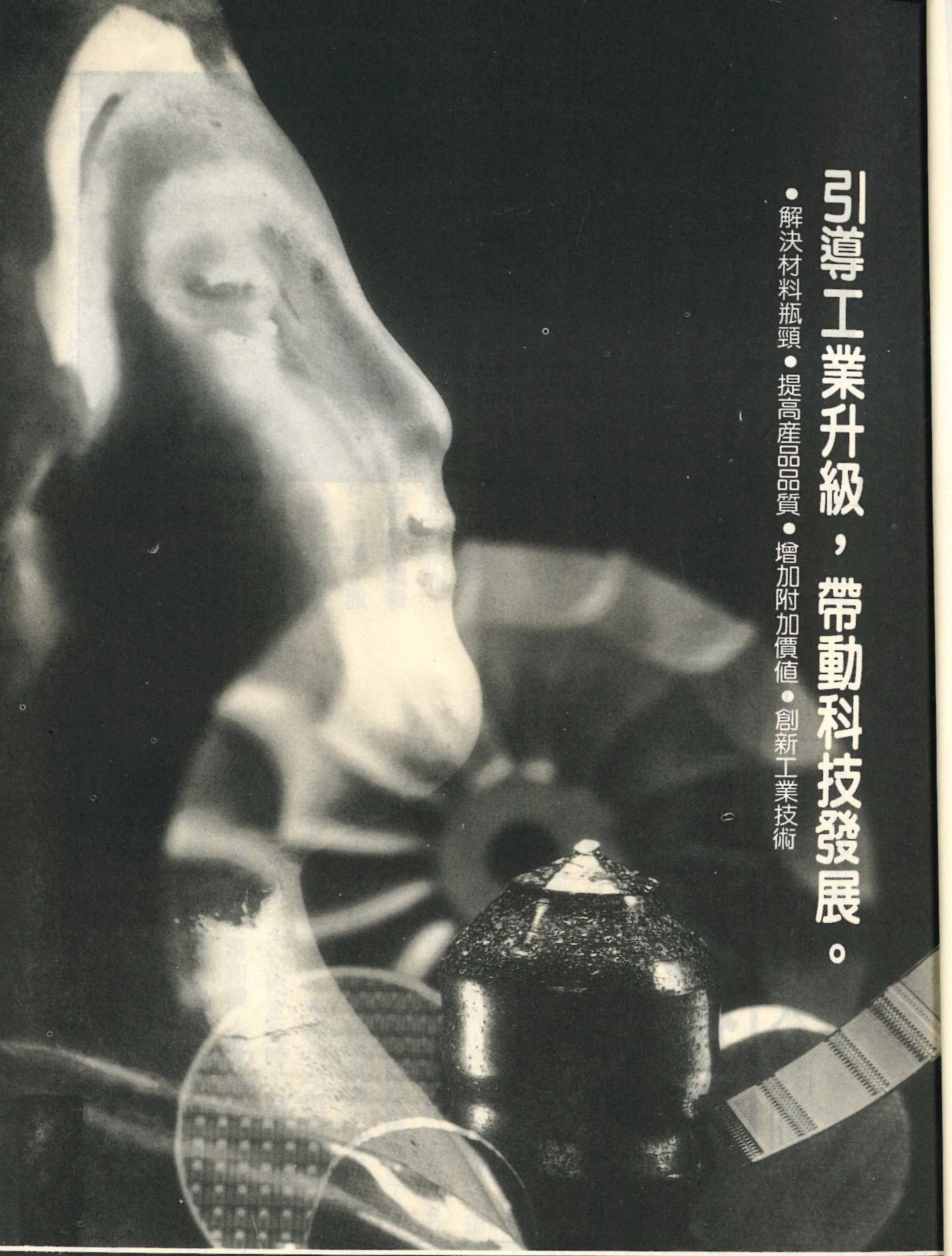
⊙艾克曼這篇大作至少曾譯成九國文字，不過這還是首次以中文出現。
原題是Cosmic Report Card:Earth，內容只得一個字："Zero"。
解說：外星人看到地球天災人禍一團糟，所以認爲根本不值得報告。
現在您一定恍然大悟：所謂的一字小說，是指內容只有一個字，當然並不包括文章的題目在內。

〔一字小說〕

多年以後他們尋獲某
地球物以解決
宇宙紛爭
却始終參不透……

by 邱中人

⊙邱中人先生還加了條P.S.：
請大家也來動動腦筋：如果說「科幻」是以一系列「如果……那麼……」來鋪陳，猜猜看上述至少擁有那七個以上的「IF……THEN……」字句？（答案在本書內）



化⊡ㄆㄨˊ為■ㄨˊ

無字小說趣味徵文

上次我們在一字小說「懸賞」徵答時，只強調請大家試著用一個字寫出一篇科幻小說，結果許多讀者果眞只寫了一個字來！我們收到的一個字有**熵**、**夢**、**迴**、**WHAT?!** ……等等，除了邱中人先生外，都是老老實實的一個字，都沒有「額外」附送一個標題。

Tricky？這我們承認。我們只強調「全篇只有一個字」，就是故意要設下陷阱。如果我們明白告訴您，「一個字」指的是文章的內容，那豈不太容易了，也不好玩了。這也不能算太不公平，文章本來總要有個題目嘛，對不對？

唯一寫來一個字外加一個題目的邱先生，我們贈送給他的禮物是：一幅會發螢光的、裝了框的銀河星系圖大型海報。

一字小說有趣嗎？我們再來個**■ㄨˊ字小說**如何？借用張系國在「城」三部曲中的「造字」，一字小說就是⊡ㄆㄨˊ小說。⊡ㄆㄨˊ字者，獨字也，⊡外面的框框是包住文章的標題，裡面的一點就是一個字。同理，■ㄨˊ字小說就是無字小說，■只有個題目的框框，裡面一團黑，一個字也沒有。(至於⊡ㄆㄨˊ和■ㄨˊ的其他涵義，以及什麼是⊡ㄆㄨˊ□ㄨˋ哲學、如何易□ㄨˋ為■ㄨˊ等等，請參看「城」三書：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

有了一字小說的先例，■ㄨˊ字小說可簡單多了。各位根本不用做什麼文章，只要想個題目就成了。至於題目如何和沒有一個字的內容「串」在一起，言之■ㄨˊ□ㄨˋ而又言之有□ㄨˋ／物，不著一字而讓人有所□ㄨˋ／悟，那就要看各位的了！

凡言之無物而言之有物的作品，我們將在下下期（第七期）刊出，贈送一本當期雜誌；並從所有刊出的作品中抽籤選出一名，致贈一份禮物。來稿請於信封上註明「無字小說」，附上聯絡地址、電話，於十一月廿日前寄至：台北市 107 廈門街 113 巷 17-1 號 2 樓幻象雜誌



⊙葉言都

事急吉普也登天

飛行吉普與向天計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停泊在珍珠港裡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被東洋炸彈一注通吃。以後的幾個月裡，日軍勢如破竹，連下菲律賓、香港、馬來亞、新加坡、印尼、關島，一直打到新幾內亞的北半部，逼近澳洲的大門。美、英、澳、荷聯軍拼命抵抗，激烈的戰鬥在新幾內亞和它附近的許多小島上不斷進行，澳洲會不會被日本攻占，就要看在這些熱帶島嶼上戰爭的勝負而定了。

西太平洋赤道附近的島嶼，天然環境很不適合大型、重裝備的部隊作戰。小型島嶼星羅棋布，爲數衆多，自不用說；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陸戰戰場新幾內亞，更是充滿著高山、深谷、沼澤、激流、原始森林等等地形障礙。加上這些地方開發極遲，道路斷斷續續，機場、港口設備奇缺，內陸地區，不論陸運或空運，都困難重重。也就因爲如此，交戰雙方誰能在這種環境中快速有效地移動部隊和裝備，誰就操有較大的勝算。

當然車輛的速度和運量都高於人力，而盟軍的工業生產能力也高於日本很多，所以新幾內亞戰場上的運輸問題，不在應不應該多用車輛或有沒有車輛，而在於能不能把這些車輛適時適地交到需用部隊的手上。

這個問題與澳洲人生死攸關，他們的感受也最強烈。他們不久就排除了用固定翼滑翔機或降落傘載運車輛的可能，因爲準確度太低，搞不好風向一變，反而落入日軍控制地區，白白送禮。爲此澳洲戰時內閣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下令一年前組成的陸軍發明委員會 (Army Inventions Directorate) 即刻進行研究，務必找出解決之道。

陸軍發明委員會當時由哈湼特 (Lawrence J. Hartnett) 負責，他受命之後四處物色人才，終於選定民用航空部的資深航空工程師華特金 (John L. Watkins) 承辦這項艱難的研究開發任務。二人第一次交換意見時，哈湼特提議，一種配有旋轉翼的滑翔機，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華特金則答應就此進行研究，並約定兩星期內再談。

那兩星期中，華特金翻遍當時找得到的資料，拼命鑽研滑翔機、直昇機和降落傘，結果居

然被他找到一份報告，裡面語焉不詳地說，英國有意發展一種旋轉翼的滑翔機，作為惡劣地形區的精確運補之用。

華特金一看之下大喜過望，原來大英國協的龍頭老大也在進行這種研究，看來他和哈湼特的原始想法不錯。可是高興了沒多久，他便發現完全無法找到英國這方面研究的下文。原來那時英、澳兩國都忙於作戰，澳洲僻處南半球，和英國的聯絡極為困難，尤其飛機設計的圖樣，絕對不可能以密碼無線電傳遞，即使能說動雙方政府，派一艘潛艇到英國去拿，來回也要兩三個月，而且費用太過昂貴。既然軍情緊急，這個澳洲人就決定不管英國發展到哪裡，自己先埋頭幹起來。

兩星期後，華特金向哈湼特和其他陸軍發明委員會的委員報告，他深信把一具滑翔用的旋轉翼裝在一輛吉普車或卡車上，利用澳洲皇家空軍現有的美製道格拉斯達科他 (Dakota) 型運輸機拖曳上天，再釋放滑翔，就可以達到目的。委員會接受了這種構想，指派華特金主辦此一計劃，並把它定名為「向天」(Skyward)。向天計劃的總預算僅有四千八百澳鎊，算是極為精簡，華特金也毫不抱怨地在這樣的環境下展開工作，還把他預定創造的東西稱作「飛行吉普」(Fleep)。

「飛行吉普」在預期中的實際操作狀況是，將吉普車頂部裝上類似直昇機的旋轉翼，尾部加裝方向舵，車前則裝上滑翔機用的拖曳索和釋放設備。起飛時用繩索和母機連結，陸軍人員二名，全副武裝坐在吉普車上，當前面的飛機起飛時，飛行吉普被拖起來，也在空中前進。到達目的地附近後，解開拖曳索，這時轉動中的旋轉翼產生和竹蜻蜓相同的效果，緩緩落地。又因放開時已有前進速度存在，依慣性定律可以維持一段距離，此時適當的操縱，即可使飛行吉普降落到希望的定點。

只有理論說得通是不夠的，實驗必須做，而且要儘快做，尤其以拖曳和放飛最重要。澳洲民用航空部有鑒於此，就廢物利用，撥給向天計劃三架奇形怪狀的 C-30A 型飛機，如附圖一中所示。這種怪物是早期開發的直昇機，機身仍是傳統飛機的樣子，但沒有主翼，改為架在上面的一



圖一　C-30 A 式直昇機被廢物利用以製造飛行吉普。

座三葉旋轉翼。這東西一九三五年就到了澳洲，但因直昇效果不理想，早已廢棄不用，這時剛好派上用場，希望能拆下一些有用的零件，立即裝配飛行吉普的原型機。

華特金卻很快發現，這種權宜之計行不通。因為 C-30A 的旋轉翼在時速達到每小時105哩時，就變得大幅震動，極不穩定；然而當飛行吉普被拖著在天上前進時，由於必須考慮到達科他型運輸機的前進速度，以免失速，所以不得不提高飛行吉普被釋放時的初速，旋轉翼的構造也非改不可。困難的是，當時澳洲竟完全沒有研發製造直昇機的經驗。

總算華特金的運氣不錯，在圖書館裡找到一本英國出版，名叫「飛機工程」的雜誌，那裡面有一篇談到旋轉翼設計的論文。華特金就以此為指導，苦心孤詣地設計出改進 C-30A 旋轉翼的方法。他把旋轉翼的直徑加大到43呎，翼斷面的角度也加以修改，依他的計算，這種改良後的旋轉翼在時速120哩時也不致震動不穩，可以達到運輸機在空中拖曳飛行吉普時不致失速的要求。

在趕製旋轉翼的同時，華特金決定利用時間，體驗在滑翔機中被拖曳的實況。首先他坐進固定翼的DHA型滑翔機裡，由澳洲皇家空軍的 Westland Wapiti 式和噴火式飛機拖著飛上天空，留下圖二裡的照片。然而滑翔飛行的經驗愈多，華特金愈覺得不可造次，他決定不能一步登天，直接把新旋轉翼裝上一輛吉普車就試飛。於是那命運多舛的 C-30A 怪機，又被搬出來作拖曳實驗的先鋒。

這次實驗在艾森登 (Essendon) 機場進行，僅是地面拖曳實驗。預定由一部汽車在飛機跑道上高速行駛，把 C-30A 帶上天，華特金和試飛員就坐在 C-30A 上。實驗的前半段很順利，那旋翼怪機果真騰空而起；可是等到它要降落時，忽然吹來一陣橫風，這個頭重腳輕的東西立刻無法控制，摔個四腳朝天。幸好當時距離地面已經很近，華特金和試飛員從摔毀的飛機裡爬出來，沒有受什麼傷，而且這架飛機未裝任何油料，也沒有爆炸起火。

大難不死的華特金事後檢討，認爲不論 C-30A 或日後的飛行吉普，都必須加強舵的裝備。於是改裝後的 C-30A 全套拖曳裝備，便包括330呎長、11/16吋徑粗的尼龍拖曳繩一條、軍用手提對講機一組、潛望鏡一具（裝在滑翔機上以觀察地面狀況），和滑翔機上的方向舵、升降舵。更妙的是，以後的地面拖曳實驗證明，澳洲空軍和陸軍的汽車，在拖著滑翔機往前衝時，力量還比不上一部私人的別克八缸轎車，這部私家車也因此被用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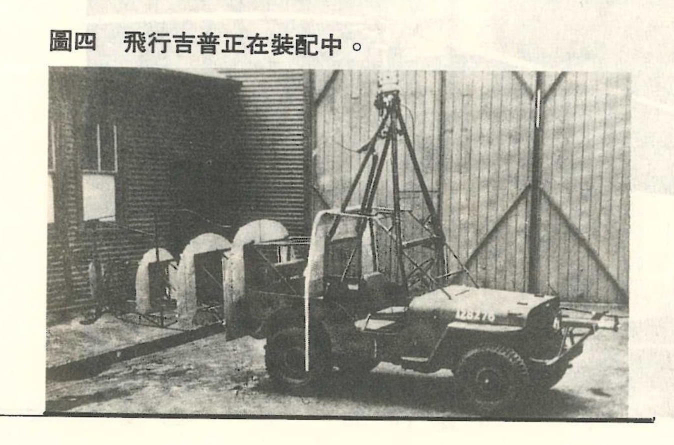
圖二　向天計劃的人員正在體驗拖曳飛行。



圖三　華特金試車情況。

不久新旋轉翼趕製完成，裝上另一架 C-30A 後拖曳試飛成功，果然一改舊品震動不穩的毛病，達到原來設計的要求。華特金信心大增，向軍方調來一輛威利 (Willys) 牌吉普車，開始裝配真正的飛行吉普。該車編號 128276，圖三顯示華特金正在試車，西裝領帶，頭髮一絲不亂，一副紳士工程師派頭；圖四則是飛行吉普原型機第一步裝配的樣子，車號清晰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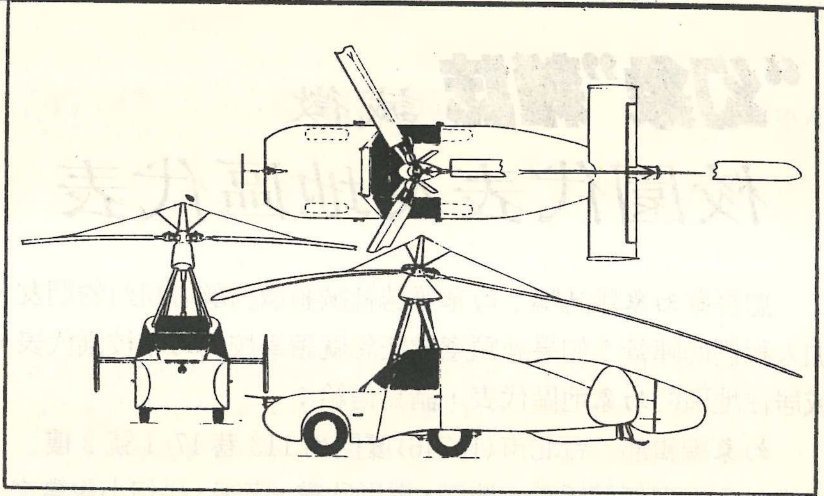
圖四　飛行吉普正在裝配中。



至於那架摔掉的 C-30A，仍然不得安息。為了加速計劃進行，那架飛機上用得到的零件全部被拆下來，裝在 128276 號吉普車上。圖五裡的飛行吉普看來有模有樣，可是後半部白色的機身除去尾翼外，就是把 C-30A 的機身切下來後改裝的。飛行吉普眞正新造的部份，只有尾翼和支撐旋轉翼的那幾根鋼管。在高速飛行中，旋轉翼支架的強度非常重要，而華特金對 C-30A 上舊料的信心是有限度的，這方面他絕不含糊，他弄來半噸高級鎳鋼，專做這批管子，務求保證它的品質。

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向天計劃編列的四千八百澳鎊經費花掉了四千一百五十二鎊，而計劃也即將完成。這個充份發揮克難精神，精確控制預算的計劃，幾乎可以作爲戰時發明的典範。全體工作人員在十一月下旬，把飛行吉普的原型機裝配到如圖六所示，只差兩扇門的地步，只等全部完成後，就正式進行飛機拖曳和滑翔試飛了。

圖五　接近完成的飛行吉普



圖六　飛行吉普三面之完成圖

然而試飛永遠沒有來，向天計劃也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停止。

原來在那年當中，西南太平洋戰場發生重大變化，一度耀武揚威的日本皇軍，終究敵不住美國人的生產力和敵愾心，即使沒有飛行吉普，美、澳聯軍也已在新幾內亞獲勝，日軍大部份殲滅，少數潰逃進原始叢林，有組織的抵抗已經停止。戰爭勝利到如此地步，飛行吉普這種爲打開不利局面的武器，當然只有束諸高閣了。

在承平時代，人們很難想像飛行吉普這樣的東西，尤其是坐在上面的滋味。試想兩個人帶著槍枝、子彈、手榴彈，坐進一輛油箱灌滿汽油的吉普車，憑一根尼龍繩索，被一架運輸機在敞開的天空裡拖著飛，到達目的地後，這脆弱的唯一連繫也隨之鬆脫，兩個人在半空中開始迎向未可知的命運……

這就是戰爭。飛行吉普的創造、消逝、和想像在它上面的狀況，不都是戰神的無情之手，變出來的魔術嗎？

＊

〈問題請見第9頁〉

if then

如果………那麼………

⊙邱中人

ANSWER

1. 如果題目比內文字數多(25：1)，卻又符合「IF…THEN…」的鋪陳，那麼是否有人仍能視其爲一篇「完整的」科幻小說？
2. 如果宇宙發生嚴重紛爭，那麼他們（人類？）將如何自處？
3. 如果藉由某物可解決宇宙紛爭，那麼他們終將尋獲啥物？
4. 如果他們相信尋獲多年的地球物足以解決宇宙紛爭，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地球在宇宙的重要地位？甚至是宇宙的文明之始？
5. 如果他們認爲卍能解決宇宙紛爭，那麼他們爲何參不透？
6. 如果他們發現正反面的「卍」在亙古地球時的西方一度被認爲是「喚醒某些人的潛在優越感，團結一致去從事某侵略行爲（納粹）；在東方則讓某些人認爲是「以慈悲爲懷來平等看待世間一草一木可安定衆生」（佛教），那麼其中的矛盾處「侵略 vs. 和平」是否是他們所未能參透的？
7. 如果他們從其中的共同點「尋找出某個精神指標讓某些人認同，從中獲得一致行爲」，轉換爲「在宇宙列強中尋找出其共同點以增進彼此互助來獲得最大利益」，那麼是否就能解決這場宇宙浩刼？

註：如果你眞如 P.S. 中建議，動腦去猜想其中可能隱藏的「IF…THEN…」字句，那麼你將越發相信它就是一篇科幻小說。這其實是作者轉移了問題的焦點，不讓你有絲毫機會去懷疑「這是否算是一篇科幻小說」，而直接以科幻故事中的句型架構來說服你投入深思其中所隱藏的「IF…THEN…」字句，當你找到越多，你就越支持並承認「它就是一篇科幻小說」。

if……then

"幻象"雜誌 誠徵

校園代表及地區代表

您喜歡幻象雜誌嗎？幻象雜誌社誠懇邀請醉心科幻的朋友，加入我們的陣營！如果您願意擔任您就讀學校的幻象校園代表，或居住地區的幻象地區代表，請寫信給：

幻象編輯部　台北市(10746)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以後幻象舉辦任何活動一演講、電影欣賞、座談、科幻小說徵文、科幻漫畫比賽，會首先通知您。您若能鼓勵同學和朋友訂閱幻象，每增加一名訂戶，我們都會酬謝您豐厚的獎金以及精采的科幻書籍。幻象是屬於您的雜誌，歡迎您成爲我們的一份子！



⊙歐錦金 繪

恐龍．恐龍

4

死亡之星

袁　旂

本刊自第二期起連載「恐龍．恐龍」的科學新知，這一期將刊出完結篇。前三期的內容是這樣的：第一篇〈見龍在田〉報告恐龍發現的經過；第二篇〈龍行大地〉介紹恐龍生長的時代，及其繁殖衍生的概況；第三篇〈恐龍之死〉敘述恐龍在中生代白堊紀末期神秘死亡的事故。是誰殺害了恐龍，就是完結篇的題材了，而「死亡之星」正是一個衆手所指的大兇嫌。除了「死亡之星」之外，還有好幾個可疑嫌犯，都是我們要偵訊的對象。

我們在第三篇結束時，講到艾弗瑞士父子因爲在白堊紀與第三紀的交界層（KT交界層）中找到了銥反常的證據，奠定了隕石說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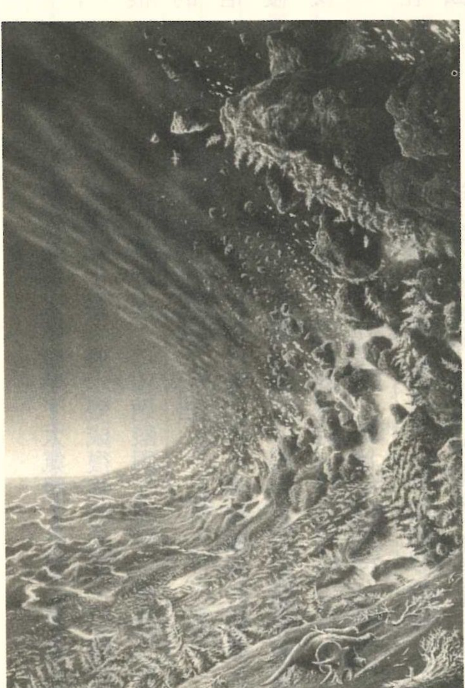
● 核子冬天與溫室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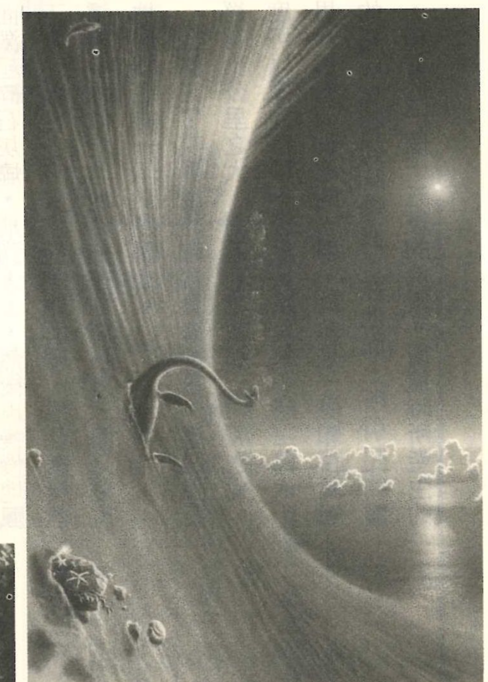
銥是隕石中的一種成份，在地球表面上是很少見的，當艾弗瑞士父子在義大利戈比俄地區的KT交界層發現銥的含量比其他地層要多三十倍時，他們很自然地想到，這一定和隕石有關。後來他們又發現全球各地的KT交界層都有銥反常，他們就想到這一定和一個大隕石有關。當一個大隕石擊中地球，衝擊使它變成齏粉，隨即在地面激起碎石灰燼，飛到天上，然後再慢慢地飄蕩下來，落在各方。這樣才能解釋，爲什麼突然有這樣多的銥均勻地分佈在地球各方，而又呈現在地層極短的一個交界面上。

根據KT交界層的銥含量來推算，這個隕石直徑有十公里之大，衝撞地球前那一剎那之間，速度可以達到每秒十公里，或是每小時三萬六千公里。那驚天動地的一擊，就像是一億顆百萬噸級的超級氫彈同時爆發，在地面上所引起的震盪，相當於一個十五級的地震。衝撞時所產生的衝擊波與火球熾熱了大氣層，大量的氮氣與氧化合成氧化氮，遇水變成很強的硝酸，硝酸凝聚成雨落到地面，這種硝酸雨又與今日環境污染產生的酸雨不可同日而語。

除了火球升天之外，超級撞擊的能量，不僅把隕石本身擊成粉粒，同時更在地球表面撞出一個一百五十公里的大坑，將坑中的岩石、泥土、水份全部打出地面，飛上九霄雲外，到達所謂的平流層(stratosphere)，灰燼可以停留在天空半年之久，有效地將陽光遮蔽著，地面上一片灰暗，溫度遽降，這就和所謂的核子冬天十分相像。然而因爲爆炸的威力遠遠超過地球上所有核彈加在一齊的威力，這個大隕石所造成的核子冬天，會比計算出的核子冬天來得更冷、更長、更可怕。陽光長期被遮，地面上賴陽光而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就相率死去，地面上賴植物爲生的動物，也因爲沒有食物而餓死，這就是生物集體滅絕的緣由。

不僅如此，因爲硝酸雨的下降，淺海裡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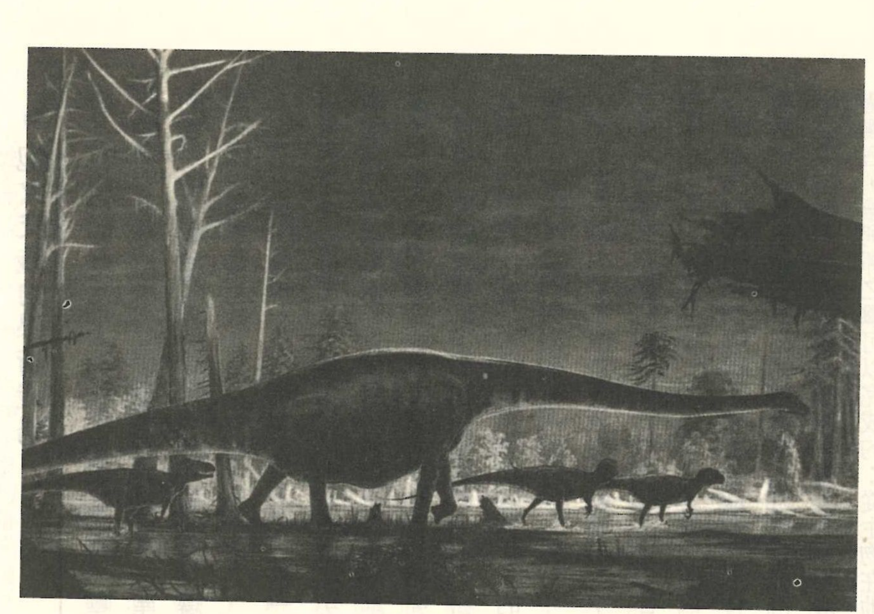




⊙畫家想像中，隕石擊中地面（左圖）及海面（右圖）的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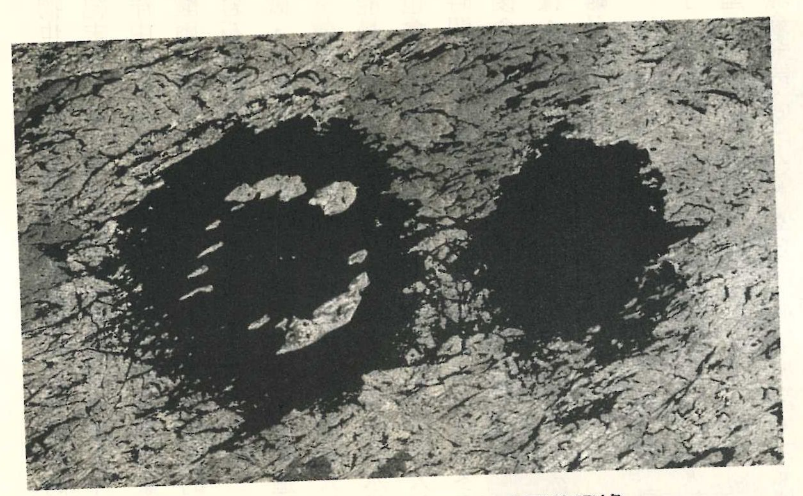
物也會被硝酸集體消滅，所以在恐龍滅絕的白堊紀末期，除了地面生物大規模地被消滅之外，海洋中的生物也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滅種現象。硝酸雨落在海中，漸漸地沈入海底，與海底的石灰岩石和貝殼起了化學作用，釋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成份在空氣中激增，便會造成溫室效應。再者，隕石衝撞地表時，有比較大的可能是打擊到海洋上，被衝撞帶到天空中的水份，也會大大地助長溫室效應，而水份停留在大氣的時間會比灰塵要長，所以科學家認爲核子冬天之後會出現一個溫室夏天。地球就像生了瘧疾一樣，一下酷寒，一下炎熱，生物僥倖逃過了冰劫，難免死於火劫。

這種溫室夏天的理論，相信的人愈來愈多了，因爲科學家在KT交界層中也發現了火餘灰燼(soot)。他們相信，當大隕石驚天一擊之後，碎塊會飛散高空大氣層之外，而碎塊重入大氣層所產生的摩擦熱，會把火種散到全球各地，使得二分之一的森林被燒毀，製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恐龍在「核子冬天」中四處覓食。

加強了溫室效應。總而言之，大隕石把地球這個樂土變成了地獄，造成了生物集體滅絕的慘劇。



⊙加拿大的兩個大隕石坑，是兩個隕石擊中地面的證據。

●炮火交織的學術戰場

大隕石的假說，本身就是一個大隕石，嘩地一聲擊中了學術界，造成學術界的震盪，所產生的碎片塵埃瀰漫好幾個學術領域，到現在餘爆陣陣，塵埃尚未落定。

隕石說的發起人艾弗瑞士父子，父親是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兒子是一個地質學家，另外兩位協作者都是核子化學家。他們有憑有據地提出了恐龍之死的原因，把古生物學家苦苦研究了一百年的難題給解決了，這件事當然令古生物學家臉上很沒有光彩，自然引起了他們強烈的反應，覺得物理學家實在有點「撈過界」了。

首先發難的是三位有名望的古生物學家——克來門斯(William Clements)、阿其保(Daniel Archibald)、希其(Leo Hichey)，他們認爲用「非尋常的外因」來解釋恐龍之死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第三紀與白堊紀的轉換期有百萬年，百萬年中生物與大自然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不是一個隕石，一剎那之擊可以完成的；從生物在地層

中的遺跡上可以看出，各種不同的生物一波一波地絕跡，這些絕跡的過程都很難和隕石的突發性質符合。

克來門斯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教授，而且辦公室和老艾弗瑞士同在一個大樓之中，兩人的辯論一直到大前年老艾弗瑞士去世才終止。克來門斯提出若干證據來反駁隕石說：

第一個證據是所謂的「三公尺差距」。原來克來門斯在美國蒙大拿州也找到了第三紀與白堊紀交界的地層，但是在交界層之下三公尺之處才有恐龍的化石，而在這三公尺之內有很多哺乳類的化石，而且這些化石都是屬於第三紀的哺乳類。三公尺在地質學上代表幾百萬年的年代，恐龍在KT交界層下三公尺之處才有，顯示著恐龍的滅絕是發生在白堊紀之內，而不是在六千五百萬年前KT交界之時，所以恐龍在隕石落下之前幾百萬年就滅絕了。蒙大拿州這個地層是與義大利戈比俄地層同樣有名，在其交界層裡也發現了含銥量很高的黏土層。至於第三紀的哺乳類骨頭化石怎樣跑到了白堊紀的範圍裡去，又是另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克來門斯提出的第二個證據是：在北極圈內也找到了恐龍化石。恐龍能在北極圈內生存的話，那隕石造成的核子冬天是不可能將恐龍全數滅絕的。

這兩個證據都是頗爲有力的反駁，艾弗瑞士對第一個證據的回答是：三公尺的差距並不大，因爲不是每一個動物死後骨骼都會變成化石；其實絕大多數的動物遺骸都在地質變化中消失，所以沒發現恐龍骨骼的化石，並不表示沒有恐龍，從恐龍化石在地層中出現的數據，可以用統計學的方法推算三公尺沒有恐龍化石是不是合理的，其結果是完全合理的一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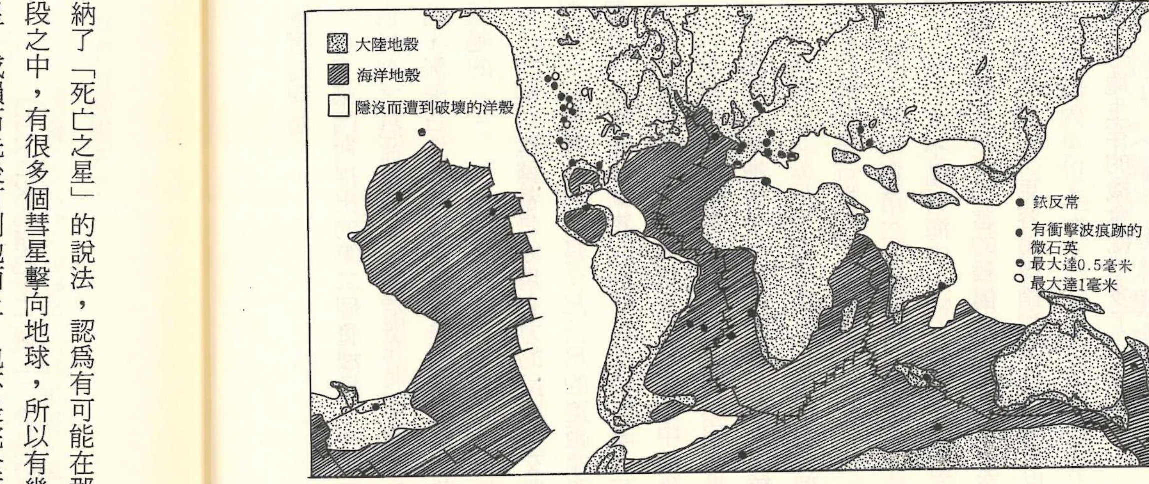
艾弗瑞士對第二個證據的回答是：「硝酸雨」。硝酸雨不僅對海中生物有高度的殺傷力，對地面動物也具有相當的殺傷力，尤其動物在飢寒交迫的困境下，更容易被硝酸雨消滅，所以恐龍在北極圈內可以生存，但是北極圈再加上硝酸雨，恐龍生存的機會就不多了。

當艾弗瑞士父子與古生物學家的辯論猶方興

未艾之際，更多支持隕石說的證據也紛紛出籠。最令艾氏父子興奮的是全球各地研究地質的科學家，都紛紛在KT交界層中找到了銥反常，包括中國在內。現在我們知道，在KT交界層的銥反常，已在十三個國家、九十五個地點找到，分佈遍佈全球。這場災變是全球性的，已無疑慮。

另外二個重要的發現是在KT交界層的黏土中找到有衝擊波痕跡的微石英(quartz)，以及一些如沙粒般大小的球狀礦物顆粒(spherule)。這兩種東西都要在高溫、大衝擊波中才會產生，像具有衝擊波痕跡的微石英，只出現在大型的隕石坑附近，譬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隕石坑就有。當時認爲火山爆發是不會產生這種微石英的，但是這個說法最近已經動搖了，有衝擊波痕跡的微石英已經在火山附近找到。這點我們在下二節再細談，目前我們仍按著歷史的軌跡來敘述這一個學案的發展。

但是也有一些發現使隕石說不能不修改其原始說法。譬如說日本的地質學家在鑽探海底地層時，發現KT交界層有兩處銥反常，二者發生的



⊙在白堊紀與第三紀交界層所找到的銥反常，證據已遍佈全球；圖上的點都是有銥反常的地點，圖上漏列了中國。

所在在地層中相隔四十公分，照說應該有兩個大隕石在幾十萬年之內相繼擊中地面。又有人在一千一百萬年前的一次物種集體滅絕的地層所在地，發現了三個銥反常的高峰，這不是說地球先後被三個大隕石輪番擊中了嗎？這一些發現，逼使艾弗瑞士父子漸漸放棄他們的原始說法，而採納了「死亡之星」的說法，認為有可能在那個時段之中，有很多個彗星擊向地球，所以有幾個彗星，或隕石先後打到地面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什麼是「死亡之星」？我們就要看一下下段的發展。

⊙微石英上的衝擊波痕跡。



⊙礦物球粒；這種毫米大的球粒只能在高溫、高壓的爆炸中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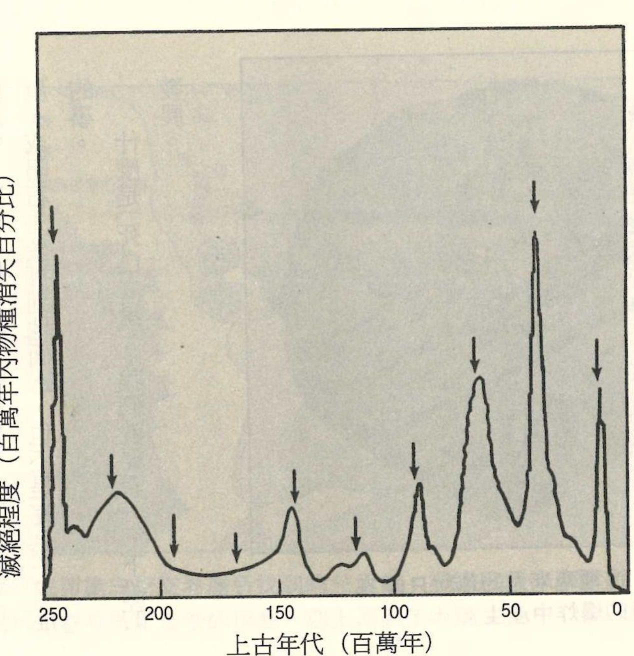
●死亡週期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大學的兩位古生物學家，勞普(David Raup)與瑟普考斯基(John Sepkoski)，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刊上發表了一篇震驚學術界的文章。他們發現物種的集體滅絕是有週期性的，他們從古生代的末期，二疊紀與三疊紀的交界算起，二億五千萬年間，共有十次物種集體滅絕，其中七次都落在二千六百萬年的週期上，只有三次不正在週期上。

就如下圖所示，每一個高峰代表一個物種集體滅絕的地質紀錄，每一個箭頭是按二千六百萬年的週期應該有的滅絕年代，從一千一百萬年前最接近我們的物種集體滅絕算起，一、二、三、四、六、九、十都落在高峰上，五也落在高峰上，只是高峰不顯著而已，只有七、八兩次落了空。從統計學的觀點來看，這已經是一個很具說服力的重合了。

物種集體滅絕有週期性的說法，不是勞普與瑟普考斯基首創的，在一九七七年美國普林斯頓

⊙勞普與瑟普考斯發現物種的滅絕是有週期性的，每二千六百萬年一次；在過去的二億五千萬年間七次週期都與物種滅絕吻合。



大學的古生物家費雪(Al Fischer)與他的學生亞瑟(Michael Arthur)已經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三千二百萬年一週期的說法；只是他們用的數據不夠，取樣不嚴謹，分析也不夠精細，同時大家在那時對週期並不感興趣，所以他們的文章就埋沒了。

瑟普考斯基有收集數據的嗜好，勞普有分析數據的嗜好，兩個湊在一起，正是如魚得水。勞普在瑟普考斯基三千五百種化石的數據中，抽絲剝繭，整理出二千六百萬年的死亡週期，這個結果，得了天時之利，馬上引起了天文物理學家的強烈反應。

在勞、瑟二氏文章發表之前（一九八三年暑假），瑟普考斯基到亞利桑那州去參加一個會議，會議的主題就是物種集體滅絕，他就把二千六百萬年的死亡週期結果在會議中宣佈。他並沒有指明什麼原因造成這個週期，只說比較有可能是地球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瑟氏這個宣佈，是向天文物理學家下了一張挑戰書：「地球之外有什麼因素會造成這種死亡週期？你們學天文的有沒有本事提出解答來？」

這個會議的過程與瑟氏的挑戰書，馬上被科學記者在科學刊物和報紙上發表了，天文學家的反應是非常之迅速而有效率的，在短短數月之間，就有五篇論文寄到發表科學論文最快最具權威的英國《自然週刊》。《自然週刊》把這五篇論文集合在一起，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那期登了出來，該期的封面寫著「物種集體滅絕」，背景就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隕石坑。這一期的出現把「物種集體滅絕」的研究推向新高潮，轟動了整個學術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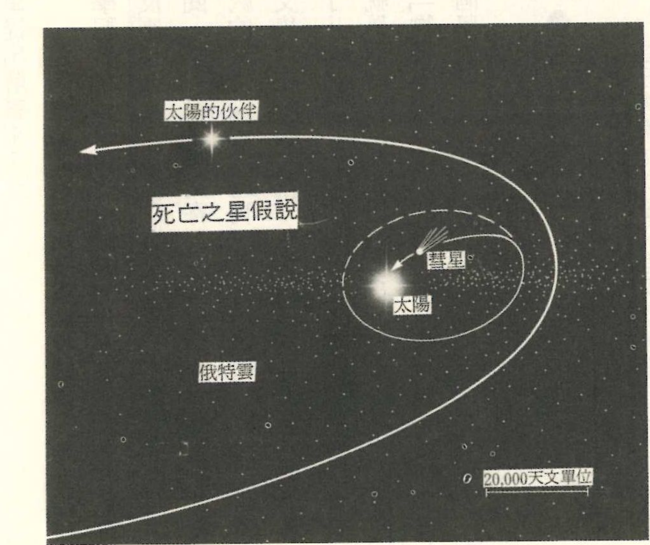
●三著妙算

這五篇論文其實只有兩個理論，一個就是膾炙人口的「死亡之星」，另一個是借助太陽在銀河系平面上的上下運動的一個理論。

我們先說「死亡之星」(Nemesis)。其實 Nemesis 的原義並不是死亡之星，她是一個主持正義、懲罰邪惡的希臘女神，大概取這個名稱的

科學家，認為地球上的邪惡應該二千六百萬年懲罰一次吧！「死亡之星」按他們的想法，是太陽的一個伴星(companion star)，也就是認為太陽系是一個雙星系統，有一個到現在仍未被看到的伙伴。這個星球離太陽約1.4光年的距離，質量只有太陽的十分之一；它在一條橢圓的軌道上繞著太陽轉動，每二千六百萬年接近太陽一次，當它通過近日點時，就會改變彗星（或隕石）在俄特雲(Oort cloud)中的正常軌道，使若干彗星（或隕石）失落，改變軌道而跑到太陽附近來，因此大大地增加了彗星（或隕石）擊中地球的機會。

什麼是俄特雲？俄特雲就是彗星雲，就是太陽系彗星的發源地，由萬億（一兆）顆彗星組成。彗星是直徑幾公里的大冰塊，它們仍繞著太陽轉動，軌道多是橢圓的，離太陽最近時，也在土星軌道之外，最遠時有地球軌道半徑的五萬倍。它們大部份時間都在這個遠日點上，所以這個由彗星遠日點組成的球面層就叫俄特雲，因為它是一九五〇年荷蘭天文學大師俄特所提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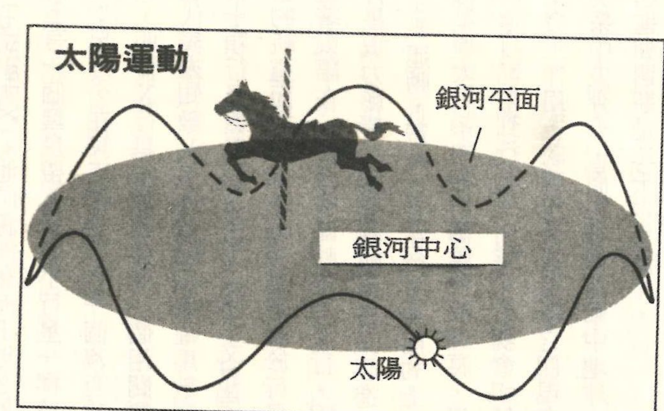


⊙「死亡之星」的假說：死亡之星是太陽的星球伙伴，離太陽約1.4光年的距離，每二千六百萬年來到近日點，騷擾了太陽外圍的彗星雲，促使若干彗星改變軌道，向太陽奔去，也增加了彗星擊中地球的機率。

普通情況下，彗星最多只跑到土星軌道之外為止，我們不可能看到；偶爾有一顆星球接近太陽，就會改變若干彗星的軌道，使它進入土星軌道之內，那時我們就會看到曳著長尾巴的彗星在天空中出現。「死亡之星」的說法就是運用著這個原理，認為它是太陽的星球伙伴，它跑不出太陽的引力範圍，每二千六百萬年會再度回到太陽的附近，而激動了數以萬計俄特雲中的彗星，使它們改變軌道，奔向太陽內側，造成彗星雨，大大地提高了擊中地球的機會，造成物種的集體滅絕。

另一個在《自然週刊》上發表的理論是立論於太陽通過銀河平面的週期，因為太陽通過銀河平面，銀河平面的星球，或星雲會影響俄特雲的彗星，使其更改軌道而進入太陽附近，造成命中地球的機率。

太陽是銀河系二千億顆星球之一，它在銀河系裡，除了繞銀河中央轉動之外，還有通過銀河平面的上下運動，就好像遊樂場中的旋轉木馬(merry-go-round)一樣，除了圓周運動之外還有上下運動。太陽一如旋轉木馬，它被銀河平面的引力牽制著，除了圓周運動之外也有一個上下的運動，它的週期是六千四百萬年，也就是說，



⊙太陽在銀河中的運動，除了有繞銀河中央的圓周運動之外，還有通過銀河平面的上下運動，就像遊樂場裡的旋轉木馬一樣。

每三千二百萬年它會通過銀河平面一次。銀河平面聚集著星球與星雲，太陽每通過一次，就大大地增加了與其他星球或星雲接近的機會，這種接近會造成若干俄特雲中的彗星改變軌道而飛向太陽附近去，造成彗星雨，增加了擊中地面的可能。

當然，三千二百萬年不是二千六百萬年，但是地質學上的年份不是絕對可靠，天文學的週期也不是絕對可靠，在科學家眼中，這兩個週期的確是相當接近的數字了，恐怕不只是一個巧合吧。而且太陽與其他星球或星雲在銀河平面相遇的機率，也是一項合情合理的解釋，所以這個說法並不輸給「死亡之星」。

提出太陽通過銀河平面說的地質學家，也找到了一些地質上的證據，他們說地球上隕石坑的年紀，有二千六百萬年的週期，還有三千一百萬年的週期，他們便運用這些週期來支持他們的學說。但是隕石坑的週期說，因爲資料仍嫌不足，並未被大家接受。

一九八五年的一月，又有兩位天文物理學家在《自然週刊》提出另一個假說，這就是X行星說(Planet X)。他們認爲在海王星之外的行星平面上有一個彗星帶，就像小行星一樣繞著太陽轉動；另外，在冥王星外還有一個沒有被發現的行星，叫作X行星（這裡X是一個相關語，一方面它代表未知數X，一方面代表羅馬數字十，就是第十顆行星，這個名詞早已爲天文界使用）。X行星的軌道面在這個學說裡是垂直於行星平面，它繞著太陽在一個大橢圓軌道上運行，因爲受其他行星重力影響，大橢圓軌道有一個進動(precession)運動，當遠日點在行星平面的上下方時，X行星與太陽系的其他個體並無瓜葛，但是當進動將遠日點帶到行星平面時，它就會和彗星帶的彗星發生作用，讓若干彗星脫離它們現有軌道往太陽系中央奔去，而造成彗星擊中地球之可能，這個進動週期是二千六百萬年。

● 都是火山惹的禍？

當隕石說（或彗星說）正在鑼鼓喧天地走上學術舞台時，另外一些地質學家卻發出了另一種

⊙X行星假說：X行星的軌道平面與其他行星平面垂直，橢圓軌道有一個進動運動，每二千六百萬年，遠日點來到行星平面，使得在冥王星外的彗星帶（至今仍未被發現）的彗星改變軌道，奔向太陽，增加彗星擊中地球的可能。

不同的聲音，但是他們人數少，聲音也就給隕石說的鑼鼓聲浪淹沒了。但是隕石說聲浪開始減弱時，這些地質學家的聲音就漸漸地被人聽到了，而且這些聲音還是非常悅耳的音樂。

這些地質學家所奏的是大火山樂章。他們認爲恐龍之死與隕石無關，而是由於火山爆發，一個巨大的火山噴出的岩漿及氣體，加上地面岩土，在大爆發時都可以噴射到九霄雲外，景觀與大隕石石破天驚的一擊不分軒輊，這些塵埃灰燼，照樣可以造成地面上的「核子冬天」；從火山中噴出帶有硫的岩漿，在空氣中與水作用，也會形成硫酸雨，將海中的生物消滅。火山噴出的二氧化碳、水份，加上由火山引發的森林大火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也足以造成「核子冬天」後的溫室夏天。這種酷冷炎熱，加上食物斷絕，這些結果與大隕石所造成的完全相同。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火山說也預測了「銥反常」。原來地面上的銥含量極少，但是地層下面的銥並不少，火山爆發時將地層下的銥噴射到天空，然後飄流四方，冉冉落下。不僅如此，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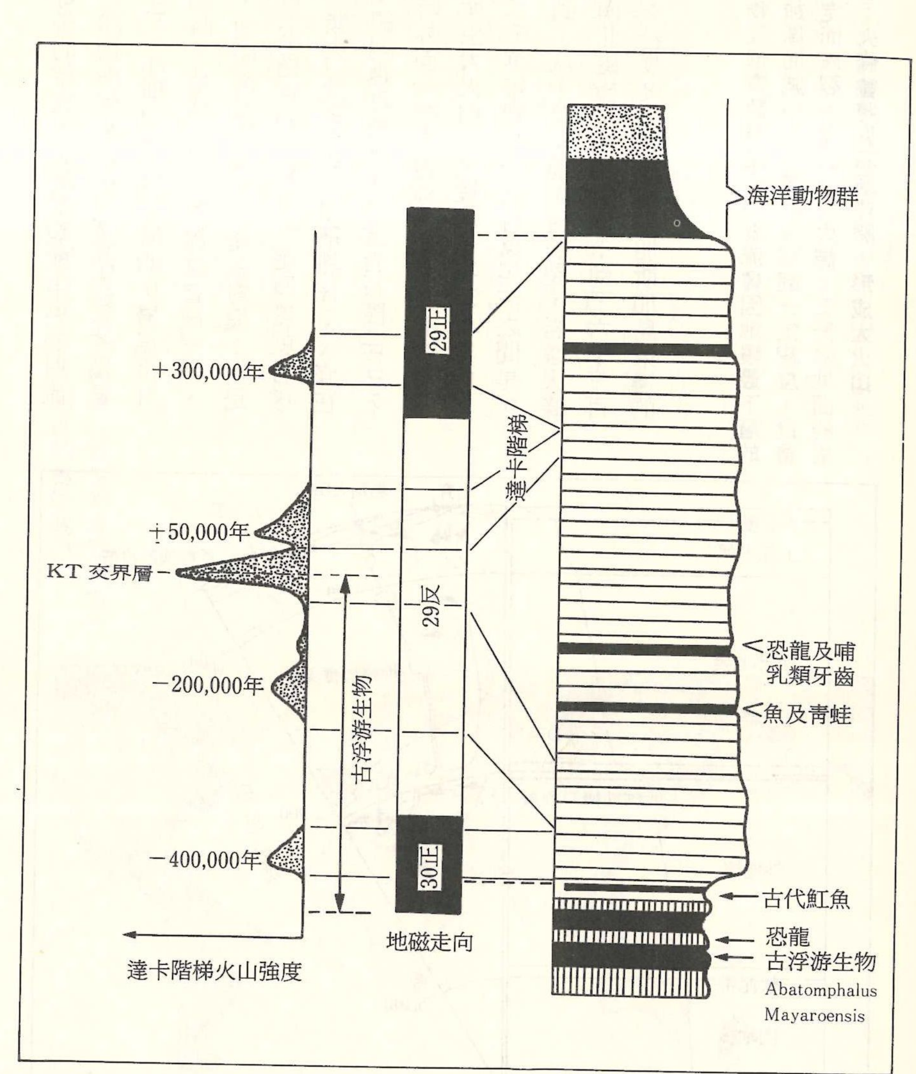
火山說的法國地質學家柯提諾(Vincent Courtillot)發現銥在KT交界層的出現不能用一年內落下的塵埃來解釋，他指出戈比俄、西班牙、丹麥、法國的地質紀錄都顯示著，銥的分佈是在五十萬年的時段中漸漸造成的。

這個火山在那裡？它是不是在六千五百萬年前爆發的？這個大火山是不是連續不斷地在五十萬年（或百萬年）的時段中爆發著？這些問題，火山說的學者都有了答案。

首先這個火山的遺址在印度被發現，這就是有名的達卡階梯(Decca Traps)。這個由岩漿組成的地形，廣袤一萬平方公里，體積一萬立方公里，按照地形變化及風化的估計，當時岩漿流所分佈的面積可能有二百萬平方公里，鋪蓋了整個西印度。這麼大的岩漿層，自然是一場大火山，或連綿不斷的數場大火山爆發所造成的。那它是那個時代的遺物呢？

柯提諾及法國和印度的地質學家，定出它是六千四百萬年到六千八百萬年前的事，這個成就是非常令人心折的。首先柯提諾發現在一千公尺的岩漿流的斷層中，礦石中的磁場走向改變不多，主要的層面都與一個和現在地磁走向相反的地磁一致。原來地球的磁場南北極不是永遠不變的，每隔一段時間地磁的南北會互換，這段時間在白堊紀大約是百萬年就換一次，而現在是百萬年換四次。柯提諾發現整個達卡階梯只有一次或兩次的地磁變換，這就證明了達卡階梯的形成年代大概是一百萬年。他這個結果促使了印度的薩尼(Ashok Sahni)及法國的葉格(J.J. Jaeger)重新去測定達卡階梯的年齡，而得到六千四百萬及六千八百萬年的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達卡階梯岩漿流層之下發現了恐龍及恐龍蛋的化石，這就令人更加相信達卡階梯是在六千五百萬年前形成的，而且形成期大約是一百萬年。

既然達卡階梯是在一百萬年中聚集成的，那會不會只是一些小火山不斷的爆炸，而不是一個具有大隕石同一級威力的大火山，或數個大火山爆炸而成？火山說的地質學家認爲，這是一個或數個大火山所致，原因是在KT交界層之前很長一個時期，地球的磁場都沒有南北極對換的現



⊙在印度達卡階梯上找出的KT交界層地質資料，顯示交界層百萬年中物種有幾次滅絕，這些滅絕都與那個時期中大火山爆炸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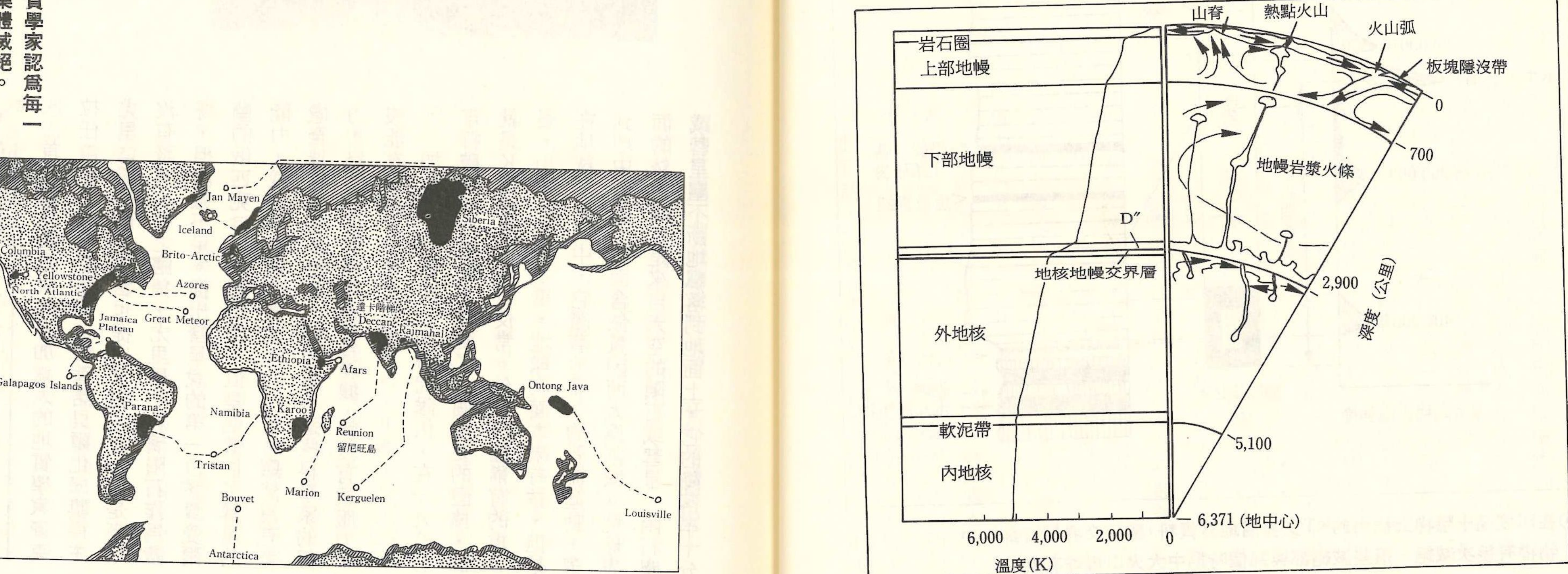
象，這個出奇長的穩定，說明了地球中央的對流被壓抑了。地球物理學家認爲地核(core)的熱氣使地幔(mantle，亦稱地函)最下層的D"層溫度升高而厚度增加時，地球中央的對流就會被壓抑，壓抑的結果，地磁南北極就不會產生對換；但是加厚的D"層是不穩定的，到了一定厚度就會破裂，而產生岩漿火條(plume，亦稱熱柱)，火條在地幔中上升，經過幾百萬年才到達岩石圈(lithosphere)，這時外面的壓力銳減，火條的前端就將地殼爆開而產生大火山。根據地球物理學家的估計，在一億二千萬年到八千五百萬年前之間是D"層加厚期，到了八千萬年前D"層破裂，岩漿火條開始上升，南北磁極又恢復對換；到了六千五百萬年前，一支岩漿火條到達馬達加斯加島東邊的

▼地球物理學家認爲地心的對流會因地幔最下層的D"層加厚而減小，D"層厚度達到一定程度，就會不穩定而破裂，產生岩漿火條，上升到地面的岩石層；火條會將岩石層炸開，形成大火山。

留尼旺島(Reunion)，爆發成火山，而由岩漿形成的地層，則隨著大陸漂移，跑到了今日達卡之地。留尼旺島的這個熱點(hot spot)，至今仍是一個火山的發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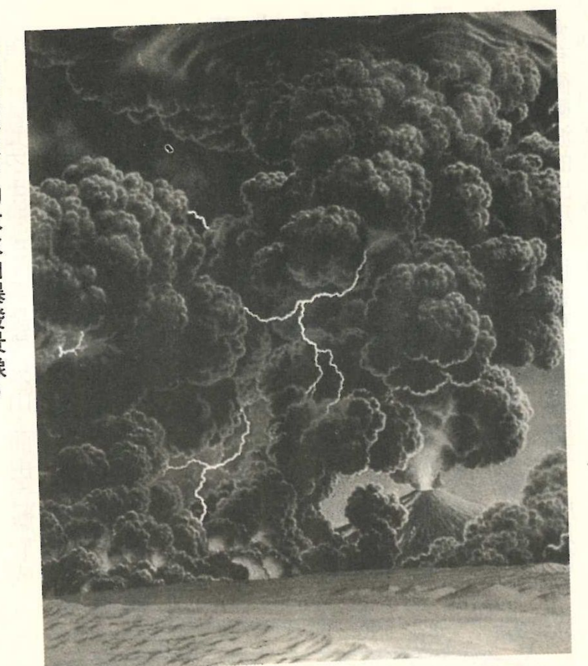
地球表面還有很多個熱點，這些熱點都是岩漿火條上升到地表的所在，地球陸地上由岩漿造成的大型地層都是由這些熱點爆發大火山而造成，而每一次或連續數次大爆發，都有物種的集體滅絕。火山說的地質學家已巧妙地把它們聯繫起來，看來他們的成功也不只限於KT交界時恐龍的滅絕呢！

大火山的爆發，威力之大不下於大隕石，也會有衝擊波的出現，也會有高溫的出現，所以微石英表面的衝擊波痕跡及熔岩凝聚成的礦物球粒(spherule)也是它應有的產物，並非大隕石所專有。



▼熱點與它們造成的岩漿地層；地質學家認爲每一個岩漿地層的形成，都有物種的集體滅絕。

火山說看來幾乎蓋括了所有大隕石所造成的現象，而且火山可以在一個時段中，一起一伏的爆發，它可以使物種的滅絕在一百萬年中進行，而不是像大隕石那樣一蹴而成，所以它更符合古生物學家在地層中挖掘出來的現象。火山說因而後來居上，更能得到傳統古生物學家的喜愛。



⊙畫家想像中的大火山爆發景像。

● 眞理站在那一邊？

首先提出隕石說的是加拿大的地質學家麥克拉任(Dirby McLaren)，接著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尤里(Harold Urey)也提出了隕石說，但是麥氏沒有證據，失之瞎猜，尤里用小玻璃隕石作爲證據，但證據不足。提出彗星說的第一位該算愛爾蘭的俄匹克(E. J. Öpik)，但是他低估了彗星的能力，說它只會造成區域性的災害，顯然沒有考慮全球性物種集體死亡的問題。這些科學家的努力，只能算是前奏曲，沒有證據，就沒有說服力，沒能在科學界中造成迴響。

加州大學艾弗瑞士的研究隊伍，在一九八〇年打破了這個僵局，找到了一個重要的證據，那就是KT交界層的銥反常。銥是一種稀有的重金屬，和黃金差不多重，地球表面本來有銥，但是在地球形成期中，它隨著地層下的對流運動，帶到地中去了，表面含銥量因而大爲削減。地球表面的銥，大多是來自天空的隕石或彗星，隕石塵或彗星塵不斷地飄落到地面上，它的降落率十分

固定，所以地面上含銥量雖少但很均勻，每一層都是一樣。當艾弗瑞士發現KT交界層有三十倍的含銥量，當然和大隕石、恐龍之死聯在一起，他們這個證據，這個推論也像大隕石墜地一樣，震驚了學術界。

墨守成規的古生物家拒絕相信艾弗瑞士的說法，一個比埃佛勒斯峰還要高的隕石會擊中地球，而造成了物種的集體滅絕，眞是太狂妄了吧！但是敢於革命的古生物家勞普與瑟普考斯基，就有了第二個最重要的發現，也就是物種集體滅絕的死亡週期。他們建議這二千六百萬年的死亡週期是地球之外的力量造成的。

他們這項建議馬上把恐龍之死這個學案推上了第三個高峰。應聲而起的天文物理學家使出了渾身解數，編出了三種不同方案，乃有「死亡之星」、太陽通過銀河平面，及X行星的假說。尤其是「死亡之星」最爲膾炙人口，由一個純學術性的爭論，變成社會性的話題，《紐約時報》都爲它寫了社論，《時代週刊》把它當作封面故事，《新聞週刊》也有專題報導，「死亡之星」變成無人不知的常識，茶餘酒後的話題。在科學發展史中，恐怕找不出比這個更風光的研究了！

但是出風頭，並不表示正確，並不代表隕石說（其實已經悄悄地變成了彗星說）等於眞理，琅琅上口的「死亡之星」沒有觀測到，其實也仍只是一個假說而已。科學是不會停留在假說上，新的篇章又被科學家掀出，這就是火山說的崛起。

火山說起先之所以沒有被人重視，是因爲達卡階梯的年份沒有被地質學家弄清楚。地質學家一直以爲它是八千萬年到三千萬年前形成的，直到一九八六年柯提諾從磁場的方向證明達卡階梯是在一百萬年之內造成的，根據這個線索，薩尼與葉格才定出達卡階梯的年紀是六千四百萬年到六千八百萬年，這又是一個轉捩點，火山說乃驟然有後來居上之勢。

更進一步的推敲使火山說更上層樓，這就是地面上熱點的理論。地球物理學家把熱點的形成歸咎於岩漿火條之升起，把岩漿火條的出現歸咎於D″層之加厚，D″層的加厚聯係著地球中央對流

《專輯 1》

科幻漫畫獎

一九九一年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揭曉！
本期首先刊出科幻漫畫獎三獎作品，下期將刊出漫畫獎及小說獎首獎、二獎作品，篇篇精彩無比！









之被壓抑，被壓抑的對流就不會出現地磁南北極之對調，這一系列的推理有系統地解釋了達卡階梯之形成，及大火山的爆發。不僅如此，它也把其他的熱點及其造成的大火山岩漿地區，和二疊紀以來的其他物種集體滅絕對了起來，變成了一套言之成理的學說。

但是勞普與瑟普考斯基的死亡週期，和D"層之加厚是否也有關係？勞、瑟二氏似乎該建議這二千六百萬年的週期是地球之內的力量造成的，那些地球物理學家，能不能應聲而起，編造出一套理論來解釋這個週期？

眞理固然是愈辯愈明，但是沒有新的證據，沒有新的實驗結果，只靠辯論，恐怕一無所獲。

一九八八年九月老艾弗瑞士溘然長逝，結束了他多彩多姿的學術生命。他至死不相信火山說，但是他已經不能看到這些新證據了。不過，眞理眞的在火山說嗎？這也未必。這個答案，也不曉得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人生如朝露，而我們想知道的，又偏偏是悠悠的地球歷史。

寫到這裡，又是大隕石、又是大火山、又是死亡之星、又是X行星、又是達卡階梯、又是岩漿火條、又是銥反常、又是南北磁極對換，學術界熙熙攘攘，旁觀者眼花撩亂。大家還記得那隻在博物館中的霸王龍嗎？牠叱牙裂嘴，好不兇狠地站在那兒，牠是在笑我們沒事忙呢，還是想把答案告訴我們？

（「恐龍・恐龍」全文完）



⊙霸王龍，它呲牙裂嘴，是在笑我們沒事忙，還是想告許我們事實的眞相？

《一九九一年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漫畫獎評審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年六月廿一日下午四時卅分
地點：台北市大理街時報周刊會議室
評審：張系國（幻象雜誌創辦人）
　　　洪德麟（漫畫評論家）
　　　張國立（時報周刊副總編輯）
列席：張敏敏（幻象雜誌發行人）
紀錄：蘇微希
攝影：張震嘉

張敏敏：今天是爲一九九一年首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中的漫畫獎作評審。本年度的科幻獎由《幻象》雜誌主辦，文建會贊助，《時報周刊》協辦。這個獎的前身是時報文學獎科幻小說獎及其後的張系國科幻小說獎，擴大爲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後，這是首次增設漫畫獎。這次漫畫參賽作品共有二十六件，包括台灣十九件、香港四件、澳門二件、大陸一件，以首度舉辦科幻漫畫獎而言，可算蠻踴躍的。

洪德麟：其實現在國內的漫畫風氣已經較數年前

興盛太多了，尤其近年來漫畫同好團體更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所以我想，若此次徵獎期限更寬裕的話，參賽的作品恐怕還更多呢！

張系國：唔，我一直很喜歡漫畫，這次能辦成這個漫畫比賽，眞是件令人高興的事。

張國立：我們先開始初審吧？

張系國：我想我們先從二十六篇中選出十二篇好吧？然後再以這十二篇進入複審。

張敏敏：參賽作品大家在事先都各自審閱過一次了，不過爲求愼重，現在還是請大家過目一遍再下決定吧！

（三人重新翻閱參賽作品）

洪德麟：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得出來，參賽者都很認眞，但是很可惜技巧都不夠成熟。

張系國：可是構想都不錯，比如說像〈啓示錄第二章〉、〈詛咒〉這幾篇，我覺得都蠻有意思的。

洪德麟：嗯，〈詛咒〉的故事好像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這篇的敘事技巧不錯，運鏡也很有概念，可惜人物的描繪尙不成熟。

張系國：這裡有一篇小朋友的作品呢！〈星空



⊙評審會議：（左起）漫畫評論家洪德麟、時報周刊副總編張國立、幻象雜誌創辦人張系國。

奇遇〉的作者看來只有十三、四歲而已。對了，洪先生，像這種實力不夠但很有勇氣參賽的人，我們是不是該在名次之外也給他們一些鼓勵什麼的？

洪德麟：當然，當然！很多參賽者雖然畫得不好，但是看得出來他們花了很大的心血，就用心度而言也值得嘉獎。

張系國：是啊！我們可以在名次之外多選幾篇作品，沒有獎金但是發表，算是鼓勵。另外還可以用「推薦發表」的名義把一些棄之可惜的作品介紹出去。

洪德麟：這樣對畫漫畫的人是很大的鼓舞呢！

張國立：這篇〈世紀時差〉是從大陸來的投稿吧？

張系國：我覺得要把它寫成小說倒不錯，但要說它是漫畫……這根本只是單幅的插畫而已嘛！

洪德麟：說到插畫，這篇〈喜劇〉的表現手法就十分特殊。

張國立：嗯，他以默片的運鏡手法加上版畫的效果，是很大膽的作畫方式。

洪德麟：構圖很好，但與其說他技巧略遜還不如說他耐性不足。要是他能在完稿時更用心一點的話就好了。不過可以看得出來是個很值得期待的新人。

張國立：有一篇以荆軻當主題的〈正史〉也不錯。

張系國：看得出來很用心，時空倒錯的題材也取得很好。

洪德麟：只可惜技巧還不成熟。

張系國：再來就是大家公認的好作品〈地獄〉囉！不過，洪先生，就您專家的眼光來看，這能算是「漫畫」嗎？

洪德麟：我想應該算的，因爲現在漫畫都往多元化發展，不一定非要怎麼怎麼才是漫畫。像〈地獄〉這種表現手法在香港也很流行。

張系國：前面用的是寫實的水墨技法，後面好像就較偏重線條一點。

洪德麟：對，看得出他素描技巧很好，可惜畫的頁數太少，故事稍微有點交待不清。

張國立：不過畫功實在沒話說，而且故事表達得也不錯。

張系國：我想我們現在可以開始進行淘汰了。我們一篇一篇「點名」，用口頭表決的方式，若大家都表示同意，就讓它進入複審；如果有人有異議，就再提出來加以討論。

逐一表決的結果，三人一致選出以下十二篇進入複審：大文明傳、宇宙紀事館、喜劇、幻界都、詛咒、訪客、啓示錄第二章、臨時演員、刼數、屠城記、地獄、正史。



◎評審張系國

張系國：既然大家對這十二篇作品都已重新瀏覽了一遍，我們就直接投票來進行複審。這次要從十二篇中取出四篇，也就是前四名。一人四票，請寫下自己認爲夠資格獲獎的四篇作品。

計票結果：〈地獄〉三票，〈喜劇〉、〈正史〉、〈大文明傳〉都是二票，〈訪客〉、〈幻界都〉和〈臨時演員〉各一票。

張系國：初步的結果已經出來了。不過，評審委員可以爲自己喜愛的作品作最後的辯護。

洪德麟：那麼就是這七篇進入決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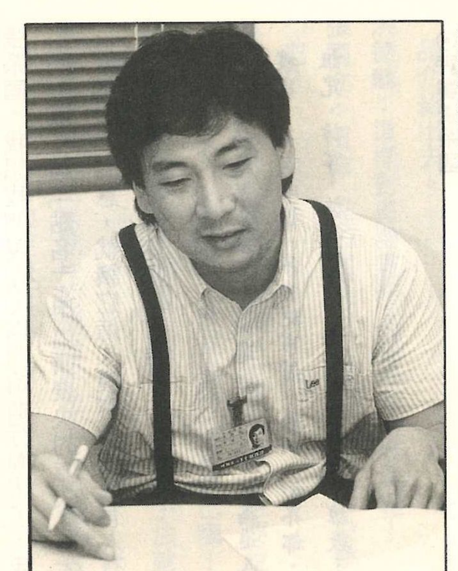
張國立：我覺得〈臨時演員〉的故事蠻特殊的。

洪德麟：可是畫風實在太不成熟了。

張系國：那〈幻界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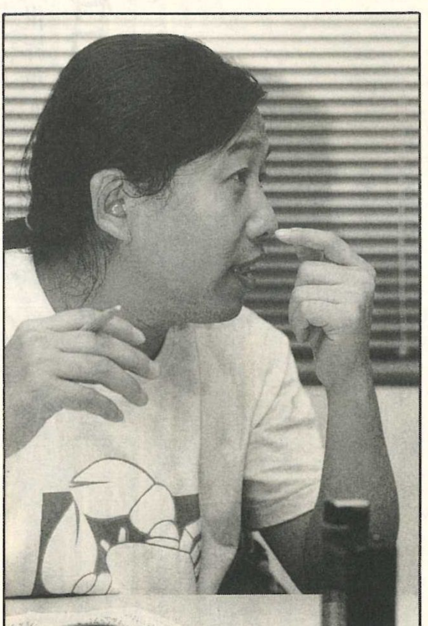
洪德麟：故事的概念不錯。但是在程度上還是很……生澀，對！技巧還很稚嫩。不過我現在覺得〈喜劇〉的故事實在很棒。

張系國：如果〈地獄〉是以畫功取勝，〈喜劇〉就是以故事來奪魁囉！
張國立：還有一篇畫抗戰時期的〈訪客〉……
張系國：啊，對了！這篇也不錯，那飛機畫得蠻眞實的。
張國立：那我們來投最後一次票。
張敏敏：這次是在七篇中選四篇，這一次投票就決定名次了。


◎評審張國立

二次計票結果：〈地獄〉三票、〈喜劇〉三票，〈大文明傳〉二票、〈訪客〉二票，〈正史〉一票、〈幻界都〉一票。
張敏敏：有沒有哪一位要對這些票數名次提出異議的？因爲照這樣的話，〈正史〉和〈幻界都〉就要變成「佳作」而不得獎了。
（投這兩篇作品的評審都表示無異議。）
張系國：那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我們針對決選入圍的四篇作品再投一次票來決定名次。
第三次計票結果：〈地獄〉第一，〈喜劇〉第二，〈大文明傳〉和〈訪客〉並列第三。
張系國：名次就這樣決定了：〈地獄〉第一名，〈喜劇〉第二，而〈大文明傳〉和〈訪客〉同列第三。
洪德麟：很順利地決定了。
張國立：〈訪客〉的題材好像很少人採用，挺新

鮮的。
張系國：得獎這四篇，原則上就登在《幻象》上。
洪德麟：第一名的〈地獄〉的確很有可看性。
張系國：其實得獎的四篇作品都能擺脫台灣流行的日本風格，尤其一、二名，中國風都很重。老實說，我一看到那些機器人大戰什麼的就頭大。
張敏敏：絕大部分參賽者都是美工科的，都是科


◎評審洪德麟

班出身。
張系國：這次的作品大多來自台灣，部分來自港澳，其他地方幾乎沒有，是件頗爲遺憾的事，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人來參加才好。
張敏敏：這次舉辦科幻漫畫獎是首次嘗試，只是個起步，以後應當會有更豐碩的成果。

＊

（得獎名單請見下頁）

石明川 ⊙ 作

《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科幻漫畫獎得獎名單

首獎：（獎金台幣六萬元）
〈地獄〉 李英杉繪／陳秋玲編劇（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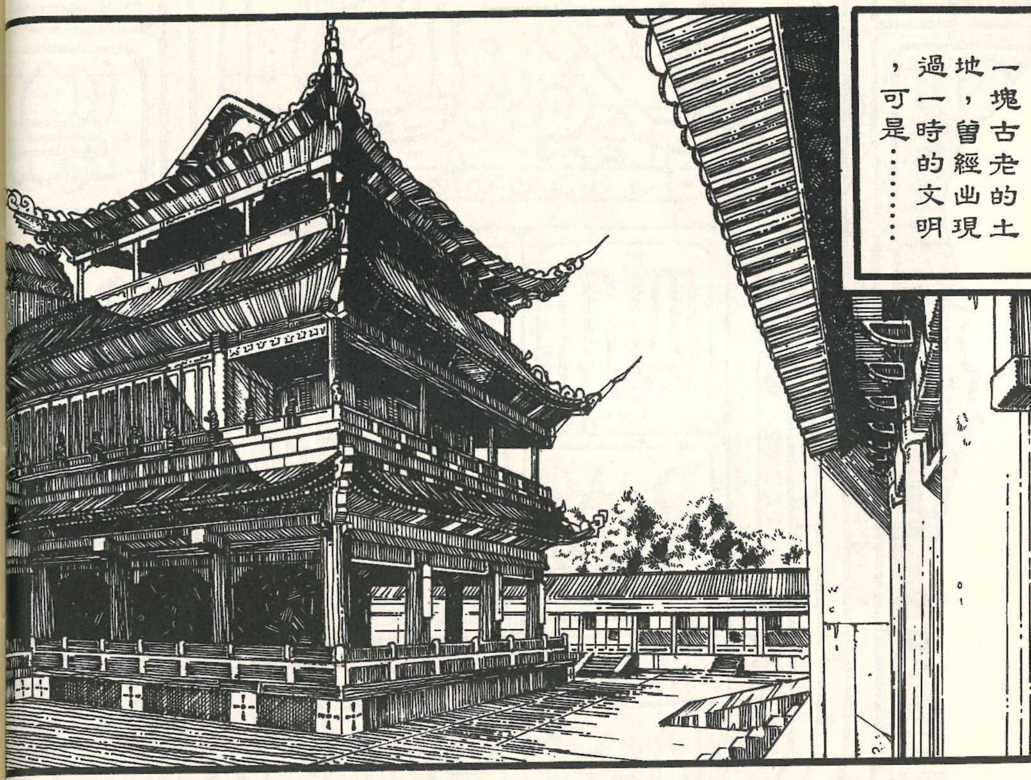
二獎：（獎金台幣三萬元）
〈喜劇〉 林尚德（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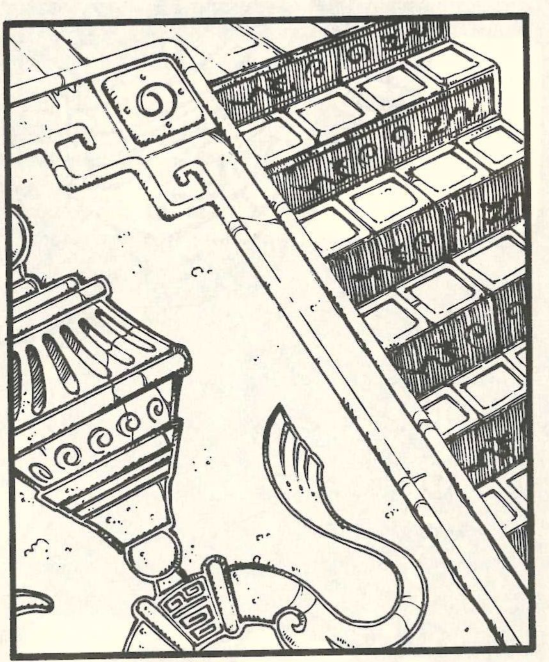
三獎：（獎金各台幣一萬元）
〈大文明傳〉 石明川（香港）
〈訪客〉 陳眞　蔣明益（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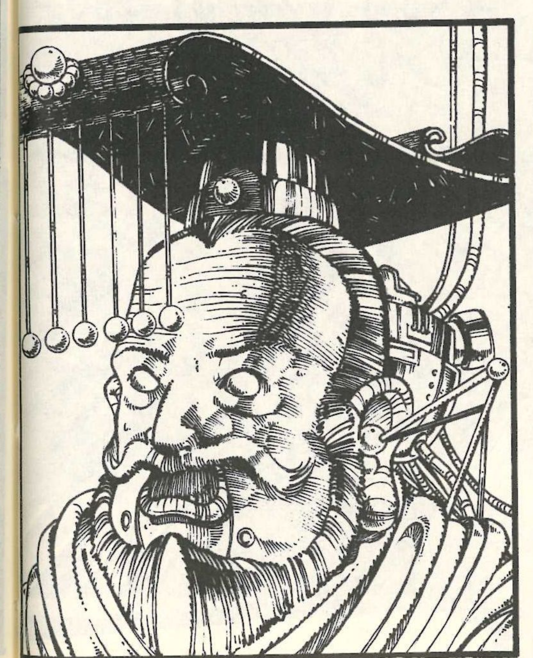
佳作：
〈幻界都〉 邱馨緯
〈正史〉 黃志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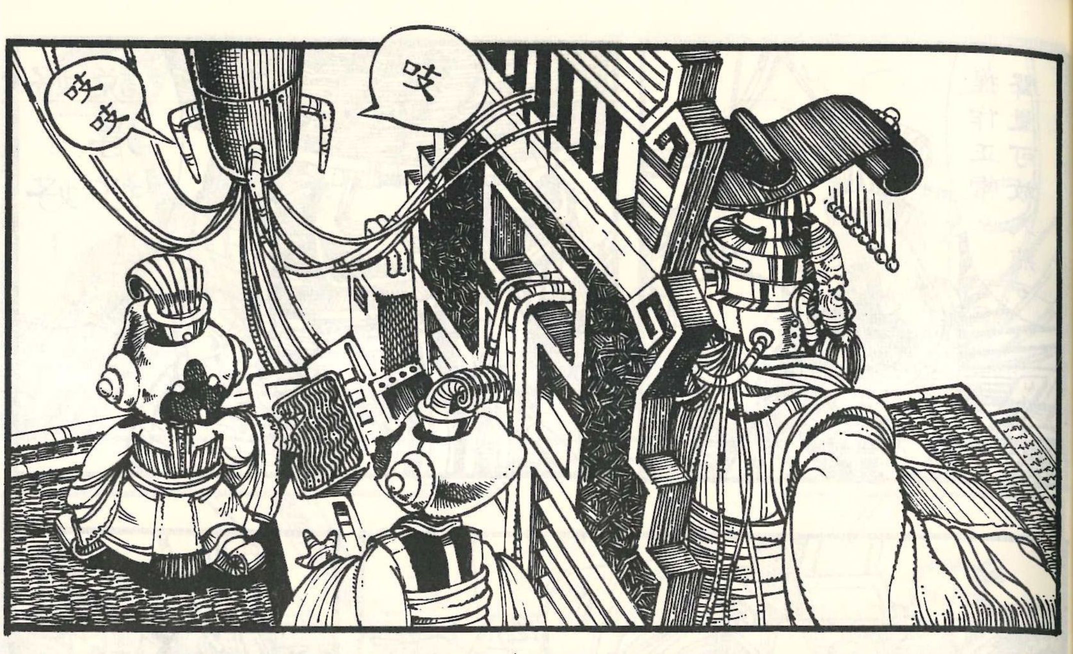
⊙《幻象》本期首先刊出第三獎作品，下期（第六期）將刊出首獎、二獎作品，佳作由第七期起刊出，敬請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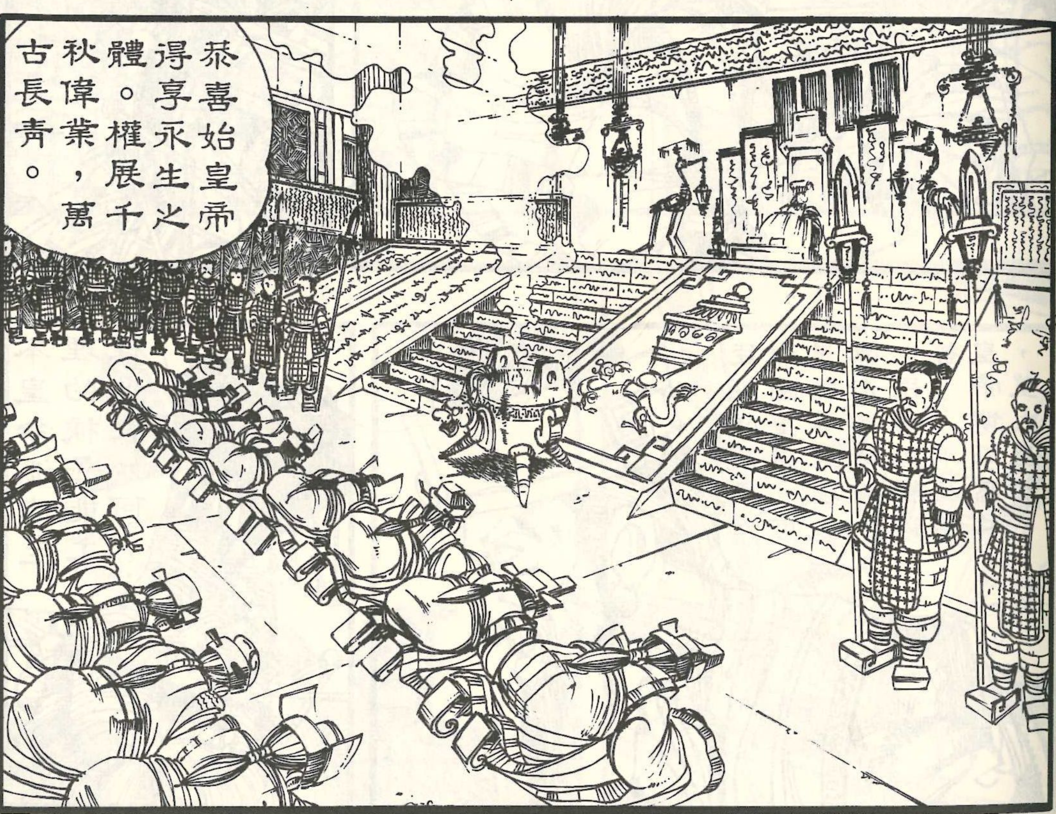
⊙歐錦金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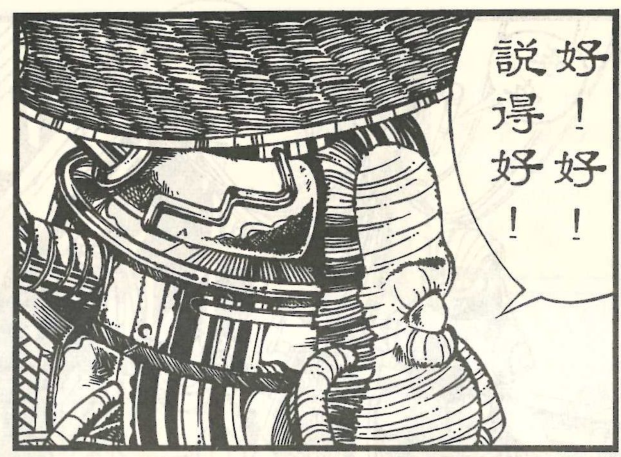

一塊古老的土地，曾經出現過一時的文明，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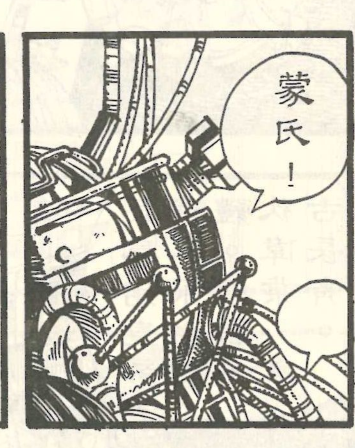



吱
吱吱


恭喜始皇帝得享永生之體。權展千秋偉業，萬古長青。


好！好！說得好！


操作正常。聲量可放大點。


蒙氏！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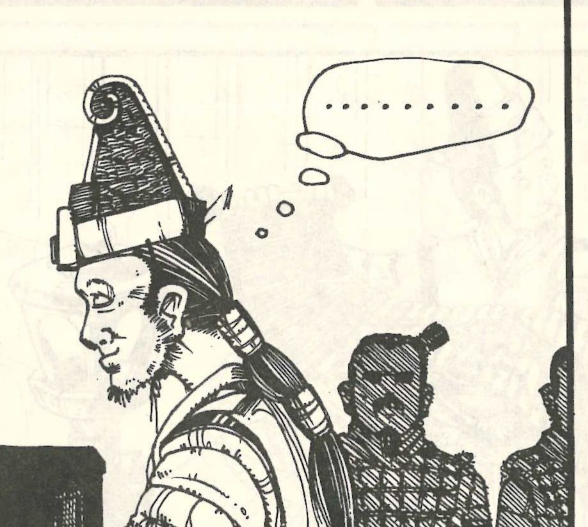

本皇命派你主理的核子能工程進展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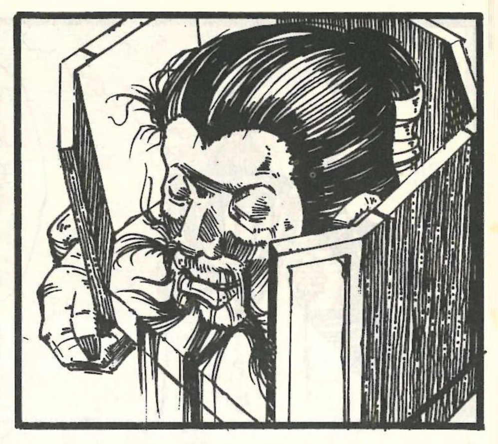

臣能當此重任深謝皇恩。可是臣等對理數學術識悕論少。臣等動輒得咎……不及始皇帝博學高心，望大皇能……


工程到後期時，本皇自會處理。


燕國使者荊軻帶同樊於期首級及地圖求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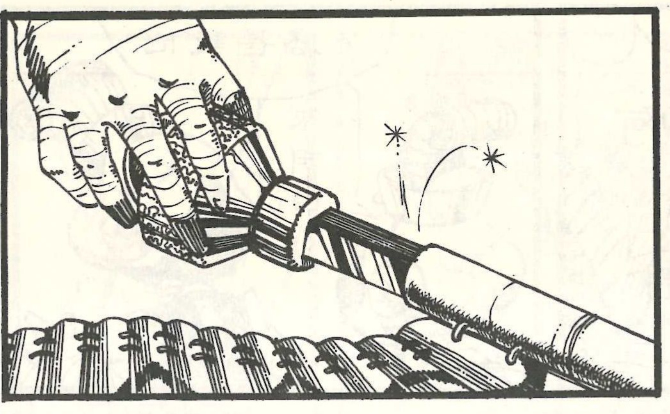

………


好！快呈上地圖来。


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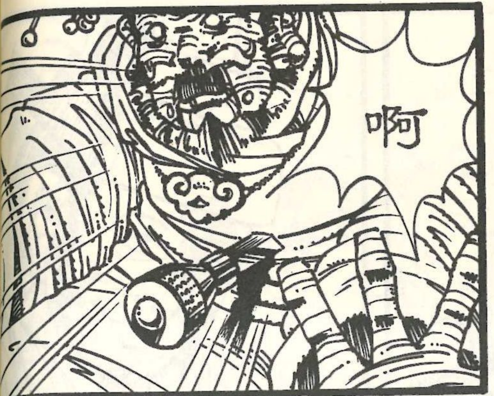



狗王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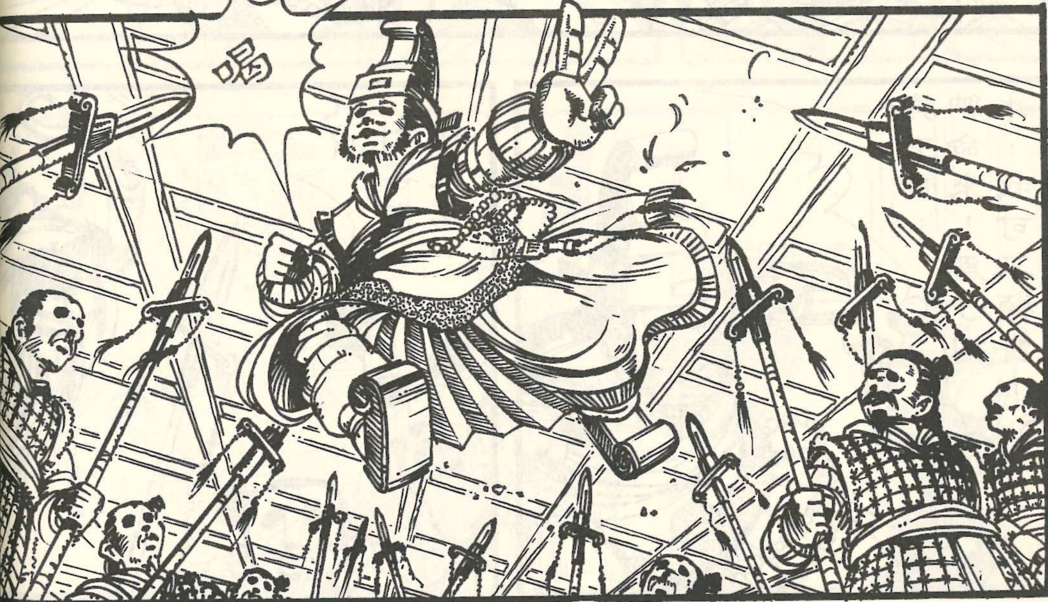

刺客啊！快護駕！


狗王帝！納命来！爲了國土，我可不顧身！


他說甚麼?
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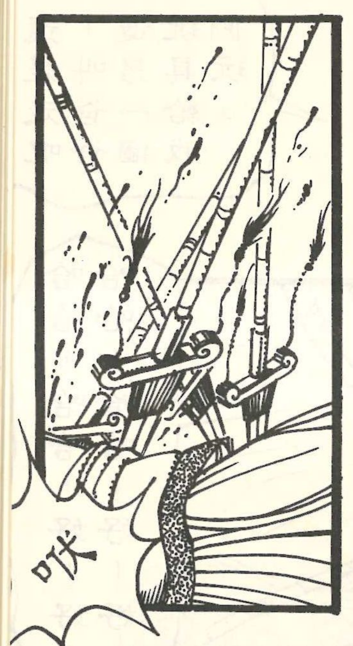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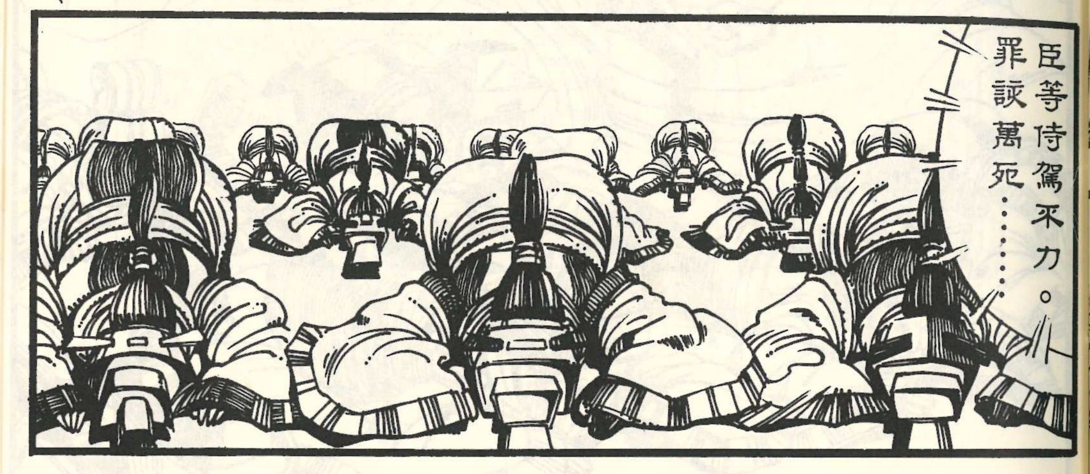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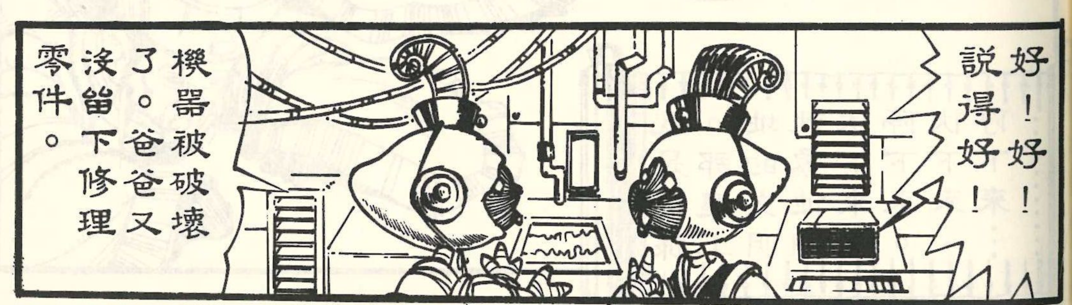

喝


喝?


呀


吠


臣等侍駕不力。
罪該萬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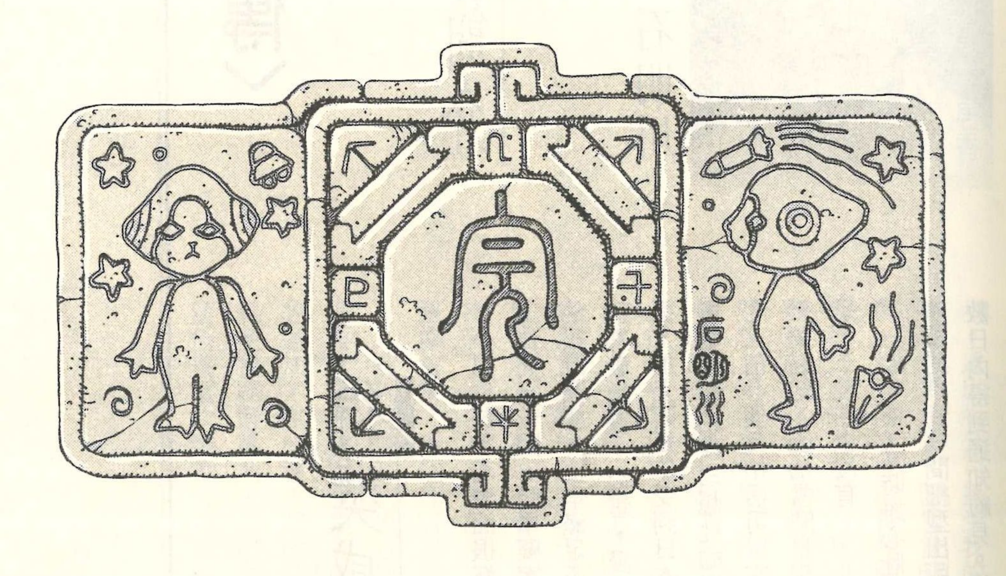

好!好!說得好!
機器被破壞了。爸爸又沒留下修理零件。

還是走吧！叫爸爸造另一個玩具給我們玩。

哈哈！哈哈！好！好！哈哈！哈哈！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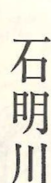
好！好！說得真好！

就是這樣。那塊土地的文明就像他們伏下来，停下来。伏下来，停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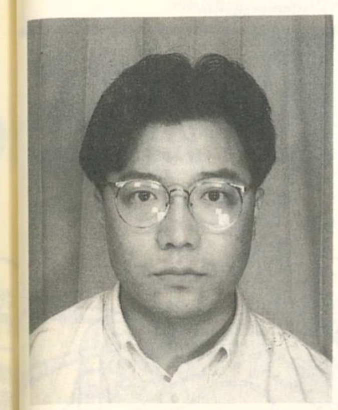


〈大文明傳〉

作者簡介



石明川



一九六二年生，現居香港，曾從事漫畫創作，現任職於珠寶公司，擔任設計工作。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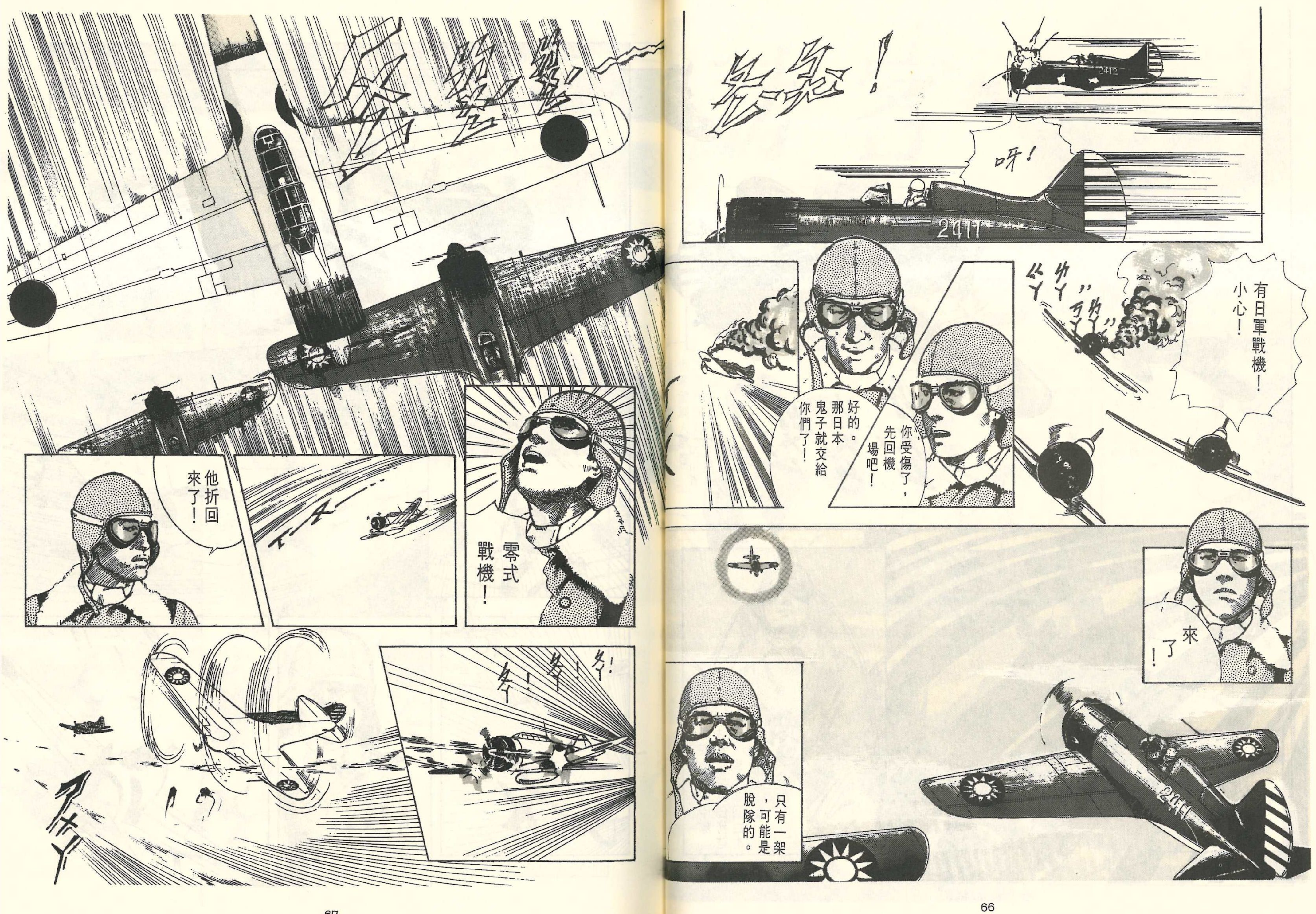
以往任職著表面很好看的珠寶設計，這一職工作充滿苦悶，簡單圖案上的變化，商業味極重的設計圖樣，根本滿足不了我的創作慾望。自小就喜歡繪畫、幻想，漫畫便是我發揮的最佳途徑，加上近幾年受到日本漫畫和一些科幻電影的影響，對創作幻想性的漫畫題材極有興趣及信心。信心便是相信可以在香港漫畫市場上走一條新的路線，因爲當時是沒有這類型漫畫的……可是……現在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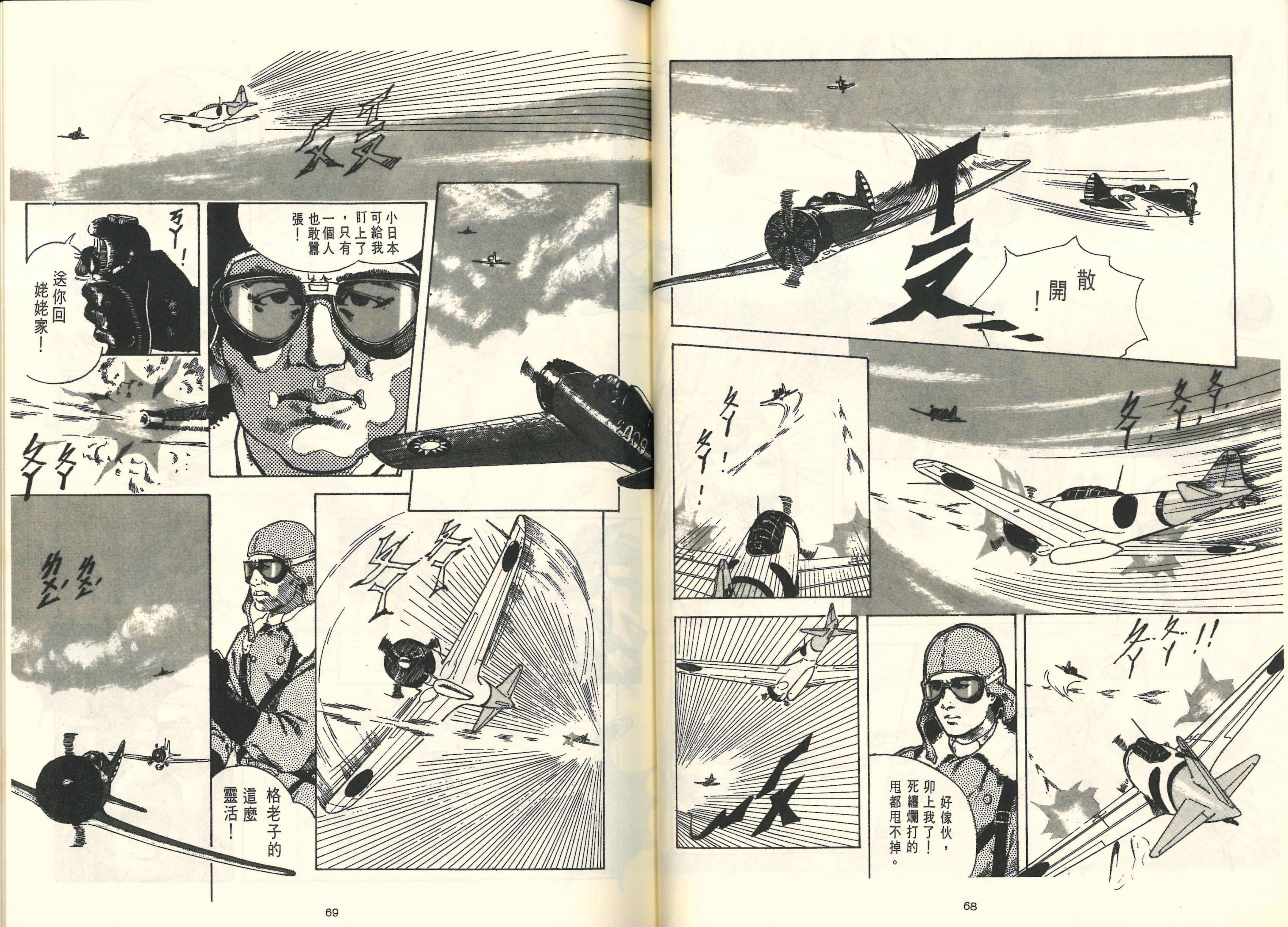
七年前，當時雄心壯志，製作了第一份畫稿，草草的投到一間細型出版公司，也想不到在短短數日內得到通知約見。這是我踏進漫畫行的開步。這出版公司接受我的意見，有志把香港的漫畫變得多元化，因爲當時市面上只得武俠、鬼故事，和一兩本低級笑料漫畫。在這種情況下，在出版公司的支持下，我便辭去了珠寶設計一職，實實在在的走上了漫畫這一行。可是理想終於是理想，商業終於是商業。眞正投入漫畫行後才發覺這行的苦處。好景不常，出版商的開支大，加上投資者的目標改變，我只好在二十天內獨立製作了一本畫稿，來滿足投資者的需求。短短時間內怎會有好作品出現呢？最後出版社失敗了，我也失敗了。可是這事情還沒完，同樣的事後來又出現了一次。經過這兩次，信心大受動搖，最後重操故業，走回珠寶設計的回頭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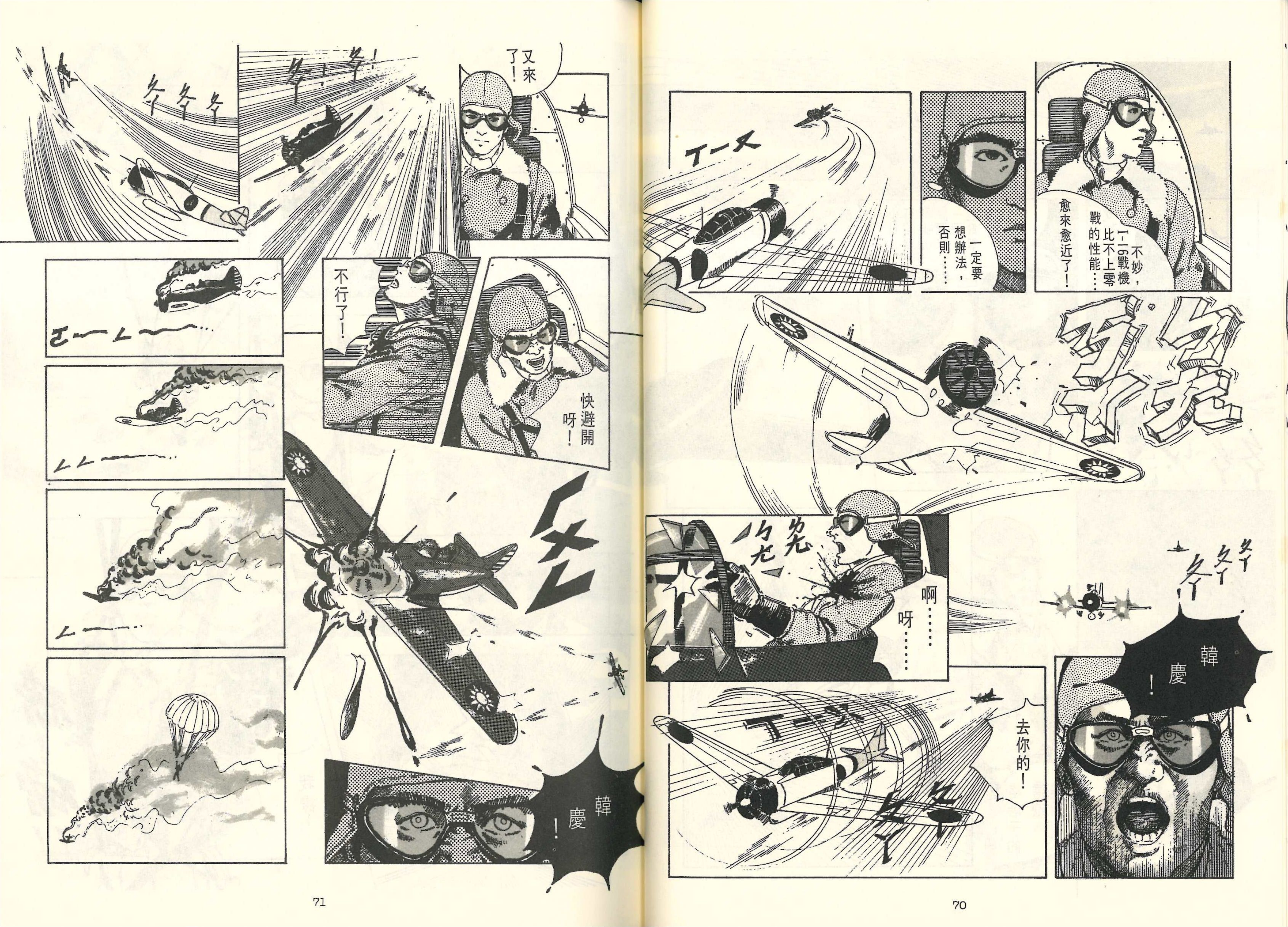
前些時得知幻象雜誌所辦的科幻漫畫比賽，這再度提起我對漫畫的興趣。直至接到幻象雜誌的通知，在比賽中我的作品能得到第三名，這喜訊使我興奮莫名，對漫畫的信心又再興起了。希望借著這次鼓勵，可再向漫畫界開步。多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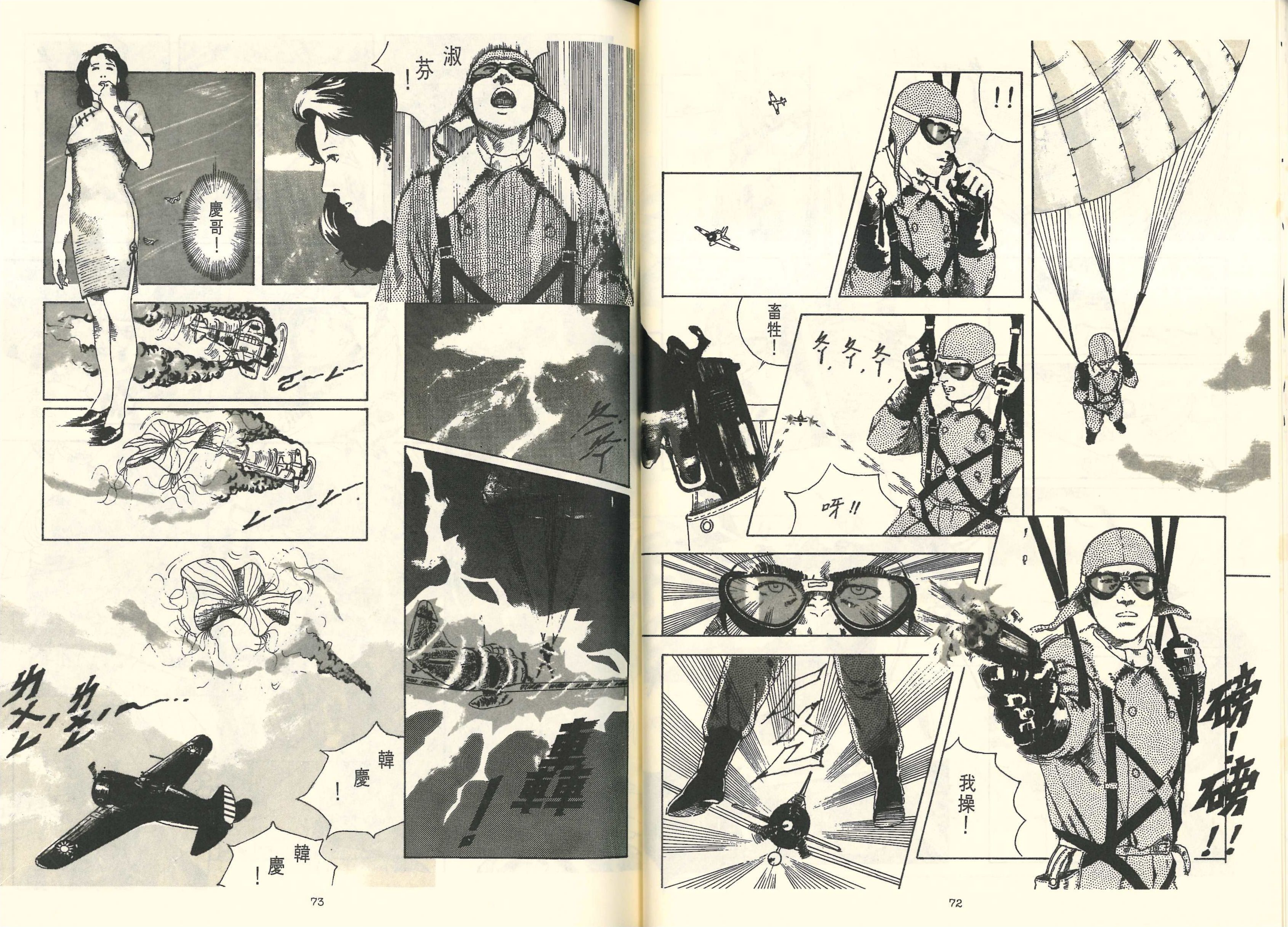
訪客
陳眞
蔣明益◎作
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十月
四川泯江畔
嗯
慶哥，明天就要歸隊了嗎？
嗯。我等你，永遠等你！
淑芬，抗戰結束後，咱們到關外去牧馬放羊，好嗎？
傻老婆，別哭，我會心疼的。
打日本鬼子是爲了保護妳，也希望別人都像
我知道。
昨天我去了廟裡求了尊菩薩。帶在身邊，希望祂保佑你。
嗯
將來我們到關外去，生個白白胖胖的孩子。
討厭！
你使壞！
四川省
重慶
民國29年11月
2409
第四大隊23中隊注意：巡航任務結束，馬上返回白市驛機場集結！
!!


呀!
有日軍戰機!小心!
你受傷了,先回機場吧!
好的。那日本鬼子就交給你們了!
來了!
只有一架,可能是脫隊的。
零式戰機!
他折回來了!
冬!冬!冬!


散開！
冬冬！
冬冬！！
好傢伙，卯上我了！死纏爛打的甩都甩不掉。
小日本可給我盯上了，只有一個人也敢囂張！
送你回姥姥家！
冬冬
格老子的這麼靈活！



不妙，ㄧ-16戰機比不上零戰的性能……愈來愈近了！
一定要想辦法，否則……
ㄒ一ㄡ
啊呀……
冬ㄚ冬ㄚ冬
韓慶！
去你的！
又來了！
冬！冬！
冬冬冬
不行了！
快避開呀！
韓慶！


!!
畜牲!
冬,冬,冬,
呀!!
我操!
磅!磅!!
淑芬!
慶哥!
冬冬
轟!
韓慶!
韓慶!

是誰救了我……？

唔！我竟然還活著……

重慶
白市驛機場

雖然我們失去了一個

好同志，好朋友，但他的精神……

今天是頭七，你總該回來看看我……

為什麼你丟下我一個人？咱們不是說好要去關外嗎？

敬禮！

嘩呀！怎麼回事？

天啊！那是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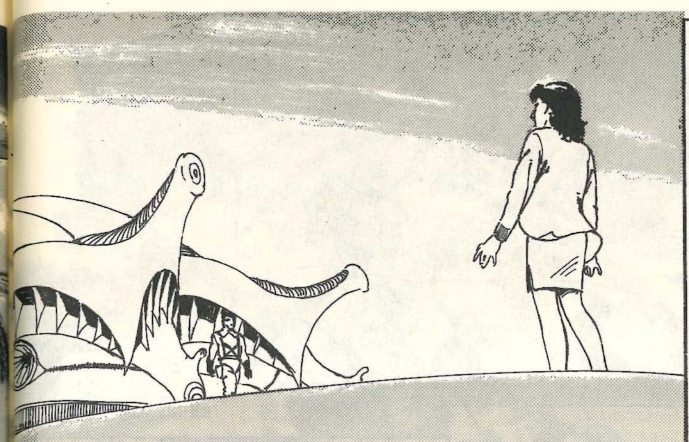
有……有人出來了……

是……

是他！

韓慶!!















我代表本行星的人民，向您致意。我們越出太陽系，邁入宇宙，爲的就是尋找和平友誼。如蒙邀請，我們願意教導，而如果幸運，我們也非常願意受教。

〈訪客〉

作者簡介



陳眞

生於民國五十四年，復興商工美工科畢，對於漫畫是個十分狂熱的工作者。



蔣明益

生於民國五十六年，復興商工美工科畢。熱衷漫畫，與陳作者是叔姪關係。最喜歡日本作家：池上遼一、大島安一、小池一夫、叶　精作……等，國內作家：鄭問。

得獎感言

感謝各位評審的錯愛。我們所創作這篇科幻漫畫〈訪客〉，從構思到作畫，都是在極不利的條件之下完成的，因此作品中的缺點亦不少，在此要請各位評審見諒。

目前，國內漫畫的創作環境已漸漸提昇，也造就了許多位知名的作家，這是所有「漫畫癌症者」最爲欣慰的，也希望經由如各位有心者的推動，培育更多的人才。

最後還是要感謝幻象、時報周刊……等給予我們這個機會參加比賽，膺獲殊榮，謝謝！

《科幻漫畫獎講評》評審的話

◎洪德麟

漫畫文化的魅力是開放社會有目共睹的輝煌。歐、美、日本，除了通俗化的兒童漫畫之外，漫畫文化已漸趨精緻化和藝術情境的經營。一如「蝙蝠俠」，在商業化的電影掀起一陣旋風之外，也直接刺激了多元繪畫的視覺革命，以迎合小衆化欣賞、品味的需求。

《幻象》雜誌的科幻大師張系國先生熱衷漫畫藝術，因此舉辦「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時，在科幻小說之外，特別加上了科幻漫畫的提倡，這是值得漫畫人喝采、興奮的盛事。

個人榮幸參與此次徵稿的評選而能優先欣賞到每位投稿人的大作。此次評選漫畫部分由科幻大師張系國、《時報周刊》副總編輯張國立和我負責，共選出

四篇傑出的得獎作品和兩篇佳作。此期《幻象》先發表第三名的兩篇作品——石明川的〈大文明傳〉和陳眞、蔣明益的〈訪客〉。

〈大文明傳〉是一篇時空轉換的諷刺劇，取材自「荆軻刺秦王」的故事。劇情的鋪陳並沒有突破窠臼，但是在繪作上卻頗爲練達，線條流暢，造型雖不算上乘，卻也統一。由於全篇皆由單調的線條構成，線條雖流暢，但嫌零亂、鬆散，使得原本運鏡極佳的畫面景深、氣氛無法凸顯出應有的效果。如果能貼上適當的網點或彩墨的濃淡、深淺的襯托，必將更爲理想。

〈訪客〉是篇取材講究的作品，陳述抗戰期間一對夫妻的聚合故事，由叔姪合作完成。劇中人及道具景物可以看出是頗費心考據的，如飛機的造型、飛行員的裝扮。但是唯一的敗筆在於手鎗是錯置了時空（張系國和張國立異口同聲指出的缺點）。

〈訪客〉故事完整，繪作技巧稍嫌生澀，但氣氛的營造卻可圈可點，尤其貼網技巧已能勝任質感的呈現。如果肯下功夫再加以磨練，這是可以期待的深具潛力的漫畫作家。

⊙張國立

二次大戰中發展最驚人的便是空軍，戰鬥機由雙翼螺旋槳式，發展到噴射

機，各國的空軍單位也從偵察機隊擴充到戰術性的單一軍種，戰後這段空中戰史自然成爲電影、漫畫的最佳素材。

我國的抗日戰爭是二次大戰重要的一段，可惜外國人對此沒有深入的了解，我們自己的小說也限於五〇、六〇年代「過來人」的少數作品，更別提漫畫了。

〈訪客〉將故事設定在抗日戰爭中，以國軍的俄製I-16戰機大戰日本的「零戰」，構想極佳，空戰的分鏡也處理得不錯，所以故事雖然簡單，卻顯得很緊湊。

至於外星人部份，可惜過於直接，不免削弱了神秘感，尤其外星人既有菩薩的影子，實在可以大大發揮一下。

〈訪客〉表面上是一個陳舊的故事，但在我們的漫畫世界裡，卻充滿新的氣息，這也使我們對科幻漫畫的領域有新的認識：

科幻的科與幻絕非以「2001年……」爲前提；以「1940年……」爲背景，因爲是讀者熟悉的年代，反而更易發揮驚奇、撼人的效果，史蒂芬史匹柏與喬治路卡斯在這方面已做過許多成功的實驗。

在歷史中尋找科幻的素材，絕對是漫畫一個極佳的發展方向。

〈大文明傳〉也是從歷史裡發展出來的故事，由於線條細膩，所以一開始即吸引人，而且故事限定在荆軻刺秦王的過程，蠻符合短篇所要求的壓縮

性，全篇一氣呵成，沒有什麼廢話。

較值得大家討論的應該是考證方面，例如秦國官員一概紮辮子、秦兵所持的武器，都值得研究。

以武器來說，秦兵所持的類似秦漢時代的銅矛頭，又有點像宋代的筆槍或短刃槍，不過這型比較現代。

從科幻漫畫裡去挑剔秦兵的武器，不免有些鷄蛋裡挑骨頭，因爲科幻漫畫最能隨心所欲發揮、創造的莫過於武器；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也許正因該考證的部分詳加考證，該創造的部分大膽創造，才更有對比感與眞實感。

這又回到前面所說的「歷史的科幻」。歷史上許多謎團迄今仍未打開，我最近便看到一本日文書，談到秦始皇陵竟呈金字塔狀，而在此之前中國王與帝的墳墓多爲圓形的塚，爲何始皇陵竟是金字塔狀？

科幻的最大素材領域應該是在「1940年……」或「736 B.C.……」，而未必一定得在「2001年……」。

⊙張系國

〈大文明傳〉和〈訪客〉都是極富中國風味的科幻漫畫。時下的漫畫多半受日本影響，這兩位年輕漫畫家都能擺脫東洋風，創出自己的風格，誠然可喜。

〈訪客〉的故事背景，是抗戰時期的四川。這段歷史，漸已被國人遺忘，不意重現於科幻漫畫！I-16機及我空軍造型都符合那個時代，空戰畫得鮮活，是極用心的力作。外星人和菩薩的酷似，是有趣的安排。希望作者能根據類似題材，畫出更多的作品。

〈大文明傳〉畫得也極用心，人物造型極佳，兩個外星兒童尤其可愛。秦始皇變成機器人，雖是嘲諷，亦有深意焉。漫畫結尾，更是引人深思：「就是這樣。那塊土地的文明就像他們伏下來，停下來。伏下來，停下來……」

〈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科幻小說獎得獎名單

首獎：（獎金台幣十萬元）

〈宇宙墓碑〉　韓松（大陸）

二獎：（獎金各台幣三萬元）

〈長平血〉　姜雲生（大陸）

〈驚魚案始末〉　劉慧媛（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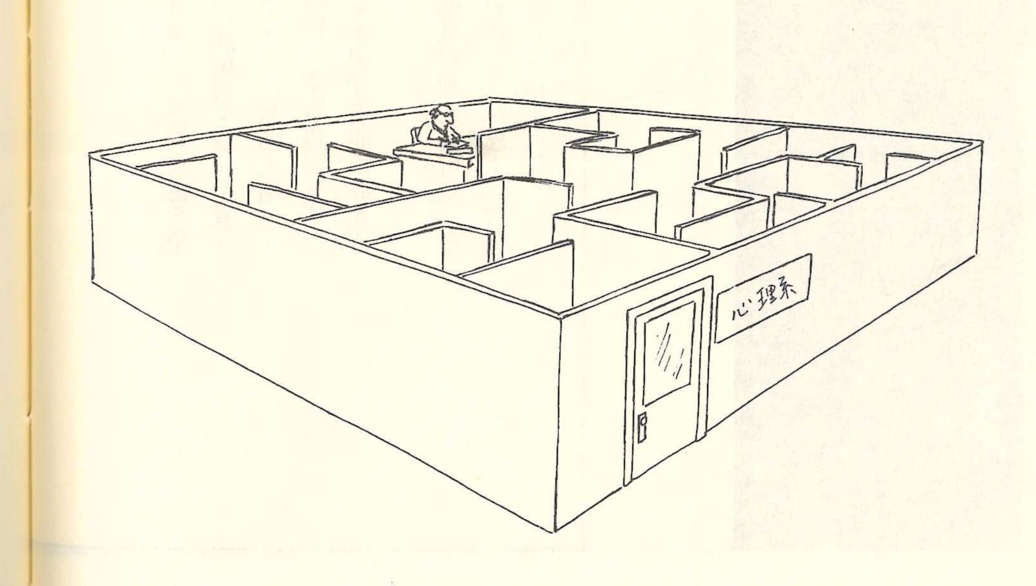
佳作：（獎金台幣一萬元）

〈地底月亮〉　樊聖（台灣）

推薦發表：

〈藍色的夢〉　顏楓（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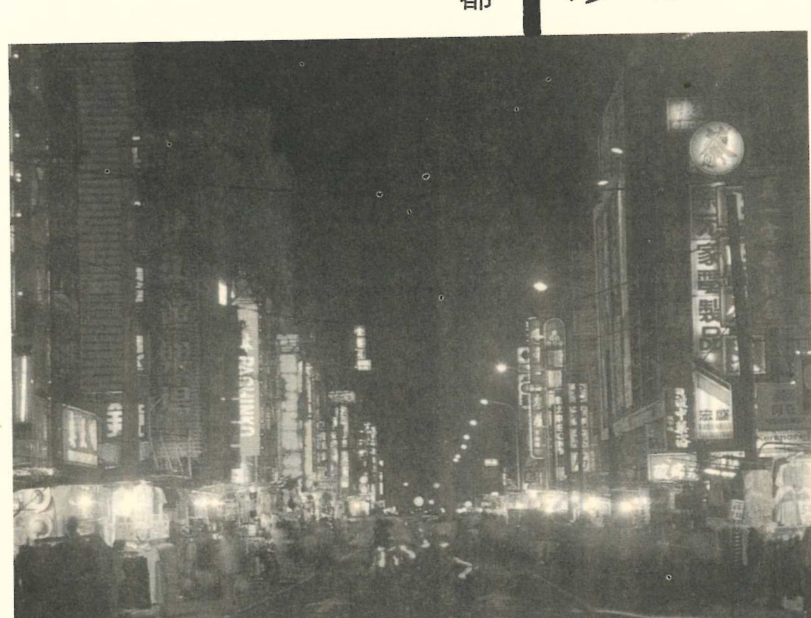
⊙科幻小說獎得獎作品由〈幻象〉下期（第六期）起刊出。



〈科幻接力小說〉

第五向度

⊙葉言都



第四章

一夜北風緊，北風吹過亞洲大陸的東部，沿著蒙古高原、陝北高原、黃淮平原、長江谷地、東中國海，一路南下。北風中有金屬大鳥在奮力前進，金屬大鳥的肚子裡，冷靜的頭腦加上熾熱的感情，正向那決定性的一點集中。

匈牙利航空公司的吐波列夫184型民航機緊接一架中華航空公司的波音797降落，伊凡．羅斯柯尼可夫打量著窗外夜色中的中正機場。這是他第一次來台灣，雖然看得懂一些中文，他卻不習慣這個島上用的傳統繁體字。他要找的方健和盧飛鸞確定是在島上第一大城台北市的某個角落裡，但他還不能立刻去找他們，計劃裡的事，他必須先辦。

三十分鐘後，古仁和錢沛德把行李放上掛著「請看中國時報電子影象版」廣告牌的推車，排在等待驗關的入境旅客隊尾。古仁裝作不經意地左右張望，很快發現右邊第三條隊伍中那個高大的俄國人。伊凡．羅斯柯尼可夫，蘇俄紅軍退役上校，超心理學專家，俄羅斯精緻品供應商，可惡的老毛子！果然跟錢沛德他們給他看的照片一個樣子。他回過頭來，正好看到錢沛德對自己微微搖頭，嘴角帶了一絲警告，顯然他早就發現這俄國人了，錢沛德這個CIA也不是白幹的。

古仁的心情極其複雜，他按下直接衝上去對那老毛子揮拳的衝動，沒話找話，和這個叫作Peter P.D. Chien 的美籍台灣移民第三代，談起華航新飛機上的食物和流行音樂來。

兩天後

故宮博物院座落在台北市北郊的外雙溪，黃瓦建築兩側是青翠的小山，像一雙手臂一樣環抱著它。星期日上午，人潮洶湧，玉器展覽室裡，一個矮小的女性解說員操著發音不太純正的英語，向一羣西方觀光客解釋中國人喜愛佩玉的原因。開講不到半分鐘，聽衆中一個站在外圈的高

個子金髮中年男人緩緩轉身，向銅器部門走去。

伊凡．羅斯柯尼可夫站在一座商朝青銅鼎的展示櫃前，距離這尊三千多年前的古物不到一公尺。因爲年代久遠，鼎身已經布滿斑駁的綠色銅鏽，可是鼎身上鑄成的花紋，仍然清晰可辨。他不是學歷史、考古或藝術的，但就他所看過的資料比較，中國商代和古馬雅文化的器物和它們上面的圖紋，都有極爲類似的地方。

眞是百聞不如一見，半年前他去過墨西哥，當然也可以說是爲了生意。一如這次的安排，生意談完後，他表示想到墨西哥的古蹟觀光一兩天，那些阿米哥自然提到馬雅文化，於是他順理成章地去了一趟猶加敦半島，飽覽馬雅遺跡。

從那以後，他期盼到中國的心情愈加迫切。他早就讀到過，所有美洲土著在體質人類學上都屬於蒙古利亞種，馬雅人自不例外，他們的祖先是由亞洲移去的。幾十年以前，又有人從比較藝術學、比較神話學的觀點出發，研究馬雅和中國古文明的異同。較爲大膽的結論是，馬雅和中國文明某些方面的表現接近，必然有某種關聯，甚至台灣還有人提出過商朝末年就有中國人到達美洲的理論。

然而最重要的是玉娘。玉娘在高加索山區的實驗中心已經十六年了，就一個「ＮＲ計劃裡實驗培訓的超感應人而言，這時間之長，已無出其右。其實依上級的看法，玉娘早該遣送回中國的監獄，或者乾脆做掉的。她固然超感應能力很強，卻固執得難以改造。這個小女人腦子裡充滿著感情，而且是中國話中那種「婦人之仁」的感情，上級想要利用她超感應能力的要求，她只要認爲不妥的就一概拒絕，威迫利誘也沒有用。追問原因，她的回答永遠是：

「我不忍心，不這樣好不好？」

當然這種情況也不是只有她一個，但總是極少數，其他的也都一一處理了，現在只剩下她，成爲「ＮＲ計劃的一個特例。

玉娘沒有被處理掉，只因爲她的超感應能力太強，而且帶著念力，就是那種僅憑意念或某種不可知的能力和管道，改變物理現象，例如移動東西等的能力。當她的情緒激動時，念力往往隨

之自動發出，實驗室中的電視螢幕上竟會顯出她意識甚至潛意識中的景象。就「NR計劃而言，研究價值很高，上級也一直把這個特例交給他去帶。

玉娘到高加索山區五年以後，對她的研究漸漸轉到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用她對敵人進行超感應作戰已不可能，然而她在超感應產生時的意識和潛意識既然能藉電視顯像器圖像化，上級就指定他用些時間從事這方面的觀察研究，尤其是在「民族集體潛意識」這個主題上。

「民族集體潛意識」是一個晚近才發展出的研究範圍，內容是利用對一個團體裡某些具代表性份子潛意識的記錄和分析，找出這個團體深藏的共同基本看法，比較它和其他團體的異同，進而分析兩個團體產生互動關係時，集體潛意識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用在國家民族上，這種研究有助於分析世界各國家、各民族與俄羅斯在心靈本質上的異同，作爲外交施政的參考。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民族，這十多億直頭髮、斜眼睛、不論從基督希臘正教或正統共產主義看來都是異教徒的韃靼人，俄羅斯的鄰居，研究當然更要加強。

伊凡．羅斯柯尼可夫遵照上級的指示，對玉娘進行民族集體潛意識的觀察研究後，不久便發現，玉娘潛意識中出現的非本民族形象，幾乎完全不是他們猜想的俄國人、美國人或日本人，而是古代的馬雅！

開始時他不知道那些出現在螢幕上的奇怪人物和圖形是什麼，只得把它們轉錄成帶子，找外國史和外國藝術的專家來看，他們告訴他那是古代中美洲的馬雅文化圖片，而最常出現的一張怪圖，則是古馬雅星圖。玉娘潛意識裡的中國與外國關係，幾乎碰不到當前國際政治的邊。

如果換一個研究員，大概會把玉娘轉給國家社會科學院或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就把案子結束了。可是玉娘，這個名叫「珍貴的石頭一樣的女人」的女人，每當見到她那又直又長的黑髮流瀉過瘦削的肩膀，垂在年近四十也沒有發胖的腰上，隨著身體的擺動而搖盪起伏時，都使他立刻拿習見的本國婦女和她比較，每次比較，也都使他更覺得玉娘擁有的，是一種細緻、窈窕的魅力，

有時甚至有些天生的妖嬈。更重要的，是玉娘完全沒有機心，不論碰到什麼問題，都以眞實的第一感回答，測謊器對她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她的心靈晶瑩透明得如同一塊水晶。

他也想過，一個在俄國海軍和「NR計劃工作多年的男人，會喜歡怎樣的女人？有人可能選擇嗲聲嗲氣、頭腦簡單、胸部發達的大哺乳動物；有的則會想跟一個黨裡面那種冷靜理智、學歷奇高、艷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女同志較量一番，看看能不能融化包在她身體之外的冰。伊凡．羅斯柯尼可夫雖然和這兩種女人不乏交手的經驗，可是他知道眞正吸引自己無法忘懷的，還是那塊十幾年來被埋藏在高加索山區，隱隱發出超感光芒的異國渾金璞玉。

在反映玉娘思想的電視螢幕上看到自己的同時，伊凡．羅斯柯尼可夫也發現了玉娘心中另外兩個男人的樣子。古仁，玉娘的丈夫，一個鄉下教員出身的天文考古學家，玉娘腦中的他粗粗壯壯的，雖然是個知識份子，還脫不掉農村泥土的氣息。古仁現在變成什麼模樣，他當然也知道，國家對芝加哥博物館的研究論文收集齊全，研究員的照片檔案也有，他調出來看過，這個人老了不少，但還是一副埋頭工作，苦幹實幹，口才不佳卻腹笥廣博的樣子。

玉娘說過她心裡另外一個男人叫方健，這方健是個瘦長條子，一頭亂髮，手指纖長，眼神深沈，對愛幻想的女人特別有吸引力。玉娘的意識裡，只認爲他是個同監的難友、聊天的對象；可是伊凡．羅斯柯尼可夫知道，玉娘心裡有個屬於他的角落，只是身爲人妻，道德的規範使她不敢去想方健，那怕方健死了也一樣，玉娘不愧是他徹底了解的玉娘。

方健倒可能是個麻煩，根據玉娘的記憶，這個人在一九九三年就被中國政府槍斃了；但八九年北京民運過後幾年，有一個「方健」卻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中出現過，一席演講，每個在場的人都印象深刻。據說這個方健因此獲得一個台灣女人的好感，兩人可能有過一夜之緣。

對這種外國異議領袖在美國的行動，FBI和CIA可不是省油的燈，他們固然不知道方健

被槍斃的說法，但仍大致了解這個人在美國的所作所爲。當然，俄羅斯共和國聯邦的海外情報系統要知道這些，也不是太難的事。方健在馬里蘭大學讀比較藝術史，主修遠東和美洲土著之間的比較。他花了三年半的時間拿到碩士學位，然後就去了台灣。

台灣這座島嶼和在它上面待了六十年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及國民黨，是中國歷史上第四次大分裂時代的主角之一。現在中國大陸、台灣，用它們自己的說法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再加上香港和澳門，已經組成一個中華邦聯，正在談判進一步合作和統一等事情。台灣不准俄國人入境的限制早已解除，雙方也有不少貿易上的來往。這座島上的人很有錢，有錢到能從全世界搜購奢侈品，再毫不珍惜地用掉。俄國的寶石、魚子醬、伏特加酒、貂皮大衣在這兒都賣得不錯，但這些還是表面的小錢，也僅是伊凡．羅斯柯尼可夫所代表的公司的掩護。這家蘇俄國營公司眞正的目的，是賣給台灣幾中隊米格29戰鬥機、一批中程飛彈，或者替台灣發射一顆人造衛星之類的生意。中華邦聯雖已組成，但遠東地區的國際形勢仍然微妙，這些中國人一面要防範日本軍國主義再起，一面也以此爲理由，每邊都在多抓些籌碼，好在談判裡討價還價。

其實到台灣來預定的行程就是這些，本來沒有他眞正目的——聯絡潛伏在世界各地，經過「NR計劃訓練出來的超感應人的，這座島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人；然而由於玉娘的關係，使他想去看看方健和盧飛鸞，就是「那個」方健和他在華盛頓認得的女人。沒把方健弄清楚之前，於公於私他都不會心安。

發出驚嘆聲的觀光客們終於轉到銅器展覽室，矮個子女導遊不很準確的英語再度響起，伊凡．羅斯柯尼可夫自然地加入團體，隨著英語解說和觀光客們一道頻頻點頭。

當天晚上——

台北市復興南路中央高高豎立著捷運系統的高架軌道，午夜過後不久，一列電車發出不太大的轟隆聲馳過，列車的燈影投下，掃過復興南路

上行進的汽車車頂。一輛黃色的計程車在光影趕上之前右轉，駛進信義路和仁愛路之間的一條巷子。

這帶是台北半新不舊的社區，汽車在狹窄的單行巷道中前進，速度卻沒有慢下多少。又過了幾條橫街，錢沛德用一種古仁不太聽得懂的語言吩咐司機停車，古仁知道那是台語。

他們走在午夜的台北街頭，空氣仍然潮濕悶熱，錢沛德帶領古仁左轉進一條小街，頭也不回地說：

「就是前面路左邊。」

一家小咖啡店座落在下個巷口，門前直立著一個黑底白字的木框壓克力盒子，裡面日光燈的光線從「九段咖啡」四個字中透出來。

黑夜使古仁對這個城市感到陌生，在到達目的地前的緊張中，他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佩服錢沛德。幾天來錢沛德領著他拜訪過幾個腦滿腸肥的商人，也帶他到那偉大的故宮博物院和可憐的圓山天文台去逛了一圈，看起來他們的行動與尋找方健毫無關係。錢沛德只告訴他說有消息就立刻去，他也能領會找出方健和盧飛鸞在台北哪個角落的事，不必他們做，他倒是擔心那老毛子如果到處打聽，反而會引起台灣情報單位的注意，可能壞了事。

然而老毛子並不笨，他顯然用的是和他們同樣的方法。根據錢沛德得到的資料，老毛子和幾個掩護良好的本地軍火商見過面，其他的時間都花在推銷伏特加酒、魚子醬和參觀故宮博物院上。這老毛子本人愈是悠閒自在，古仁就愈心急，不管怎樣，得在老毛子之前找到方健和盧飛鸞，這條可能連接玉娘的線索，絕不能讓別人捷足先登。

現在顯然他們做到了，錢沛德不久之前告訴古仁，據報伊凡．羅斯柯尼可夫今晚在西華酒店的中餐廳和兩個珠寶商吃過飯後，就回到他在十二樓的房間，沒有出來，而找到盧飛鸞開了一家小咖啡店的消息也同時送到。古仁先是興奮，接著就覺得不論旅館的電梯或台北的計程車都太慢了，這些日子以來，他已經等得太久。

和情報單位打交道對古仁來說，並不是件愉

快的事，其實根本是互相利用而已。CIA有興趣的是美國有特異功能的人，以及和美國有關的別國特異功能人，而他夢魂縈繞的，只是玉娘。發出強大能量把他震倒的電話機，一而二二而一的九曲陣與馬雅星圖，使他即令人在芝加哥的冰天雪地中，也敢確定玉娘還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正設法和他聯絡。

這種經驗和推想他不願意和那些白人黑人同事分享，卻不免在中國人的聚會中用中文說過，結果把錢沛德引來。錢沛德和他的上司倒也乾脆，或者至少表現出乾脆的樣子，他們告訴他方健的事，也告訴他方健的台灣女友叫盧飛鸞，更告訴他伊凡·羅斯柯尼可夫的事。中國和俄國再度合作搞特異功能研究的確讓他們擔心，因此那老毛子私訪台灣的意圖令他們懷疑，結論當然是他和錢沛德必須到台北。

「九段咖啡」這名字代表什麼意思?古仁對圍棋略知一二，是說這店烹調咖啡的技術可以列入九段高手，還是隱約指向九曲陣?古仁思潮起伏中，錢沛德已經走到門口，臨推門前丟下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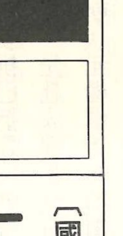
「叫她盧小姐，這裡的規矩，結不結婚都一樣。」

店裡燈光柔和，客人很少，每張桌子上擺著一座小燭台，四處燭火搖曳，一種熟悉的感覺猛然襲來，古仁彷彿覺得整個店裡就是個九曲陣！錢沛德察覺到他的異狀，把他引到靠牆的一張桌前，面外坐下。他向略帶倦意的女服務生點了兩杯「九段咖啡」，隨口問道：

「盧小姐和方先生在嗎?麻煩請他們一下。」

女服務生看了他一眼，答應去通知。古仁感到時間好像停止流動，而空間變幻得極為迅速。不知過了多久，店鋪深處的一道門被打開，一男一女走了出來，裡面的房間光線明亮，逆光下古仁只看到兩個人影，他瞠目直視，說不出話來。冷不防手臂被錢沛德推動，他順著錢沛德的視線轉回頭，赫然發現那個高大的金髮俄國人站在店門口。

（第四章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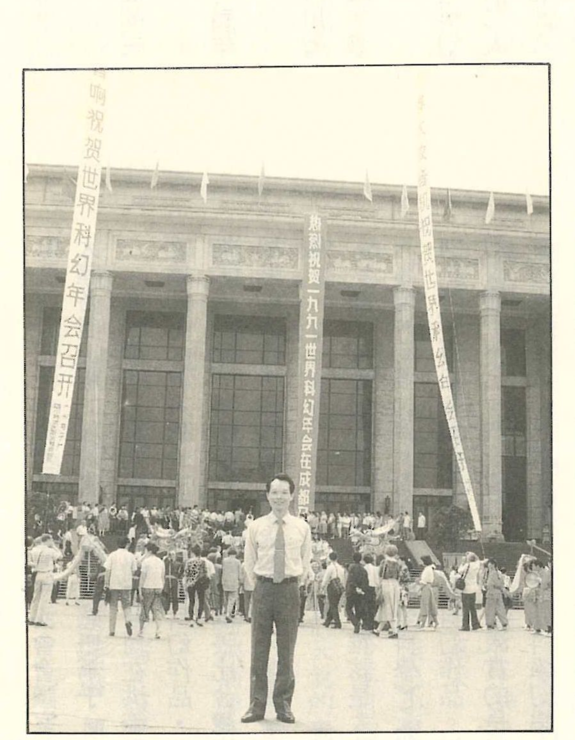


〔國際科幻文壇〕

在成都的盛況

—記一九九一世界科幻年會

◎呂應鐘



▲世界科幻年會在成都錦江大會堂隆重召開。

■古蜀國今盛事

成都，當年劉備的皇城，留下千古傳頌的三國事蹟，迄今仍深留中國人心中。

今年，世界科幻協會（WSF）第四十九屆年會，就在成都舉行。

這是該協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行年會，四川省各相關單位莫不以最熱烈的方式來籌辦此次盛會。

主辦單位曾邀請本刊創辦人張系國、名科幻作家黃海及筆者共同前往參加年會，惜因前二人事務繁忙，我只好擱下每日財經事務，參加此次盛會，也藉此架起兩岸科幻橋樑。

五月十八日下午抵達成都雙流機場，主辦單位之一的四川省政府外事辦公室文化新聞處申再望處長已在機場迎接，同機尚有來自美國及英國的科幻作家五人。

十九日安排已抵達的國外作家共十五人（也把我當老外）先赴成都北郊新都縣寶光寺參觀，後轉至明朝狀元楊慎居的名園桂湖參觀。

二十日上午先至四川省科技協會會議室參觀大陸各省出版的科幻書展，令我感慨萬千。

在台灣，只有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在洪範書店之協助下，有系列的出版國人的科幻作品，並創辦了《幻象》科幻季刊。而印刷紙張比台灣條件要差的大陸，在科幻文學上的努力，著實令我佩服。

除了成都出版的《科幻世界》雜誌是大陸唯一專業科幻雜誌外，尚有《我們愛科學》、《科學24小時》等科普雜誌也不時刊登科幻作品。而科幻書籍不下七、八十種外，最令人激賞的是厚達七四六頁共八十六萬多字的《中外科學幻想小說欣賞辭典》，和三五九頁共二十七萬多字的《科幻小說十家》。

十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在科技協會二樓大研討室舉行「中外學術交流討論會」，原訂六位大陸科幻名家做論文發表，經由科幻作家姜雲生之推薦，主席邀我做壓軸報告。

由於赴大陸前我就準備妥一份《創造中國風格科幻小說——兼談台灣科幻發展概況》，在會

場上遂提綱挈領地做了三十分鐘的發表，得到全場一百多位大陸各地科幻作家、出版社代表、編輯們的熱烈掌聲，也使我在五天的會期中，像「稀有動物」般，排滿訪問與洽談。

■盛況空前的開幕式

二十日下午三時正式舉行開幕式。來自亞、歐、美、大洋洲的四十五名外國科幻作家以及一百五十多名大陸各相關出版社代表，在錦江大禮堂廣場前，由少年鼓號隊和傳統的獅舞龍燈精彩表演，揭開了喜慶氣氛。

四川省長張皓若先生在大廳門口和這些最富想像力的科幻作家們握手，對大家能到四川參加年會表示熱烈歡迎。

年會籌組委員會主任、副省長韓邦彥先生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詞時表示，科幻小說體現了人類對未來的憧憬，展現了人類的想像力，是架設在今天和明天之間的金橋。他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祝世界科幻協會在促進各國科幻作家之間的友好交流、增進各國人民的友誼、促進世界科幻創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

世界科幻協會現任主席愛德華茲先生在答辭中，高度評價了科幻協會在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上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對四川省政府重視與支持科幻創作表示敬意和謝意，並對主辦單位熱情周到的接待表示最大的感謝。

開幕式中也頒發第三屆「銀河杯」科幻小說徵文的獲獎作家，由省長、副省長、愛德華茲以及名科幻作家波爾（美）共同頒發，一時來自大陸各地的得獎作家齊聚一堂，各顯風采。

在大廳旁的展覽室，正有一群傑出小畫家聚精會神地在作畫，他們是四川成都少年宮的優秀兒童，正在創作科幻畫。看著他們天真的表情，以及想像力豐富的作品，使我想起台灣科學教育館每年舉辦的「兒童想像畫展」，海峽兩岸在這方面不分軒輊。

開幕式結束後，是二種節目表演。孩子們扮成來自外星的「藍精靈」，動作調皮活潑，博得在場作家與代表們的熱烈掌聲。




▲四川省副省長韓邦彥開幕致詞。

▲世界科幻協會本屆主席愛德華茲做開幕致詞。



▲愛德華茲（右一）、四川省長張皓若（右二）、副省長韓邦彥（右三）分別頒授「銀河獎」得主。

另外一個節目是難得見到的「川劇」表演，戲碼是《碧波紅蓮》，乍看之下，和京劇造型差不多，但當表演起來，才領略出氣勢上的不同。川劇團員個個舉手投足恰到好處，將神韻、氣魄，表演得淋漓盡致。

二十一日是全日「中外學術交流研討會」，上午由愛德華茲和大陸知名科幻作家葉永烈共同主持，共有美國的波爾、赫爾，英國的奧爾迪斯，法國的梅爾克，以及大陸的鄭文光、葉永烈、韶華、王逢振等人發表論文。

下午由愛德華茲及《科幻世界》雜誌社長楊瀟共同主持，有日本的柴野拓美、奧地利的席爾、英國的斯特布爾德、美國的迦勒以及大陸的劉興詩、資民筠、王曉達、祁建中、王扶等人發表論文。

中外歷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涉入科幻時間的長短，在這些論文中可以明顯看出，西方科幻作家較偏重談科幻理論及文學比較，而中國作家們則仍在談科幻觀念，有的認為幻想要從現實起飛，不可離開現實；有的在談爭



▲科幻畫展的參展兒童及其少年宮老師（後左）。



▲學術交流研討會會場。

▲本刊主編呂應鐘（左）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論已久的科幻作品到底屬科，還是屬文？

由於有這些差異性，可以體會出中國科幻要邁向文學殿堂，仍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目前可以說只是萌芽後的成長期而已，尚未進入成熟期，因此，一般而言，中國科幻作品也許仍停留在「說故事」的表現方式，尚未真正成為「小說」。

■會期的旅遊面

二十二日上午全體與會人員共二六〇人，分乘十八輛大小車子，由公安警察開道與殿後，先赴著名的都江堰、二王廟、寶瓶口旅遊參觀。

說到都江堰，任何一位中國人都會知曉那是戰國時代李冰父子的偉大水利工程，二千二百多年了，仍在造福人民。

四川所以會成為「天府之國」，川西平原所以會成為史上的蜀漢，完全是都江堰的灌溉工程所造就，可以說沒有都江堰，也許就沒有三國的蜀漢，而歷史可能要改寫了。

二王廟是紀念李冰父子所建，寶瓶口是都江堰分流內江依在山邊的水道口，峭壁湍流，風景峻美。

午餐後即啓程前往世界著名的大熊貓之鄉——臥龍自然保護區。全程三個多小時，前一半是柏油路面，進青康藏高原山區後，就是碎石泥土路。為了避開前車滾起的土塵，後車距離拉長為五十公尺，綿延的十八輛車子，近一公里的車隊，蜿蜒行在像台灣的產業道路上，要不是兩旁毫無污染的青山美景，以及順河上溯的俏麗風景，實在會折騰煞人的。

當進入海拔一千九百多公尺的群山圍繞的臥龍保護區管理局時，即看到迎接的大紅布條，上書著「祝賀一九九一年世界科幻年會勝利召開」，底下路上聚集了許多在此地工作的漢人以及穿著傳統藏服的藏族同胞。

原來這裡是江孜自治州，住的大都是藏族及羌族。

原訂二十三日下午返抵成都，沒想到深夜整個山區下暴雨，將唯一的山路沖坍八處。縣城連夜派居民及駐軍搶修，一直到當日下午都因雨勢

未停而徒勞無功，使我們困在山區。

而且電話線路也被暴雨沖斷，一時中斷聯絡，讓全體人員困在臥龍山區，所有行程勢必被迫更改了。



▲青藏高原東緣臥龍自然保護區內的村落，當地居民（漢人、藏人）特製作歡迎布條。（背景爲新建招待所，非居民住宅）

幸好傍晚雨停，搶修人員一百多人，再度連夜清除坍方，總算在深夜四時多，勉強能用接駁方式通行。

因爲攝影大師郎靜山先生將於二十五日抵上海，與我們同行的北京天文台鄭文光教授夫婦，必須趕赴上海接機，遂於二十四日清晨五時先搭小巴士下山，其他人士在清晨六時之後，分批下山。

我和老外共十五人同搭小巴士於六時半出發下山，到了二處大坍方處，必須全員下車，待空車在碎土石上左右極傾斜的狀況下緩緩駛過之後，再上車繼續回程。

直到中午十一時才安抵錦江賓館，結束這一段驚險的意外旅程。

由於無法預料的情況發生，原訂二十四日上午舉行的學術交流，只好取消，原本安排的美籍作家蘇茜、大陸的楊瀟、余俊雄、蕭建亨以及筆者的論文發表，和愛德華茲的總結，只有用書面稿來表達了。

幸好在二十日上午我已對一百多位大陸代表

做過專題發表，要不然因行程變更而取消論文發表，也實在對不起此行的意義了。

在五天的年會期間，科技協會尚有科幻電影週、科幻電視週的名片放映，吸引了大批成都居民前往觀賞，也令他們了解到西方科幻電影和電視的發達，印象極爲深刻。

■會晤知名科幻作家

此行最值得紀念的是會晤並做深入交換意見的大陸知名科幻作家，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爲科幻的努力付出極大的心血，今日大陸科幻小說能成新興風氣，實在功不可沒。

第一位是爲科幻做辯護而氣憤填膺，導致中風的北京天文台鄭文光教授。爲了少數懷有偏見的文藝作家的無理批判，鄭教授曾在大陸全國作家會議上，被這些只知歌功頌德的文人氣得目前仍需坐輪椅，可以說，鄭教授是中國科幻界的導師。

今年六十二歲的鄭文光教授，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天文學系，曾任香港《新少年》月刊總編輯，後任中國科普協會編審，一九五七年之後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從事天文史研究迄今。

鄭教授從一九五三年起開始寫科幻小說，主要作品有《太陽探險記》（'56）、《黑寶石》（'56）、《飛出地球去》（'57）。《飛向人馬座》於一九八〇年獲全國第二次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另有《大洋深處》（'80）、《神翼》（'82）、《戰神的後裔》（'84）等等，共二十多部。

第二位是葉永烈先生，他是世界科幻小說協會理事，現年五十一歲，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一九五一年開始發表作品，科幻小說方面已出版二十多本，其中《小靈通漫遊未來》發行一五〇萬冊，曾獲全國第二屆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

葉永烈的科幻小說曾在荷蘭、南斯拉夫、義大利、日本、美國展出，理論著作《中國科幻小說發展史》在瑞典、日本、英國、美國發表。因此自一九八三年起被多次選爲世界科幻協會的理事，該會擁有三十多個國家的四百多名會員，

▲呂應鐘先生會晤杭州大學外文系科幻研究中心郭建中教授(右)。



▲與會人士參觀四川《科幻世界》(原稱科學文藝)編輯部。

葉永烈先生有此殊榮，正可以顯示出其在科幻小說上的成就。

第三位是蕭建亨先生，他是中國科幻小說的早期開拓者之一，現年六十歲。畢業於南京工學院無線電系，長期從事科技工作，五〇年代開始寫作。其《布克的奇遇》曾獲一九五四至七九年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二等獎，並被作爲教材選入語文教科書中。中篇科幻小說《夢》榮獲江蘇省三十周年兒童文學讀物評獎一等獎；《萬能服務公司的最佳方案》獲得《我們愛科學》雜誌優秀作品一等獎；《密林虎蹤》獲得上海新長征科普讀物獎；《金星人之謎》獲得江蘇省優秀科普讀物一等獎。

蕭建亨先生的少年兒童科幻作品被日本太平出版社選入《中國的兒童文學》第一集內，該書並收錄中國著名作家魯迅、茅盾、張天翼、任大星等人的兒童文學作品。

第四位是劉興詩教授，大陸著名地質學家，主要科學著作《四川盆地的第四系》被認爲是半個世紀來此地區的科學研究總結。另外，他發現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曾有一個極度乾旱的時期，另發現了大陸最大的火山口。

現年六十歲的劉興詩，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一九五八年到成都地質學院任教迄今。

劉興詩的主要科幻小說有：《北方的雲》('62)、《海眼》('79)、《美洲來的哥倫布》('80)、《死城的傳說》、《喂，大海》('81)、《逝波》、《藍洞》('83)、《失蹤的航線》('85)、《辛伯達太空浪遊記》('88)等。

劉興詩教授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普創作協會會員，同時也是世界科幻小說協會的會員。

第五位是趙世洲先生，現年五十歲，畢業於雲南大學數學系後，到《中國少年報》任編輯，一九七四年後調到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並擔任《我們愛科學》主編。

科學幻想小說的探索開始於一九五七年，發表了《話孫悟空》和《飛椅》，後來又陸續發表一些作品，滙編爲小說集《話孫悟空》。

一九六〇年出版《自然界的啓示》，被公認爲大陸最早的仿生學科普讀物，曾獲第二屆全國兒

童文學獎。

一九八九年編輯《科幻小說十家》一書，對大陸著名科幻作家中具代表性的十位，作了簡明的全貌介紹。

第六位是王曉達先生，一九六一年畢業於天津大學，現年五十二歲，現任成都大學機械系副教授。

其成名作品《神秘的波》也是其處女作，最初發表於《四川文學》，被收入德文版《中國科幻小說選》中。

在此以後，又發表《莫名其妙》（可看作《神秘的波》的續篇），《冰下的夢》、《方寸乾坤》、《藝術電腦》等作品。

除此之外，尚有姜雲生和吳岩兩位作家，姜先生及其兒子姜亦辛的科幻作品曾被日本的「中國科幻小說研究會」譯成日文；吳岩先生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講師，十六歲起即開始寫作科幻小說。

今年大陸舉辦之第三屆「銀河獎」科幻小說徵文，劉興詩、姜雲生、王曉達、吳岩四位均獲得優等獎。

■回台後的沈思

大陸的創作環境比台灣差，但是大陸出版的科幻作品相當多，且均能有不錯的銷路。

大陸的科幻及科普雜誌不少，科幻獎也不少，諸如「銀河獎」、「星雲獎」及「少年兒童科學創作獎」，鼓勵相當多的新人投入科幻創作，這實在是可喜現象。

反觀台灣，卻只有《幻象》雜誌和張系國先生一手推動的科幻獎（今年起增設漫畫獎，擴大為「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持續地致力於科幻文學的提昇。

科幻文學是未來文學，也是二十世紀當代人的文學，它觀照的不只是生活，更涉及過去和未來，所描述的是大宇宙之中的種種事蹟，稱科幻為「宇宙全史」，實不為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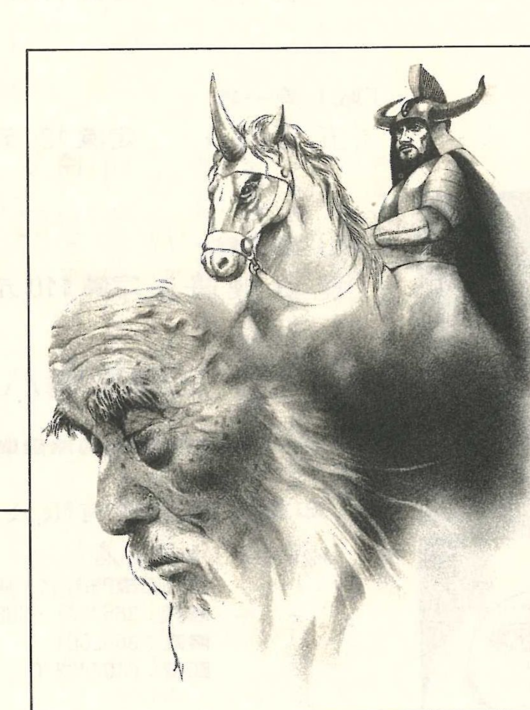
這種偉大的文學創作方式，實在值得更多有心人來耕耘，讓它在這兒生根，開花結果！

《一羽毛》後記

◎張系國　圖／林浩榮

「城」系列科幻小說，總算大功告成了。一九八一年夏，我開始撰寫第一部《五玉碟》，然後是《龍城飛將》，到最後一部《一羽毛》脫稿，恰是十年，不可謂不久！其間物換星移，志氣消沈幾至放棄科幻創作，如果沒有許多讀友的鼓勵，恐怕不會完成這個系列吧！

許多人都認爲《銅像城》是「城」的濫觴，這故事極富神話和史詩的味道，希望知道作品的靈感來自何處。在香港創辦《科學與科幻叢刊》的物理學家李偉才先生，也一再來信追問貫穿「城」這個系列小說的科幻意念究竟是什麼？



我自幼嗜讀歷史，尤其對太平天國英雄儒將石達開的事蹟，特別著迷。每讀「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之句，輒掩卷嘆息。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重要的長征，路線大致相同。石達開率部渡江不成，永爲後世所惋歎。毛澤東卻渡江成功，日後帶來神州一場浩劫。如果兩人成敗恰巧相反，中國歷史又將如何改寫？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其實，從《棋王》開始，我所關心的，一直是歷史決定論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如何理解我們的歷史和人類的處境。

追根究柢，我所追求的，無寧是一種歷史的浪漫情懷吧。科幻小說的人文意義，就我而言，乃是這歷史浪漫情懷的再現。這麼說來，科幻小說的基本關懷，其實仍是人的處境。

無論如何，我相信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可以寫得引人入勝。如果讀者還喜歡索倫城的英雄，甚至爲索倫城的悲壯歷史所感動，也就不枉費我十載苦心了。

索倫城的故事還沒有完，也完不了。安留紀之後，索倫城如何復興？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城」三部曲均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

歷史與銅像

——評張系國的《一羽毛》

◎李有成

張系國在《一羽毛》的〈後記〉中說，就他而言，科幻小說的人文意義乃是「歷史浪漫情懷的再現」(頁二〇四)。至於什麼是「歷史浪漫情懷」，作者並未細加說明，我猜測其中或許包含著對歷史發展中另一種可能性的反省，這一點可見於張系國對石達開和毛澤東的長征結果所引發的困擾與惋歎。《一羽毛》所敷演的，依我看來，正是歷史進程中另一種選擇的檢討：時空妖孽的出現，造成時空錯置，智者阿占與戚姑娘竟脫離他們當下的時空，進入三年後的呼回世界，並且親身參與光復索倫城之役(雖然功敗垂成)，最後目睹銅像教主爲時空妖孽所噬，而索倫城終爲呼回世界的原住民蛇人、豹人、羽人和蓋文人所破。正確無誤的呼回全史也因此出現錯誤，因爲「史書裏的史實都被時空妖孽破壞掉，已經完全喪失價值」(頁一四九)。換言之，整個呼回世界的歷史因時空妖孽的介入而不再依原先的進程發展，阿占說得

好：「自從時空妖孽出現之後，一切都不確定了」(頁一五七)。不過，即使沒有時空妖孽出現，歷史眞的是那麼確定的嗎？

《一羽毛》中的歷史其實是一堆瓦礫。「縱然是花果飄零，索倫城終將復興。」這句話彷彿魔咒，呼回世界的人大概都會琅琅上口。但是正如戚姑娘所質疑的，「如果這信念是錯的呢？如果索倫城已經萬劫不復，這麼多人的犧牲，爲的是什麼？」(頁一五二) 我們看《一羽毛》中所敍述的呼回歷史，只見血流成河，死屍枕藉，甚至滅族滅種的事，也不乏實例。這樣的呼回歷史——似乎這也是人類的歷史——使得有關歷史主體與目的的爭議顯得矯飾而毫無意義。讀《一羽毛》(以及《城》的其他兩部)不時讓我想起卞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歷史哲學緒論〉(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卞雅明顯然懷疑歷史事件的必然性，也不信諸多歷史事件組構起來即可導出進步的觀念。他說：**歷史的天使面對過去，「在我們看到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一場殘骸堆積著殘骸的災難」**。《一羽毛》一開始就是一片死傷與火海，結束時整個索倫城更是城毀人亡，烈焰騰空，可以想像整個京城最後必將淪爲瓦礫一堆，不論理由何等冠冕堂皇，最終不免是一場「殘骸堆積著殘骸的災難」。

在《一羽毛》所構築的呼回世界中，最爲詭譎、最蠱惑人心的當然是那一尊似幻似眞的龐然巨物的銅像。對索倫城的居民而言，這尊據說在第四次星際戰爭時，被龍級無畏戰艦氣化的銅像，無異是一部面貌難以捉摸、意義變動不居的文本，時而被視爲時空妖孽，時而被當作索倫城的靈魂，時而又被認爲是索倫城的原罪，甚至它的存在是實質或是幻影，是它操控銅像教主，或是被銅像教主所控制，在《一羽毛》的整個敍事過程中，這一切顯得曖昧難明。這一層晦澀詭異其實隱藏著政治潛意識。銅像一旦變成政治圖騰，其與權力之間的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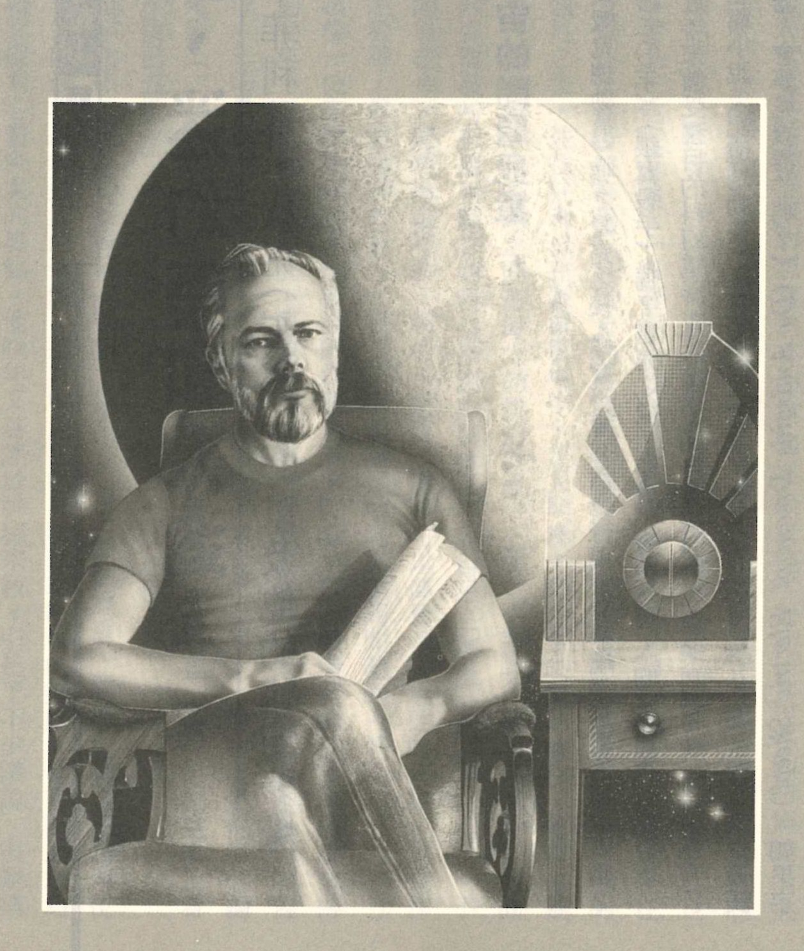
勢成糾葛：究竟是銅像具現權力，還是權力依附銅像，鎭懾人心，或者兩者互爲表裏，相因相成？《一羽毛》中銅像的眞假難分，其實也隱含權力的虛實難辨。眞假虛實甚至可能並不重要，就如銅像教主所言，「要緊的是你我心中都有銅像，銅像並不是身外之物」（頁一三）；換言之，銅像乃是不假外借或幻由心生的魔障，因此，《一羽毛》臨結束時戚姑娘放膽痛斥銅像爲「沒有生命的東西」（頁一九八），銅像隨即消逝得無影無蹤，呼回世界的未來也因而被導正過來。**歷史顯然不需要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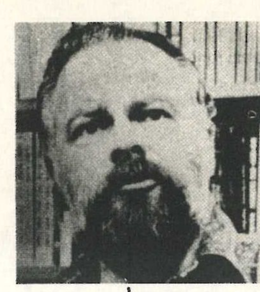
張系國對當代文學理論似乎缺少同情，職是，《一羽毛》中施老將軍所服用的解鬱丹之被視爲解構藥，恐怕是別有寓意了。《一羽毛》的敘事者說：「解鬱丹雖然使他（施老將軍）心智恢復正常，卻也逐漸摧殘著他」（頁一三七），這樣的寓意解構主義者恐難接受。其實《一羽毛》一書才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解構文本，張系國所解構的正是銅像所具現的理體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本質、根源、中心等觀念在銅像的虛實眞假辯證之餘，在敘事過程中一一被顚覆殆盡。甚至歷史——作爲眞相的再現——這個觀念，在阿古與戚姑娘的反覆辯詰之下，也不再穩然確定。至於《一羽毛》結束時呼回世界原住民的反撲，不正是邊緣對中心所進行的顚覆嗎？這種種解構現象，恐怕連《一羽毛》的作者也是始料未及的。

（原載民國八十年八月廿五日《中時晚報》時代文學）

《專輯 2》

菲利普・狄克





夢、迷幻藥和人造人

——菲利普・狄克（1928-82）以及他的科幻夢魘

⊙呂堅平

宇宙的問題兒童

你看過《魔鬼總動員》嗎？看完之後，你會不會突然覺得現實與夢境是那麼的難以區別？你看過《二〇二〇年》（銀翼殺手）嗎？看完之後，你會不會突然對人的定義起了懷疑？

這兩部近年來備受矚目的科幻電影，是分別改編自美國科幻作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原著短篇小說〈記憶總動員〉(*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以及長篇小說《機器人會夢見機器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如果宇宙是一間大教室，狄克就像是課堂上愛惹麻煩的問題兒童（對宇宙而言，每一個人類的一份

子都只能算是「兒童」）。他愛對想當然耳的事物提出質疑，對約定俗成的信條提出挑戰。在冷戰年代，那種敵我分明、漢賊不兩立、統獨不並存的社會中，這一類專門製造問題、混淆認知的人物，似乎不太為堅持安定的沈默大多數所接納，所以他的作品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事實上，他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在初版時進入暢銷書之列。倒是在歐洲，特別是在英國，他廣受歡迎，甚至被譽為「最偉大的美國科幻作家」。而在早期的美國市場上，他的作品出版數個月之後，往往就淹沒在廉價書堆中，乏人問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受歡迎，還有人稱他為「各星球之間最偉大的科幻作家」。在一次對許多科幻作家所做的問卷調查中，只有他被所有接受調查的科幻作家票選為他們心目中「最尊敬的科幻作家」。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今天這個冷戰和解、朝令夕可改、事事可以商量及妥協的時代中，狄克作品中那種迷迷濛濛，眞假難辨的魅力，吸引了這個時代中同樣愛問問題的人們。

但對於這樣一位辛勤耕耘又才華橫溢的作家來說，評論家以及讀者們的支持，似乎來得遲了些。直到晚年，他仍然一貧如洗，要像新進作家一樣辛苦奮鬥，才能換取溫飽。可堪告慰的是，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他終於衣食無虞，甚至可以說是「發了」！最主要是他從改編自他原著的電影《二〇二〇年》版稅上結結實實賺了一筆。（該片於'82年拍竣，但狄克未及看到完成的影片便已去世。）

這麼一位宇宙中的問題兒童在他的實際人生中，也是問題重重，麻煩不斷。他是一位多情種子，有過好幾次轟轟烈烈的戀愛，這其中還包括五次草草收場的婚姻。他嘗試過迷幻藥，希望能藉此探索心靈深處的奧秘。他晚年又著迷於神秘宗教，引起了不少議論。很難猜

測他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因爲就如同他的作品，人們常常搞不清楚他什麼時候是玩眞的，什麼時候只是開個小玩笑。

臨危受命的凡夫俗子—狄克筆下的人物

讓我們先來看看他的代言人——他在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

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大英雄和大壞蛋，他們大部份是受害者、囚犯和被當作傀儡一般操弄的男人和女人。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少了他們，世界不會壞到哪裡去，多了他們，世界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但他們往往像是在棒球比賽第九局下半兩人出局又滿壘時上場打擊，球數最後演變成兩好三壞滿球數，而這時天空又下起雨來。

菲利普．狄克筆下的角色通常是不知不覺地處身在世界行將毀滅或轉變的關鍵時刻中。現實對他們來說，就像政客的承諾一樣不可靠。他們所面對的可能是外星人、機器人、迷幻藥或時間渦流等威脅整個人類生存的強大敵人，但他們畢竟只是凡夫俗子，平庸、膽怯、喜歡分析自己，有時會暗逞英雄但常搞得牛頭不對馬嘴。讀者會禁不住問：這些人行嗎？他們能贏得勝利嗎？問題就在這裡：什麼是勝利呢？這一點連狄克自己都沒有定數，但不論如何我們的主角會繼續奮鬥下去，只是沒有所謂的勝利，也當然不會有英雄。

但另一方面，可也不要小看了這些凡夫俗子，有時候他們會令在上掌權者及厲害的英雄好漢跌破了眼鏡。工人們日復一日單調乏味的苦工可能竟是整個世界的重心！在狄克筆下，

微不足道的，事實上可能影響重大；看來影響重大的，可能反而微不足道。崇拜英雄及偶像的時代風尚之下，他提醒我們：你我的靈感和能力比起偉大耀眼的明星級人物，其實不會相去太遠。商店店員和倉庫管理員跟元帥及救世主一樣有可能成爲狄克故事中的焦點人物，像〈專用市場〉(*Captive Market*)中的貝瑟珊老太太其實擁有時空的最終秘密，而她卻只利用它來賣菜；〈記憶總動員〉中的奎爾表面上只是一名小職員，其實是政府幹員甚至——整個人類的救星。

所以在讀狄克的著作時，你不會常常看到類似一艘一英里長的巨型太空戰艦燃燒著墜向太陽的壯觀場面，倒是常看到像一個跛腳的機器人陷在水溝裡，要不然，再可怕一點，像一隻蒼蠅陷在時間渦流中，等等。在狄克的小說中，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都是互有關聯的；每一份子都很重要，以致於當其中一份子受苦時，其他的也一定遭波及，當然，一定也會波及到菲利普．狄克他自己。

人是什麼？

這個問題是狄克最關心，當然也是他發揮最多的主題。是什麼把人類以及其創造物區分開來？除了狄克之外，這也是其他許多後起科幻作家寫作的重心，但狄克又反問另一個問題：「人不是什麼？」然而在他的作品中，並沒有提出問題的答案，只是凸顯問題本身而已。從〈第二終結者〉中人皮鋼身的終結者，到《機器人會夢見機器羊嗎？》中血肉之軀的

連結六號人造人，這個問題似乎是越來越難得到答案了。

夢與眞實

鮑比狄倫曾唱道：「如果我出現在你夢中，你也會在我夢中。」幾乎所有狄克的小說都是從同一個基本假設出發，那就是宇宙間沒有一個唯一的，完全客觀的眞實。故事中的主角可能會發現，其實他只是他人夢中的幻影或是佈景中的活道具。我們心目中的眞實都只是感官帶來的幻覺而已。在《古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狄克更把這個假設推到極致——現實是相對的，它只是諸夢之一，而要分辨夢與眞實是不可能的。

這種夢幻迷離的了悟或許得自於狄克個人克藥以及乞靈於神秘宗教的經驗吧！夢與眞實的糾纏不清常成爲故事的主線，而未卜先知、隔地移物等夢想中的超自然能力更公然搬上了枱面與客觀眞實的科技並列，成爲狄氏未來史的特色之一。有的夢境是來自妄想症。照狄克的解釋，妄想症其實是遺傳自人類祖先逃避食肉動物追捕的本能之一。這種本能告訴他們，他們正被虎視眈眈地注意著。許多狄克筆下的人物都有這種妄想症。另一個夢的來源則是迷幻藥。雖然狄克小說中特有的夢魘般的張力，部份是來自克藥的經驗，但狄克很了解迷幻藥對人們的傷害。早在迷幻藥尚未成爲社會問題之時，狄克就曾在《艾德利治的三道印記》(*The Three Stigmata of Palmer Eldritch*)中描述迷幻藥如何成爲控制整個社會的工具。這一點也充份顯示狄克預測未來的本領。

反戰情結

狄克在加州柏克萊開始其寫作生涯，該城的自由風氣想必給了他極大的影響。我們對他在第二世界大戰期間的童年所知無多，但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對軍事體系的憎惡，以及對交戰雙方的恐懼。他極不贊同宣揚以戰止戰的口號。他認爲如果將來勝利的果實全由軍事官僚系統所獨享，那麼爲了勝利而犧牲民主、自由將只是枉然。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當人們拒絕戰爭和侵略時，才會有眞正人性的流露。

早在反戰成爲風尙的六十年代之前，狄克早已爲此投注了大量心力。在他全部寫作生涯中，他一直努力宣揚人道主義，力貶現代國家的組織控制，不管前者是那麼的微小和脆弱，而後者又是多麼的有效率。

結語

菲利普・狄克這顆偉大的科幻心靈已經離開我們很久了，但他留下的傑作仍不斷給予讀者震撼和反省。《幻象》此次推出的「狄克專輯」分成兩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瀏覽由狄克原著改編的電影《二〇二〇年》和《魔鬼總動員》；第二個單元包括狄克談論科幻小說的一篇短文以及兩篇小說：《魔鬼總動員》的原著〈記憶總動員〉和精彩無比的中篇〈第二終結者〉(前譯第二變型)。希望藉由這個專輯能幫助你認識這位愛作夢的「人造人」。

菲利普・狄克主要作品簡介

⊙編輯室

菲利普・狄克一九五二年開始發表小說，三年後成爲專業作家。他一生總共寫了112篇短篇科幻小說和36篇長篇科幻小說，另外還有一些非科幻小說，這裡我們只擇要介紹他六本最受好評的科幻長篇小說。（括弧內爲出版年份）

1.時間脫軌　Time out of Joint('59)

時間是一九五九年，主人翁瑞格是個單身、無業的中年男子，住在姊姊家裡。他似乎只是個平凡的小人物，唯一不平凡的一點是，他接連三年參加報上連載的「小綠人在哪裡？」猜謎遊戲，每次都猜中，贏來的獎金足夠他過活。一天，他無意間從外甥的電晶體收音機裡收聽到一些奇怪的電訊，其中還提到他的名字；此後他周遭的人事物全發生了奇怪的變化。瑞格以爲自己發瘋了，這些全是他的幻覺。事實上他是回到了眞實的世界，以前種種才是幻覺。原來他並非活在一九五九年，而是一九九八年！當時政府正在和月球上的叛軍作戰，而瑞格具有預測叛軍飛彈攻擊模式的異能，政府爲了控制他，避免他質疑戰爭的意義，遂迫使他在心理認知上倒退回到五〇年代，小綠人遊戲的眞正目的也正是要猜出飛彈的攻擊目標！

2.高堡奇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62)

在這篇故事裡，德日打贏了二次大戰，而且瓜分了美國！故事主要發生在美西日本佔領區，這回輪到美國佬要學習如何和佔領者以及異族文化「共存共榮」了！故事結尾是一名女子聽說「高堡奇人」根據易經卜卦的指引，寫了本奇書，她跋涉至懷俄明州，終於找到了他，一睹

奇書。那是本有關「錯列歷史」的科幻小說，在這篇故事裡，打贏二次大戰的是——美國！（哪篇「故事」才是眞的？是莊周夢爲蝴蝶，還是蝴蝶夢爲莊周？）

3.火星時流　Martian Time-Slip('64)

在狄克的筆下，人類雖然科技高度發展，能夠遨翔於太空之中，更在火星上建立了殖民地，人的處境卻依然沒什麼改變。火星上的生活陰沈鬱悶，充滿了死亡、瘋狂、腐敗……我們看到修理匠波藍在現實和精神分裂症之間苦苦掙扎、工會頭子考特極力壓榨剝削火星原住民、一個能預知未來的十歲男孩因爲預見了自己最終的死亡而變成自閉症……

4.艾德利治的三道印記　The Three Stigmata of Palmer Eldritch('65)

背景依然是火星。在荒涼的火星世界裡，地球移民借助於艾德利治所提供的麻醉品來逃避現實；對他們而言，麻醉品所製造的迷幻世界才是「眞正的」生活，邪惡的艾德利治也就成了這個世界的主宰。（三道印記是指艾德利治的一隻義手、兩隻義眼，和鋼製的假牙。）

5.血錢博士　Dr. Bloodmoney('65)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舊金山遭到毀滅，倖存者逃往北郊，逐漸建立起一個農村社會。但，曾參與製造氫彈的謝前（血錢）博士發瘋了，威脅要再度炸掉世界；生來無手無脚但具有超能力的變形人哈靈頓殺了他，卻企圖控制全世界，唯一能阻止哈靈頓的人是一個沒出生的小孩——一個藏在他七歲連體嬰妹妹肚子裡的男孩！

6.機器人會夢見機器羊嗎？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68)

請參看專輯⑤洪凌談《銀翼殺手》一文；國家出版社民國七十年出過譯本《殺手的一日》。

「魔鬼」與「殺手」的身份定位問題

⊙景　翔

手邊有本《科幻小說百科圖鑑》(*The Visua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由「索引」裡列在菲利普．狄克名字後的一連串頁碼往前翻查，就會發現此人的確如《幻象》第四期預告中所說的，是「美國科幻文壇的一位奇才」，因爲各式各樣的內容題材，他都寫出很具代表性的作品來。

根據他的原作小說改編拍攝而成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銀翼殺手爲錄影帶片名，在戲院上映時片名爲《二〇二〇年》)和《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這兩部電影的成績高下有些差異，部份的原因當然是因爲拍攝時間有早遲之別，在電影科技進步神速的情況下，特殊視覺效果製作方面，前者自然有所不如。但是就影片和原作之間的差距來說，《銀翼殺手》也要大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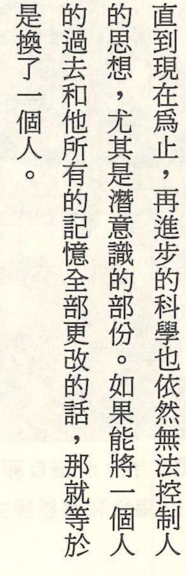
《銀翼殺手》的編導似乎只取用了菲利普．狄克原著長篇小說《機器人會夢見機器羊嗎？》裡殺手追殺由外星殖民地非法潛回地球的「類人」那條主線情節，雖然在場景和氛圍上，也盡量想營造出核戰後的世界，但實際上並沒有能把握住原著中那種比較清冷而殘破的感覺，或許是因爲傳統觀念裡，科幻電影應該拍得場景絢麗的緣故吧。而狄克這本書最爲人稱道的一點便是用於書名的諷刺意味，在那個時代，人的生活重心和地位表徵竟是豢養的動物！沒有能力養活生生的眞正動物的，至少也得養一隻外觀幾乎和眞的動物一樣毫無二致的機器動物（如果androids可譯作「類人」，那麼這些電動的機器動物，也許可以稱爲「類牲」吧）。這個主題在影片裡卻付諸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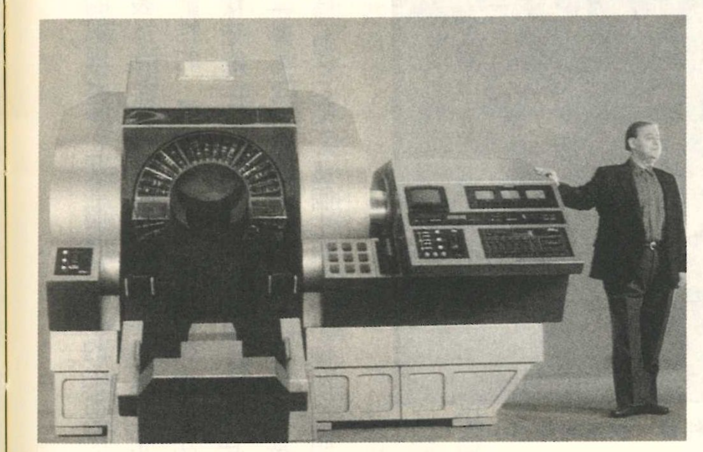
⊙《銀翼殺手》改編自菲利普．狄克的長篇小說，哈里遜福特和西恩揚主演。

差幸《銀翼殺手》的編導還保留了狄克這本小說裡的另一個重點，就是「類人」在外表上和人類毫無兩樣,唯一的差別是他們沒有「過去」，很多的「背景」和「經驗」都是在製造時輸入的，因此透過頗爲複雜的問答式心理測驗，就可以辨識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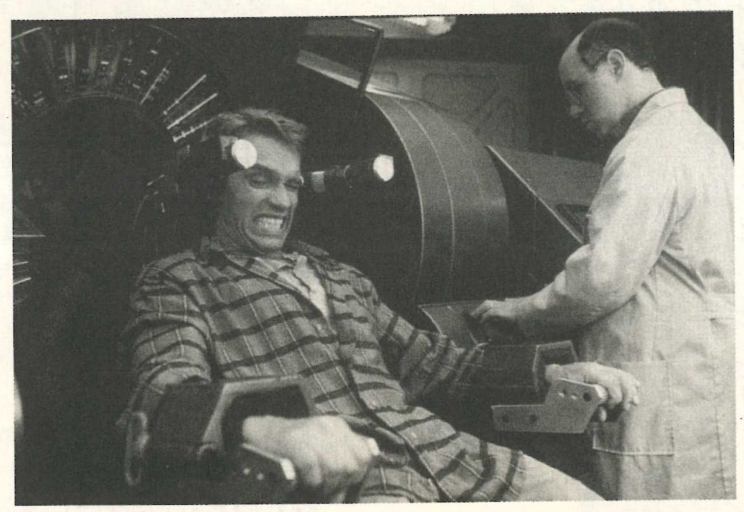
這種「記憶移植」也在《魔鬼總動員》裡用到，只是不像《銀翼殺手》裡用於「類人」，而是施之於「人類」，而且在「目的」上也大不相同。所以原先在《銀翼殺手》裡，「記憶移植」雖是一個關鍵因素，但在呈現上並未刻意強調，到了《魔鬼總動員》裡，卻成了主戲之一，因爲這回的做法，目的是爲了讓一個人在身份認知上產生混淆，事實上我們更可以說是爲了要讓人更易身份。

我們平常最容易確定身份的東西就是名字，或是相等的識別符號，像身份證號碼、工作場所的代號等，但這些識別符號其實都是輕易便可更易的。所以嚴格說來，以姓名來確定身份，其實不如已有的背景和生活經驗，而這些又抵不過潛


藏的記憶，因爲我們從很多小說與眞實事件裡，都看到很多「製造」背景與經驗的成功例證，但直到現在爲止，再進步的科學也依然無法控制人的思想，尤其是潛意識的部份。如果能將一個人的過去和他所有的記憶全部更改的話，那就等於是換了一個人。


⊙《魔鬼總動員》裡的記憶移植機。


所以簡略的說來，《魔鬼總動員》的重點就是在身份的認知上，讓主角迷惑地想要求解「我不是我，我該是誰」的問題，連帶地也引起觀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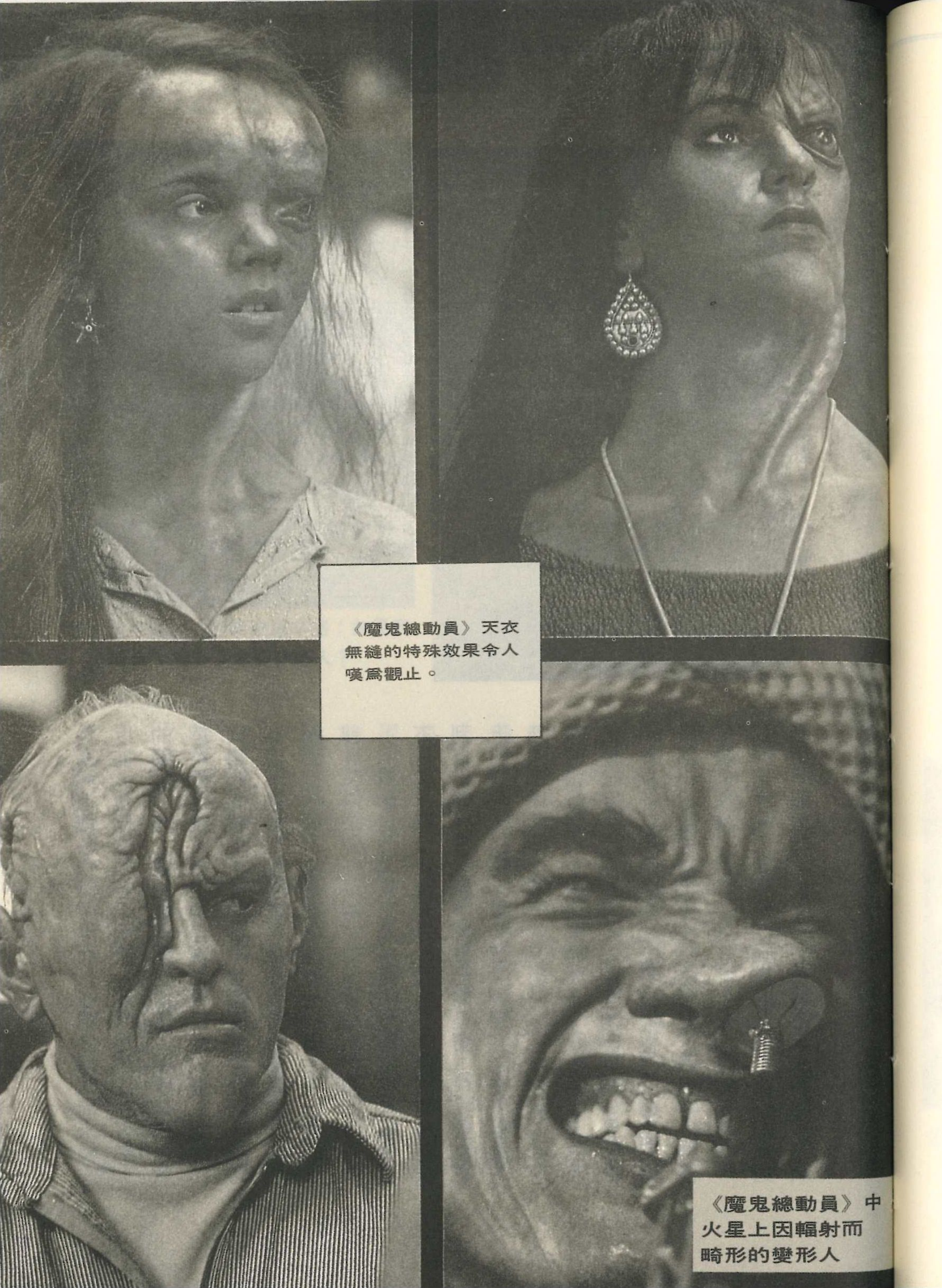

⊙在記憶移植機上掙扎的阿諾史瓦辛格：更改一個人的記憶就等於整個改換了一個人。

好奇，想要辨明那個人物的眞實身份，而編導又把夢境和現實糾纏在一起，多重身份的轉換，更造成眞我和僞我的撲朔迷離，讓人有無從選擇的困惑。

爲了強調這個主題，編導甚至在最後一場決戰的高潮裡，設計出一種可以投射出形如眞人的立體影像的機器，製造身外化身、虛實相間的效果，來和前面的身份變化相呼應，也因此使主角在最後眞相大白時所作的抉擇更富於積極而正面的意義。

由這樣的角度來看，其實《銀翼殺手》裡也談的是「身份認知」的問題。菲利普·狄克在寫這兩篇作品的時候，不知是不是所謂的「身份認知危機」正在流行，或者是他個人對這個問題相當重視，當然也有可能全屬巧合。無論如何，這樣的主題確實是會讓有心的觀衆多所思索的，而對一般觀衆來說，包裝在外的「科幻」也有相當多的熱鬧可看；就電影也該有的娛樂功能來考慮的話，這兩部片子的成績都是值得肯定的。

✲



《魔鬼總動員》天衣無縫的特殊效果令人嘆爲觀止。

《魔鬼總動員》中火星上因輻射而畸形的變形人

尼采筆下的超人

評《魔鬼總動員》

◎焦雄屏

《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據傳是有史以來最貴的電影——成本自七千萬至一億美元謠言不一，但是，它貴得有道理。電影中天衣無縫的特殊效果（如變形人的化粧，立體複製影像，人物自另一人物中爆裂而出，X光透視人骨骼的動作，三個乳房的女人，長在另一人肚子上的人頭，地球上公元二〇八四年的城市外貌，火星上晦黯的紅色峽谷沙漠，火星冰河自山底溶解，釋出無數白色空氣），已經令人嘆爲觀止，而緊湊的剪輯，鏗鏘有力的動作與暴力場面設計，曲折而富哲學味的劇情，都將使它成爲科幻片的經典之一。

全片主題集中在人類亙古以來常捫心自問的議題：「我是誰？」男主角是未來世界中的勞力工人，生活在現代化的公寓中，有個美貌性感的妻子。一切看似平靜無波，唯男主角半夜常作惡夢，夢到自己與另一個褐髮美女站在火星乾涸不毛的峽谷頂，驟然之間爲人追逐跌落，氧氣罩破碎，他的臉孔也瀕於變形，眼珠凸爆而出……。

金髮妻子的安慰，並不能平靜男主角對火星的嚮往。雖然其妻形容火星是「枯燥、乏味、醜陋」，而且有關火星叛軍暴動革命的新聞時常出現在螢幕新聞中，男主角仍冀望有一天能一了火星之旅願望。在地下鐵的電視廣告中，他看到了移植記憶旅行社(Rekal)的廣告：人不必實地旅行，旅行社會用電腦程式替顧客植入記憶，而且顧客可以自選身份、自選伴侶，稱之爲 ego trip。男主角高興地報名一試，然而，在電腦程式尚未輸入以前，他已喚回若干記憶，他原是居住在火星上的間諜，有人曾將他的記憶抹去。在歐斯底里狀態中逃走後，男主角發現世界已經改變，他的好同事想謀殺他，他的妻子也想置他於死地。換句話說，他不是他自己，他的眞實身份暴露，而所謂妻子、同事全是安排他有另一個生活記憶的陰謀。





⊙從腐下肚子中爆裂而出的火星叛軍領袖。

電影自此進入正題。男主角問道：「如果我不是我，那麼我究竟是什麼人？」他的使命是找到自己的身份，也了解自己的任務——拯救火星上的同胞，因爲火星的空氣資源控制在搞獨裁的商人手中。

根據科幻小說作家菲利普·K·狄克《我們出售記憶》(*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小說改編之《魔鬼總動員》，與狄克另一部小說改編之電影《銀翼殺手》，甚至本片導演保羅·魏赫芬(Paul Verhoeven)所執導的另一部科幻片《機器戰警》，都擁有相似主題，即人對回憶、慾望的執迷：人必須回歸到原始的回憶狀況，才能追尋到人性的根源。但是，人的記憶到底是如何構成，自母體到成長，到暫時性遺忘，到機械性的植入記憶，幾乎已是不可解的神秘。在影史上，關於記憶的作品，有至爲哲學藝術的《去年在馬倫巴》，有接近詩及論述的 *La Jetee*，有極端懸疑、戲劇化的《迷魂記》(*Vertigo*)。《魔鬼總動員》以科幻片的外貌探觸到如此有趣的議題，編劇朗諾·蘇塞(Ronald Shusett)、丹·奧班能(Dan O'Bannon)以及姜·波維(Jon Povill)功不可沒。

⊙記憶被竄改的阿諾史瓦辛格：如果我不是我，那我究竟是什麼人？

事實上，《魔鬼總動員》也接近人在精神崩潰邊緣的歇斯底里狀況。有一天，你忽然發現，你不是你自己，而是另外一個人，你的現實世界瓦解(妻子仇視，同事反目，周遭的人全在迫害你)，而你必須找到自保及求生的方法。《魔鬼總動員》在此十分可信地營造資本社會發展的極致，過度的科技及機器，全然抹煞了人性，人必須在浩瀚的物質和資訊世界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才不會成爲科技地獄的犧牲品。在這個層次上，人的意義和使命變得多麼根本，我十分同意美國某影評將主角阿諾·史瓦辛格的使命，視爲尼采筆下的超人意向。《魔鬼總動員》雖然是熱鬧的科幻娛樂片，其輻射出的意圖及結論，卻非無大腦的消費用完即丟產品。

來自荷蘭的傑出導演魏赫芬，能在好萊塢立足而且不受制於遊戲規則，顯見將是可期待的重要導演。

(原載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七日《中時晚報》新影藝)

*

談《魔鬼總動員》的瑕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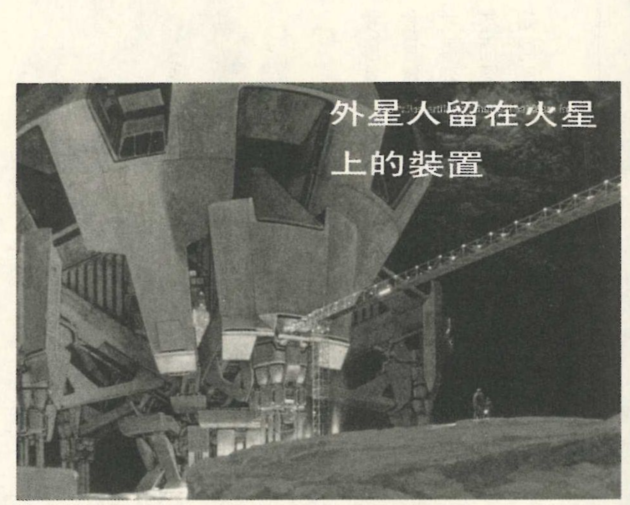
⊙蔡秉勳

以「人類建設火星」爲題材的科幻小說常見，比如亞瑟・克拉克所著的《火星之沙》(*The Sands of Mars*)便爲其中之傑作。該文提出了將火星的兩個衛星中之「佛伯斯」(*Phobos*)引發介子共振反應，變成另一個小太陽，提供火星居民所需的光與熱。而加速了火星植物「野氧草」的合成氧氣速度，改善H_2O與O_2在空氣中的含量，更使得寶貴的水氣不致冰封在兩極的冰帽中達半年之久。其巧思眞是令人嘆爲觀止。

同樣是描寫火星氧氣含量增加之情形，《魔鬼總動員》便略爲誇張與缺乏創意了些。第一個瑕疵便是火星如何能在短短數分鐘內提高氣壓到人類可忍受的範圍內。電影中是一開加熱器與風扇，大量的氧氣立即衝出，並覆蓋在火星表面，及時挽回男女主角的生命。如此安排的確有助於戲劇張力，但是在可能性方面卻值得推敲。

第二個不大精彩之處在於又提到了外星人如何地爲了人類著想。對於一個看了一些SF小說的讀者而言，把好事都推到外星人上面似乎是老生常談，不夠創意。當然這只是小小的主觀看法，不過若是多著墨於人類全力改善生活方面，這部SF電影當更發人深省。

儘管有些小缺點，這部電影仍不失爲科幻片的經典之作，可與《外星人》、《第三類接觸》、《科學怪人》、《無底洞》等片共稱爲SF電影之里程碑。而《魔鬼總動員》佈景之華麗、逼眞，用心之處，實爲SF電影之典範。回味第一次觀賞後的反應，當眞是繞樑三日，時時想起影片中的精彩片斷，爲本片原作者與全體工作人員的大腦喝采！ ✱



⊙魔鬼阿諾雖然神勇，到頭來還是要靠外星人留下的裝置才解救了火星上的人類。

雨‧淚‧黑色幽默與畸零悲情

淺談《銀翼殺手》的原著與電影

⊙洪 凌

我所見過的事物你們人類絕對無法置信
我目睹戰船在獵戶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燒
我看到千萬個海洋在黑暗中幽光閃爍……
然而這些時光都將在時間的洪流中消逝無踪
如同雨中的淚水

——摘自複製人羅伊臨終前誦唸的詩句

末世都會寫照

似乎某種神秘的血緣使然，不少涉及核戰毀滅後、在廢墟上重建起的未來都會科幻小說，都偏好二〇一九年這個年代（註1）——由菲利普‧狄克所寫的，*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和由此書改編成的電影《銀翼殺手》（又譯為《二〇二〇年》）亦以十分弔詭迷人的描摹方式定義了二〇一九年，這個我們帶著疑懼不安情感所揣想出的怪誕未來。

無論在小說或電影中，象徵殘破與尖端並存、既封閉孤寂又囂狂難解的都會造像——即頹敗之餘仍不甘寂寞的地球縮影——不但是銀翼殺手和複製人的競技場，更是那些在椎心絕望之外仍奮力綻現生命倔強的人們，其性格和命運的代言者。

正當輻射塵已然肆無忌憚地愛撫著蒼衰地球的每一處角落，外星移民的誇張廣告在巨型圖騰般的建築物上，和推銷速食麵的中年女人徐娘半老卻款擺生姿的手勢相互爭寵，大多數已浸淫在突變基因的病兆中、通不過移民健康檢查的沮喪人羣只得將生存的狂喜寄託於飼養一隻「眞正的活寵物」和從小盒子裡體驗新興宗教「墨西」——一位宛如末日耶穌的衰弱老人——聖徒般的受難，由一面被石頭砸打、一面竭力攀爬上垃圾山的自殘體驗得到救贖時，六位由泰爾公司製造的最新型Nexus 6複製人，由聰慧的心智衍生出自由意志和反抗行動，自原本將他們視為奴工的外星潛回地球。而身為「銀翼殺手」（即複製人退休執行者）的主角戴克（Deckard）便在陰冷詭譎、龐克和罪犯、低能兒和人造寵物熙攘混雜的街道巷弄間，和渴求延長生命且獲得尊嚴的複製人展開彷彿生死辯證的獵殺過程。

菲利普‧狄克的冷嘲與慈悲

還沒有看電影前，先看小說時，只覺一股自諷諷人的譏誚——或許亦可說是黑色幽默——由作者似謔似嘲的語句散逸開來。無論多麼悲酸的事實，經由他尖銳到近乎寡情的描述，似乎只是

冷淡且空洞的必然。重複多看幾次，以及看完電影後又重閱原著時，反而有種淺淺的釋懷以及若有似無的欣慰。菲利普・狄克的慈悲無法令人一觸即得，他所描寫的末世繪，疏離枯冷甚於淒慘悲慟，通常令人乍看之下會哽在他看似毫無哀憫情懷的荒誕嘲笑裡，連悲傷都洋溢不出來；他的作品得細細品味，耐心挖掘出深藏在冷涼淡漠語氣下的惆悵無告。

和電影相較，小說顯然缺乏鮮明的俐落情節、浪漫唯美的悲劇情懷，以及更凸顯複製人矛盾慾求的立體刻鏤。從最大的不同點——戴克和泰爾公司的一位女性複製人蕾秋（Rachael）的戀情，我們得以窺知切入角度的差異。

在電影中，被前妻稱為「冰魚」（a cold fish）的戴克實則是個感情豐沛、敏銳善感的浪漫主義者。他專執地愛戀著蕾秋，結局更以他們和掙脫鳥籠的白鴿排比，暗喻戴克和蕾秋逃離令人莫衷一是的悲涼客體環境，奔向自我和愛情的實踐處所。我們看到導演（或編劇）的意圖：讓自由與超越屬性（人類和複製人結合）的愛情抗衡沈黯



⊙在殘破陰冷的末世都會中追殺複製人的「銀翼殺手」戴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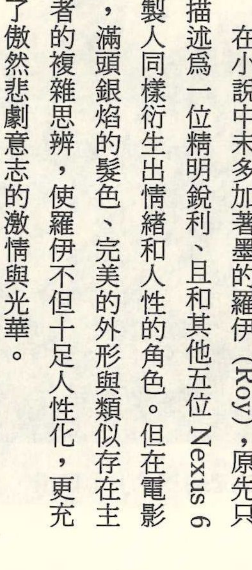


⊙戴克和複製人蕾秋的愛情為一片荒涼的末世世界注入了柔情與希望。

無光、頹廢冷澀的集體意識。但小說中的戴克，雖也愛上蕾秋，但最後亦冷然地殺死了一位和蕾秋長著一模一樣臉譜、身體的 Nexus 6 女性複製人，帶著間接殺死蕾秋的罪疚感，滿懷蕭瑟地回到居住的公寓，設法和妻子在可想而見的沈寂未來覓求一點慰藉與柔情。菲利普・狄克刻意以「非解放」的方式，讓未得到大起大落情緒衝擊的讀者試圖思索：已經全然泯除奔放、率性的低調情境下，人是否有能力在更艱澀的前提下經營自我的人性與靈性？由戴克最後和妻子近乎全然真摯的互相撫慰，也許隱約訴說了菲利普・狄克的慈悲與寬容吧。

或許可以這樣說，電影的結局令我們悲喜交織；而小說的最終卻讓心中的冷涼和溫情融合化一，只餘留說不出的無數欲言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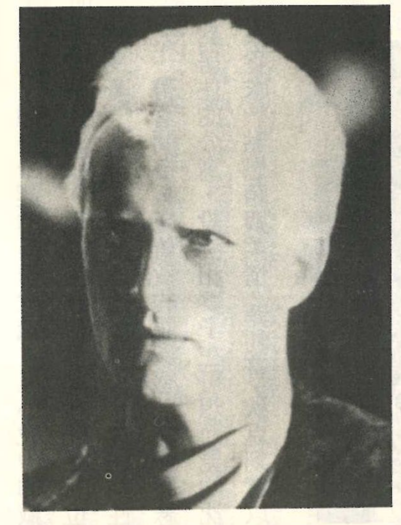
電影的意外焦點——複製人



在小說中未多加著墨的羅伊（Roy），原先只被描述為一位精明銳利、且和其他五位 Nexus 6 複製人同樣衍生出情緒和人性的角色。但在電影中，滿頭銀焰的髮色、完美的外形與類似存在主義者的複雜思辨，使羅伊不但十足人性化，更充滿了傲然悲劇意志的激情與光華。

在尋覓到複製人的上帝——泰爾博士——時，羅伊與之交談顯現出的愛恨交織，且最後猛然親吻

泰爾博士後充滿悲愴與殘戾地扼死他時，象徵弒父的場面，宛如希臘三大悲劇之一的「伊底帕斯王」般慘厲泣血又動人心魄。而最後在同伴皆死後，和戴克對峙的羅伊，以壓抑痛苦的傲然和對生命本質的洞察，凜然如王者般地步入死亡的終局。在死前一刻，用被鐵釘穿透的手掌挽救了快從高樓摔下去的戴克，在懷中白鴿飛向天空的同時，以優雅固執的表情誦完「雨中的淚」詩句後方垂首死去的羅伊，正如戴克所言「他所要的，也只是一個答案——我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我能活多久？」但我以爲羅伊是個象徵性十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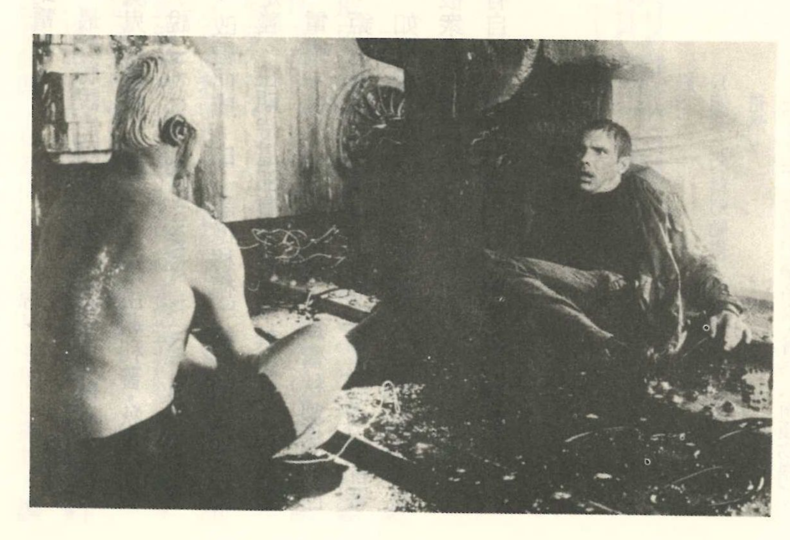
⊙充滿傲然悲劇光華的複製人羅伊



⊙羅伊在高樓危壁上追逐倉皇逃命的戴克；「你感到恐懼嗎？」他問道，「這就是我們身爲奴隸的感受！」



⊙羅伊在臨死前一刻救了墜下高樓的戴克一命；只有四年壽限的複製人比人類更懂得珍惜生命——包括別人的生命。



⊙所有這些時光都將在時間的洪流中消逝無踪，如同雨中的淚水……壽限已至的羅伊嗟嘆著生命的短暫，垂首死去。

角色，在苦思著生存和死亡分野的主題下，他以孤絕偏執的方式驗證了生命的神秘與自我的熱情足以壓倒死亡的空無與屈辱。

就某方面來說，複製人和泰爾博士的關係正如人類和未知造物者的關係。複製人想向他們的上帝詰問、控訴、甚至取而代之；而諸多科幻作品中闡述的進化期待，亦是這種「人—神」關係的互動化身。《銀翼殺手》以潮濕、細雨霪霏的蒼黃色調、酷似四、五〇年代紐約的風貌，將不同的命題、質疑、和反思濃縮在一場無法界定孰是孰非的生存競鬥裡，更令人在滿懷疑惑的同時，感到落寞難言。

餘韻繚繞的迷惘

在著名電子樂大師范吉利斯（註2）陰鬱中蘊含無限甜美的樂曲中，音符慵懶地撫掠過或淒烈或憂柔的場面，空曠的回音更透露出幽渺的想像空間。《銀翼殺手》的電影，獨特的打光及場面塑造和相得益彰的絕美配樂印證了它是部成功的科幻電影。

最近聽說由阿諾・史瓦辛格主演的科幻電影《魔鬼總動員》（註3）亦是由菲利普・狄克的短篇小說'*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改編而成，由「記憶移植」探討眞實與虛幻的定義。在期待這部電影之餘不禁思及《銀翼殺手》電影中的一景：泰爾博士爲蕾秋製造的回憶，鉅細靡遺到連夏日午後捕捉昆蟲的情境都精確一如電影分鏡表——誠然在世紀末的現代，對於被衆多符碼異化、甚至物化的人們，是否確定保有自我，似乎已然成爲一項曖昧的變數了。

註：

1. 如著名的科幻動畫「阿基拉」（AKIRA）亦如是然。
2. Vangelis，電影配樂名家，曾爲《南極物語》、《失踪》、《火戰車》配樂。
3. 筆者撰寫此文時，《魔鬼總動員》尚未上映。

*

人道主義與人類本位主義的困頓

評《銀翼殺手》

◎周銘賢

二十一世紀初，泰爾機器人公司發明了「連結六號」（Nexus 6）複製人，其智慧、力量皆與人類相仿甚或過之，唯一的限制是只有四年的生命。但由於一次星球殖民地的血腥暴動，複製人被宣告禁止進入地球，違者可就地強迫「退休」——加以處決。

主角戴克（哈里遜福特飾）即爲追殺四個逃回地球之複製人的先鋒特勤組人員，在臨危受命的情況下，展開一連串的調查追殺行動。

一個這樣的劇情，依好萊塢的傳統作法，應該是自始至終驚心動魄，甚至毫無冷場。但是觀衆所看到的，卻是感覺如詩如畫的淡淡曲調，讓人回味不已。

在此我所要說的重點不是《銀翼殺手》這部電影的美學（看過的人應該都感覺得到）或技巧，而是這部電影帶給我的一些感受。

複製人是否有生命？這個未來科學帶給我們的社會問題，科幻作家早已思及並加以探討。讓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如果有一種人類無法想像的(生命)形態問他們自己，人類是否爲合乎他們標準的(生命)形態呢？

在《銀翼殺手》中，賦予人類就地處決連結六號複製人的合法理由是：這一型機器人有暴力威脅人類的傾向；我想除此之外也找不出更新鮮的理由了。

導演萊得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曾導過《異形》等)在此顯然遭遇兩難的情況，一方面要使哈里遜福特這個傳統的科幻電影英雄行爲合理化，使他看來不會好像反而成爲壞蛋；一方面又要給予複製人掙扎的人性。前者只要讓複製人殘暴殺人，很容易塑造；後者卻因此在整部影片中顯現矛盾性，然而還是能讓人對複製人產生同情。記得第一次觀看《銀翼殺手》時，複製人左拉被戴克擊斃，導演運用慢動作，配以哀沈的音樂，只見左拉身著透明膠衣，衝破層層的玻璃倒下斃命……這一幕實在帶給我不小的震撼，而我對這部電影中的複製人的同情也由那時候開始。

連結六號複製人因暴動、攻擊太空船、殺人而被禁止進入地球，甚而可就地處決，這種理由與作法似是而非。就以當前的世界而論，絕大多數的暴力事件，那一件不是所謂的「正常人」幹出來的？在我們懲罰這些人之前，甚至都必須先經過審判！



⊙複製人左拉爲了保命與追殺她的戴克搏鬥，其後戴克卻在她逃跑時從背後射殺了她。

複製人一切的過去，一切的記憶，都只是製造複製人的工程師所賦予，這是複製人宿命的悲哀。而片中複製人之所以回到地球來，也只是爲了延續其短短四年的生命。

但是，無可否認的，《銀翼殺手》雖然站在人類的立場，但也照顧到了複製人的觀點。然而，仍然提不出一個答案。

在原著中，那是一個眞實而活生生的寵物極端稀罕昂貴，機器動物卻衆多而便宜的時代。如果這種情況也符合人類的處境的話，複製人是多數，那麼該被強迫「退休」的又是誰呢？

在影片末尾，觀衆才知道女主角蕾秋(西恩揚飾)是特製的連結六號複製人，並沒有存活的時間限制。雖然戴克說不知道能和她在一起多久，但觀衆應該都心裡有數，顯然又是好來塢一貫的結尾——「壞人」統統死光光，男女主角則統統活下來共譜鴛鴦曲。

「……我望著海上的餘暈，在黑暗中氣象萬千，所有的這些時光，都會在時間的洪流中消逝，像雨中的淚一樣……」羅伊(魯格豪爾飾)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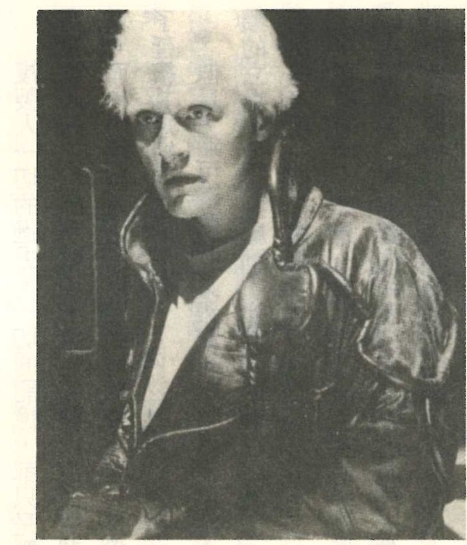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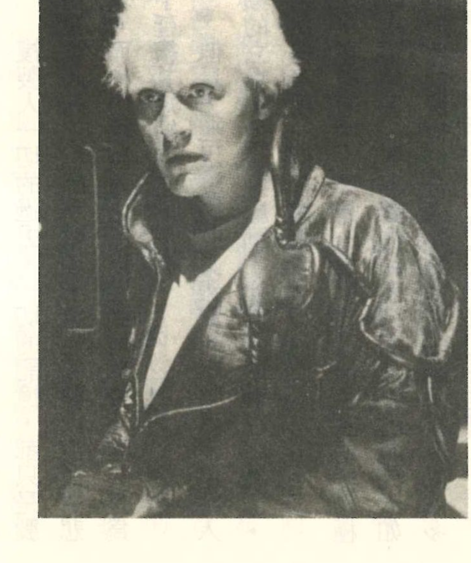
⊙複製人普麗絲裝扮成假人模特兒，但仍逃不過戴克的法眼；在人類的眼中，複製人也只能算是個「假人」吧！

命的最後一刻，救起了戴克。「……也許在最後的時刻，他比以前更珍惜生命，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還有別人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我有多久的生命……」而戴克的生命最後竟是靠複製人幫他撿回來的。

佛說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與色、受、想、行、識五蘊，那麼，複製人算不算也是人呢？猶太人要生存，巴勒斯坦人要生存？人類要生存，複製人要不要生存？

白鴿緩緩的飛向天空，只是不知道複製人的故事是否就此終止。

＊

⊙羅伊所追尋的，不也正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追尋的：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我有多久的生命？

⊙普麗絲一如她手中殘缺不全的玩偶娃娃，也是人類製造出來的玩偶，她的造物者宰制了她的命運。

狄克專輯⑦ 影迷觀點

《銀翼殺手》觀後

兼譯戴克的來函

⊙郭 燦

一個警察（殺手．複製人的終結者）奉命追殺科學家所製造出來的複製人，卻兩度爲複製人所救，並與複製人產生愛情的故事，探討嚴肅的「存在」問題：人應該是由外在形體或由內心特質所定義？編導手法不俗，劇本結構不僅完整，而導演利用光影效果所創造出來的影像，頗含詩意，更令人印象深刻，與時下一些低俗趣味的商業電影，當不可同日而語……

看完《銀翼殺手》影片後，我興致勃勃的寫了一篇觀後感，正準備投稿給《幻象》老編，卻在這時候收到由「異次元時空快遞公司」送來一封署名戴克的信函，著實令我納悶許久。打開一看，由於他寫的全是科幻術語，於是只好拿起手邊的「科幻百科」邊看邊譯。讀畢全文，才赫然發現他文中所寫的全是指責我這篇觀後感的種種謬誤，當然他文中也提到希望經由我的管道將他的信函公諸於世，以「昭告」天下，避免別人往後遇到同樣的問題而犯同樣的錯誤，於是我也只

好照辦。今將他的來函摘譯如下，文中難免摻雜個人意見，所以人稱問題非筆者所能控制，而文中括弧處，算是筆者觀劇後以及對他信函的一種眉批。

他文中首先提到他目前跟蕾秋（泰爾公司產品——無終結日期的女複製人）正在一處洞天福地過著神仙眷屬般的生活，而他也忘了他所處的年代是紀元幾年。接下來他就提到當初奉命執行追殺複製人任務的整個過程：

我本來已經辭掉了警察職務，卻又被徵召出馬。重新走上街頭去追殺複製人，感觸特多，這個都市似乎變得更混亂（未來城市模式——大型商業廣告看板等，與另一劇《回到未來II》的明亮清新世界大異其趣），人口也愈來愈多（多民族的融合，美國的立國精神？細心的觀衆是會注意到紙傘藝術或人文活動等）。執行命令是我的工作，但我是個人道主義者，我曾自私的以爲自己的存在具有某種意義，但經過了這次事件，我才了解，其實每個人都是重要的，這樣的思想令我十分悔恨在女子背後開鎗，以及在羅伊臨終時，我亦只能眼睜睜的看他死去所感受的那種難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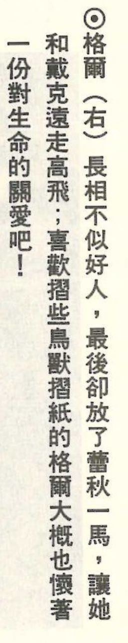
⊙戴克原本盡責地在擁擠混亂的地球都會中追殺複製人。

Philip K. Dick

剛開始接觸到官僚組長及同事格爾時，我是對他們有種嫌惡感，但我卻蠻欣賞格爾的摺紙藝術（導演停格．重複兩次．伏筆、與後面連貫）。我記得蕾秋曾問我對他們所做的測試，自己是否也曾受測過，我當然只能沈默不語，因爲，我覺得那些問題眞是庸俗無聊，不知是否僅是爲了套用地球先哲孟子所說胸中正與否和眸子瞭眊之別？這樣的沈默亦發生在他們（複製人）攻擊我時，他們問我是否恐懼，我只能無言以對，道理都是一樣的。

在羅伊臨終時，他所說的話當然是富有形而上哲學意味的，雖然我不知道他手中的白鴿從何而來（全片的一點小疵），但我相信牠所代表的意義——生命與和平。他所追尋的，不正也是人類一直嚮往的眞理：生從何來？死往何去？能活多久？再套句地球先哲沙子所言：人的最終希望，就是想成爲上帝（不朽），然而上帝（不朽）卻又根本不可能存在。

最後，我回到住處，正要與蕾秋一同離開時，卻發覺格爾曾經來過（以撿起獨角獸摺紙表示），



⊙格爾（右）長相不似好人，最後卻放了蕾秋一馬，讓她和戴克遠走高飛；喜歡摺些鳥獸摺紙的格爾大概也懷著一份對生命的關愛吧！

這時，我才想起他臨別時所說的話（O·S畫外音）。不管自己對他們是否還存有嫌惡感，我認爲他們（官僚）總算做對了一件事，於是我決定永遠離開那個地方（電梯門關閉，導演手法，表示有隔絕意味，所以片尾出現的是大自然景致，與劇首的混亂形成對比）。

戴　克

紀元〇〇〇〇年〇月〇月

這便是戴克來函的摘錄。我遵照他的要求，將這封信寄給了《幻象》，因爲，戴克在信末也曾提到，他相信科幻雜誌的讀友們必定與他心靈相通，能深切的體會他的感受和了悟。

讓我們一同祝福這位最終了悟了生命的意義的前任「殺手」和他另一種生命形式的愛侶吧！不論他們身在何處，祝福他們！

後記：文中人名全爲音譯，若有願意一同討論戴克的來信者，請致函「郭燦工作室」。煩由幻象雜誌轉交。＊



⊙鴿子—《銀翼殺手》中唯一非人造的活生生的動物—象徵著生命與和平。

什麼是（好）科幻？

⊙菲利普·狄克著／史慕思譯

在定義什麼是科幻之前，讓我們先定義什麼「不是」科幻。我們不能把它定義爲「以未來爲背景的故事（或小說、戲劇）」。像太空冒險故事就是以未來爲背景，但不能算是科幻。它只是發生在未來的太空中，牽涉到高科技的冒險或戰爭故事。爲什麼它不能算是科幻呢？它看起來很像，但缺少了新奇或與衆不同的意念，作爲其主要的成份。事實上，科幻也可以把故事的場景設定在現在，像錯列世界（譯註1）小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好了，如果我們把未來和高科技這兩個一般人心目中的科幻要素抽掉了，還剩下什麼足以作爲科幻的特質呢？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假想的世界，一個不存在的社會，但可以從我們既有的社會推衍而得。也就是說，既有的社會是通往假想社會的跳板；這個社會在某些方面走上不同的發展方向，也許與既有的社會正好完全相反，這也正是錯列世界小說的主題。總而言之，它基本上是我們所處身的世界，但被作者以犀巧的心靈動了一些手腳，以致變成另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奇異世界。這個世界應該至少有一個地方跟我們的不一樣，而這一個不同點應該強烈到足以讓這個新社會發生一些

獨特的事件，而這些事件是從未在我們的社會，或是任何已知的過去及現代的社會發生過的。當然，作者所動的手腳應該基於一個完整的意念，而不是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這正是科幻的基本要素：作者基於某個意念，在他心中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又把這個新社會形諸文字，最後帶給讀者心靈上無比強烈的震撼。

現在，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區分科幻跟奇幻小說。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讓我稍微做個解釋。就拿西奧多．史特金(Theodore Sturgeon)的傑作《超越凡人》(*More Than Human*)中的變種人來說，如果讀者相信這些變種人可能存在，他就會把史特金的小說當科幻看；反過來說，如果他認為變種人就像巫師和噴火龍一樣，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他就在讀一本奇幻小說。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奇幻小說所講的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而科幻所講的東西在適當的條件及前提之下，是有可能發生的。但這並不能作為科幻作品的公式，因為判定孰為可能，孰為不可能，全憑作者及讀者主觀上的認定，並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讓我們進一步研究，什麼才是好的科幻。作者所採用的意念必須是全新的（或是舊意念的新的衍伸），而且它必須能夠打開讀者的心智，侵入他的心靈，激使他思考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這樣說來，一部科幻作品好不好似乎全憑個人的喜好，而沒有公認的所謂「好科幻」；然而，我仍然相信，是有這麼一個東西叫「好科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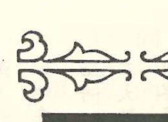
我想富勒頓加州州立大學的衛理斯．麥克奈理博士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註腳。他說，科幻裡眞正的主角是意念，而不是人（譯註2）。如果這是一部好科幻，則其中的意念一定是新奇的，它一定非常有啓發性，能引起讀者心靈中的連鎖反應；它可以說是解開讀者心靈鎖鍊的鑰匙，讓讀者像作者一樣，開始創作屬於自己的想像空間。科幻本身是極富創意的，它也能激發更多的創意，而這一點是大多數主流小說做不到的。我們（我現在是以科幻讀者的身份發言）讀科幻，是因為喜歡體驗科幻意念在我們心靈中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因此，最好的科幻最終應該是作者與讀者的共同創作，而且彼此都從創作中，獲得相當大的樂趣——一種發現新東西的樂趣，而這正是科幻最終，也是最主要的成份。

（摘自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
作者所寫的一封信）

Philip K. Dick

《譯註》

1. 錯列世界(alternate world)小說的場景通常是設定在我們所熟悉的環境中，可能就在你我的周遭，或是過去歷史中的某個定點。作者通常會巧妙地在某個關鍵點動了手腳，如科技提早進步一百年、中國統一了全世界、軸心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等等，使得這個錯列的世界與我們已知的世界產生了鮮明和令人驚異的對比。一開始讀者的反應是：「有沒有搞錯啊！」但一部成功的錯列世界小說會誘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錯列世界，而所謂的眞實的世界反而成了錯列的。
2. 事實上，狄氏本身卻是科幻文壇中少見的擅長塑造人物的科幻作家之一。



記憶總動員

《魔鬼總動員》原著

◎菲利普．狄克著 史慕思衍譯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歟？

莊子內篇 齊物論

他感覺自己已漸漸清醒；但夢境卻又變得更加清晰。火星神秘的召喚，彷彿從夢中跨到了現實世界——在火星雄偉的山谷間漫步，該是一樁多麼奇妙的經歷！他愈想愈興奮，對於火星之旅的渴望也就愈來愈強烈！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的感覺，似乎也在腦海中隱隱約約浮現出來……

「該起床啦！聽到沒有？你這個懶豬！起——床——啦——」老婆帶著幾分睡意，沒好氣地拼命吼著。

「起來先去燒壺咖啡！」她總是不忘加上這一句。

「好——知道啦！」他不耐煩地答允著，然後使勁伸了一個長長的懶腰，便光著腳丫從臥室蹿到廚房。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按下咖啡壺的按鈕，這才如釋重負地在餐桌旁坐下來，隨手掏出一小罐鼻煙，心滿意足地吸了個過癮。劣質的煙膏針扎般地刺激著鼻孔，燒痛了上顎，可是他卻仍然感到甘之如飴——因為這種滋味不但可以提神醒腦，更能夠讓那些天馬行空的幻想和願望立刻變得份外真切。

「我一定要去……」他突然自言自語起來：「這輩子非他媽的去一趟火星不可！」

不過他自己心裡也很明白，其實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痴心妄想——火星之旅，目前為止還只是那些富商巨賈和政府要員的特權；自己做夢都不該有這種奢望。每天朝九晚五地為生活奔波——食衣住行、柴米油鹽……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斷地提醒他：認命吧！你只不過是個吃不飽餓不死、看人臉色替人當差的小職員。每晚回到家以後，還得繼續忍受老婆無止無休的嘮叨：不要

一天到晚胡思亂想，否則整天的白日夢做下來，上床的時候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幾了……不過對於這一類的疲勞轟炸，他倒是一向處之泰然；反正，對老公冷嘲熱諷原本就是老婆的天職。

「免得你上床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是老幾了！」老婆還眞有點幽默感！一想到這裡，他竟不自覺地笑了起來。

「你又在發什麼癲？」老婆的吼聲隨著長長的睡袍一起掃進了廚房：「一定又開始做白日夢了，你永遠有做不完的夢！」

「沒──錯──」他故意一本正經地回答，眼睛卻仍然盯著窗外熙來攘往的車輛，以及一群又一群趕著打卡如同趕去投胎的上班族。幾分鐘之後，他自己也得成爲其中的一份子──無可奈何，卻也無所選擇。

「瞧你笑得那副德性，八成又是夢到哪個波霸脫星了！」老婆的口氣愈來愈咄咄逼人。

「妳想到哪裡去了！」他立刻義正詞嚴地答道：「不是脫星，是火星！我剛才夢見自己在火星上面漫步。四週一望無際，佈滿了巨大的火山口，裡頭還有各式各樣數不盡的奇花異草。」

「奎爾……」老婆突然無限溫柔地叫著他的名字，然後又嬝娜地在他面前緩緩蹲下，害得他一時之間簡直不知如何適應。

「你不要總是想那些不可能的事，好不好？眞想要旅行的話，海底世界可比火星美麗幾千幾萬倍！這你總不能否認吧？咱們只要租兩套人造鰓，休一個星期的假，就可以到海底城去玩個痛快……」她忽然又打住，翻臉如翻書般地恢復了兇巴巴的口氣：「你根本沒有在聽！人家好心好意告訴你，我的計劃可比你那個火星白日夢好得多了。可是你卻連聽都懶得聽……」她的聲音這時又拔了個尖：「我的天哪！你究竟是中了什麼邪？到底想要幹什麼？」

「我想要去上班──」他也有點火了，一個箭步跳出廚房，連早餐也不想吃了。

「你眞是無藥可救，一天比一天瘋狂！我看總有一天你會被送到……」

「火星上去──」他頭也不回地衝出家門。

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地方兒有趣！我若能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願意……」

曹雪芹　紅樓夢第五回

剛剛鑽出計程車，奎爾便陷身在鬧市的人潮裡。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從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慢慢地挪到了那棟前衛建築的正門，然後就猛地停下脚步，開始仔細讀著正上方五顏六色的多媒體招牌。事實上，他早就已經好好研究過這個廣告，但是感覺卻從來沒有今天這麼眞切。因爲，今天他終於下定決心，決心去完成這件遲早都得完成的事情。

神遊

超現實旅遊計劃

這就是解決之道嗎？他站在這個招牌下面，心中仍在進行著最後的交戰──他們所能給我的，也只不過是一些幻覺罷了，不論感覺多麼眞實，幻覺總還是幻覺……

他深呼吸了一口瀰漫著煙霧的空氣，總算是鼓足勇氣，快步穿過五彩繽紛的正門，逕自向櫃台的方向走去。

櫃台後面坐著一位身材性感、穿著暴露、頭髮染成淡藍色的年輕女秘書。還沒等他開口，便親切地細聲說道：「早安！您一定就是奎爾先生吧！」

「妳好！我就是奎爾。我昨天在電話中約好了，想來了解一下貴公司的『遊神計劃』。」

「什麼？」

「遊神計劃，不就是你們公司的招牌嗎？」

「喔！對不起，您讀反了，應該是『神遊計

劃』才對。」

「『省油』？省油幹嘛？你們又不是賣汽車！」

「不是『省油』，是『神遊』，『神遊太虛』的『神遊』……」女秘書一面耐心地解釋，一面接通了公司的內線電話：「麥經理，奎先生已經到了。請問是不是現在就請他進去，還是要再等一會兒？」

「現～～在～～就～～可～～×～～啦～～」內線電話線路似乎有點問題，麥經理的聲音被干擾得模糊不清；不過女秘書倒像是挺習慣的，馬上抬起頭來說：

「奎先生，您現在就可以進去，麥經理已經在辦公室恭候了…………咦？您怎麼還不走啊？喔——對不起，對不起！麥經理的辦公室在那個方向，右手邊第四間。」

奎爾照著她的指示向前走去，迷了一陣子路之後，總算找到了麥經理的辦公室。他站在門口向內望去，視線跨過一張寬大的原木書桌，便看到了中年模樣、穿著入時的麥經理。

「奎爾先生是嗎？歡迎歡迎！請坐請坐！」麥經理圓圓的臉上立刻堆滿了職業性的笑容，示意奎爾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

「您想做一趟火星之旅是嗎？好極了！太好啦！」

奎爾卻有點緊張地答道：「不！我還沒有做最後的決定……你們收費那麼高，我根本不知道能買到些什麼東西！」他本來還想再加上一句：「簡直跟真正的火星之旅花費差不多！」

「您這句話可就錯啦！」麥經理趕緊辯解：「我們可以提供一切有關的事物，證明您的確到火星去過。我現在就可以拿給您看看……」他拉開右手邊的一個抽屜，在裡頭摸索半天，掏出了一大票亂七八糟的東西：「這是票根……證明您是搭客運火箭頭等艙去的……這是火星的觀光明信片……還有底片，是您在各個風景區照的……再加上兩百個信用點的紀念品、護照簽證、預防注射證明書等等等等……」

麥經理抬起頭來看了看，又繼續說道：「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保證您會以為自己真的到

過火星！絕對不會知道這只是幻覺。您不會記得曾經來過這裡，甚至您會幾乎忘了本公司的存在。對您而言，這完完全全是一次真實的旅行，我以本公司的信譽擔保——在您的記憶中，保證會出現一個兩週的火星之旅，即使是雞毛蒜皮一點點小事都會記得一清二楚。萬一哪一天，您忽然發現這趟旅行只是我們植入的幻覺，那麼歡迎隨時來找我們退款，保證將您所有費用全數退還！我保證、保證、再保證，一千個保證，一萬個保證……」

「可是，不論你們幫我準備多少證據，到頭來我還是沒有真正踏上火星！」奎爾不安地問道。

「奎先生！」麥經理耐心地繼續說：「根據您的個人資料，我想您自己一定也很明白，您這輩子絕對沒有機會踏上火星半步！因為……說老實話，您根本付不起天文數字的旅費。所以，『神遊』便是您實現這個終身夢想唯一的途徑了，我說的對不對啊？」他咳了幾聲，然後又說：「而且本公司的收費保證合情合理、童叟無欺，包管您稱心如意，保證會值回票價……」說完馬上又堆起了滿臉的笑容。

「這種超現實的記憶真的足以亂真嗎？」奎爾臉上還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保證如假包換，比真的還要真！」麥經理愈說愈興奮：「如果您真的花上一大筆錢去了趟火星，那麼回來以後要不了多久，保證您會把大部份的經歷忘得一乾二淨。我們曾經做過一項調查研究，發現一般人對於生平重大事件的遺忘率，哎呀！簡直大得離譜！可是本公司提供的記憶套件，卻能夠深深植入顧客的腦海，保證您到死……不不不，保證您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而且本公司的各種套件，貨色既多，種類又全。比如說像火星之旅吧，本公司的資料庫中就有三、四十種版本任您選擇。每一套劇本，都是真人真事改編而成；每個場景人物全部栩栩如生、鉅細靡遺，保證讓您有身歷其境的超現實臨場感受……

「而且火星之旅是最划算的了。如果您想去冥王星，或者想要當上星盟盟主的話，那些套件

的價錢可要貴得多了。」

奎爾瞇著眼睛考慮了半天，最後終於下定了決心，邊掏皮夾邊說：「好吧！既然這輩子不能眞的去趟火星，也就只好照你的辦法，退而求其次啦！」

「您千萬別這麼講！」麥經理馬上換了一副嚴肅的表情：「我保證這絕對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比眞實還要眞實的超現實。您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不得不承認那些模糊不清、丟三落四的眞實記憶，才是眞正標準的次等貨呢！我說的對不對啊？」

麥經理把信用卡接了過來，順手遞給奎爾一個袖珍型遙控器：「奎先生，現在就請您瀏覽一下火星之旅的各種劇本，然後選一個最喜歡的身份進行神遊。正如我剛才告訴您的，本公司有三、四十個不同版本的火星之旅套件，貨色多、種類全，價格全部統一、趣味各有不同……」

奎爾隨手按下了目錄鍵，面前的螢光幕便迅速地變換著畫面。直到最後一個劇本的扉頁出現，他才終於轉頭向麥經理說：「我就要這個！」

「星盟情報員！好極了！太好啦！您可眞是有眼光。不是我在吹牛，這套記憶可是本公司重金禮聘星盟天字第一號情報員所提供的。保證緊張刺激、香艷火爆、文戲武戲床戲再加戲中戲；從地球打到火星，再從火星打回地球，保證……保證……」

這時神遊的助理小羅正好走進來，麥經理幫兩人介紹了一下，便起身使勁和奎爾握了握手：「好啦！閒話少說，您就跟著小羅走吧，他會好好爲您服務的。奎先生，恭喜您馬上就要成爲火星上的無敵情報員……或者我應該說，您這位無敵情報員馬上就要從火星凱旋歸來。今天下午四點半，我們會安排一輛計程車，負責送您到您家門口。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您絕對不會記得現在的一切，甚至會幾乎忘了本公司的存在……」

有些人終身向幻影追逐，
得到的也全是幻影般的滿足。

莎士比亞　威尼斯商人

麥經理桌上的內線電話傳來了助理小羅的聲音：「奎先生已經進入了昏睡狀態，請問經理要不要過來監督神遊的操作過程？」

「你自己看著辦就可以啦，小羅！」麥經理答道：「你辦事，我放心！儘管動手吧。」

麥經理掛了電話，便向地下室的倉庫走去，在裡頭東翻西找了半天，終於捧著兩個密封的厚紙袋走了出來——其中一個紙袋上印著「火星之旅」，另一個則是「星盟情報員」。他走回辦公室，打開兩個紙袋，便將裡頭的東西一古腦兒全倒在辦公桌上。

在一大堆亂七八糟的雜物中，他先撿起了一個掌上型的秘密武器。「這玩意最貴了！」麥經理突然自言自語了一句。

然後他又開始檢查一具微型通話器，小到甚至可以吞進肚子裡消滅證據。再來是一本內容完全有根有據的密碼簿、一張塗得烏鴉鴉的紙片、半塊古幣、幾個火星酒吧裡的空火柴盒、火星歷史博物館附設餐廳專用的湯匙、一捲竊聽電話用的線圈、三個空心的袖扣……



麥經理一面整理，一面盤算著如何把這些東西不著痕跡地擺進奎爾家中各個角落，以便成爲神遊記憶的具體佐證。正當他瞪著一包紅色粉末出神的時候，桌上的內線電話忽然又響了起來：

「經理！我是小羅！這裡出了一點狀況，您最好趕緊來一下……奎先生本來已經被針劑痲醉了，可是……」

「別說了！我馬上來！」麥經理立刻以跑百米的速度衝到了神遊操作室。

操作室中除了大大小小的儀器之外，最顯眼的便是中央那個接滿電線的手術枱。這時奎爾就平躺在上面，眼睛半開半閉，彷彿已經進入了昏睡狀態，卻又好像仍然保持著幾分清明。

「你說什麼!?找不到植入套件的空位？」麥經理聽完了小羅的解釋，立刻氣得大吼大叫：「你就不會隨便找個空檔嗎？這小子是個小公務員，一年總該有兩、三個星期的長假，難道那還不夠你放的嗎？連這點芝麻小事也要來煩我，什麼時候才能夠獨當一面？」

「可是問題是……」小羅露出了一副委屈的表情：「他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然後他索性彎下身來對奎爾說：「我看還是請你自己再說一遍吧！」

奎爾迷迷糊糊地聽到小羅的聲音，馬上使勁張大了眼睛，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冷冷地說：「還要我說什麼？你們竟敢揭穿我的偽裝……最好馬上給我滾開，否則我讓你們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然後他緩緩地伸出右手，指著一臉錯愕的麥經理說：「尤其是你！你要為這件事負全部責任！」

小羅突然插嘴：「你到底在火星上待了多久？」

「整整一個月！」奎爾不耐煩地答道。

「你到火星去幹什麼呢？」小羅繼續追問。

這回奎爾並沒有立刻回答，卻先瞪了小羅一眼，這才狠狠地說：「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是星盟派我去的……我現在好睏……把剛才的錄影帶放給他看，少來煩我！」說完就緊緊地閉上眼睛。

小羅這時輕聲地對麥經理說：「這下子我們可闖了大禍啦！」

麥經理卻趕忙咬著奎爾的耳朵說：「怪不得……您這麼希望到火星去！」

奎爾則閉著眼睛回答：「那是組織交付的任務，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當然，我自己其實也很想去，誰沒有好奇心呢！」他突然猛地睜開眼睛，射出了兩道森冷的目光：「你們的針劑可真厲害，現在我全都想起來了！」然後又閉上眼睛，彷彿自言自語地說：「那就什麼都靠不住

了……我的身份，我的名字……就連我老婆……搞不好她也是星盟的女特務，專門派來監視我的，怕我突然想起來……怪不得她這麼討厭我提起火星，可是……難道說……她是真的關心我……」奎爾想到這裡，竟然露出了一絲詭異的笑容。

可是他的笑容卻令麥經理更加緊張，立刻大聲賭咒發誓：「奎先生！請您一定要相信我！這完全是意外，我們絕不是故意闖進您的記憶禁區……」

「好吧！我就姑且相信你。」奎爾這次回答得有氣無力，因為針劑的效力逐漸發揮出來，已經把他推向了意識層的邊緣。

「我剛才說到哪裡了……哦！說我曾經到過火星……我自己都差點忘了……我好喜歡那裡喔！誰會不喜歡呢……誰不想去火星瞧瞧？可是……可是我……一個小小的公務員……又怎麼去得成……」

看到奎爾真的昏睡過去，麥經理若有所思地說：「他的腦子一定被星盟動過手腳，所以才會把以前的經歷忘得一乾二淨。而我們的催眠針劑，卻剛好把他這段記憶的禁錮解除，讓他在半昏迷中想起了過去的一切。如果不是打了這一針，他大概到死也想不起來。怪不得這小子那麼想去火星，一定是他天生的冒險性格作祟。這種渴望深藏在潛意識裡頭，根本沒有任何手術可以消除……所以即使變成了一個小人物，卻還是一天到晚想著要登陸火星。最後才會找上我們，也算我們活該倒霉……」

小羅忽然問麥經理：「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難道真要來個移花接木，把另一組記憶套件接到他原先的記憶上？可是天曉得這樣做的後果如何？搞不好真真假假好幾組記憶會在他腦袋裡面打起架來——一組說他是星盟的情報員，一組卻是小公務員；一組說他去過火星，另一組又從來沒離開過地球……他的腦袋不短路才怪呢！我看還是趕快把他弄醒了送走為妙！」

「我贊成！」麥經理立刻附議：「可是我擔心——他醒來之後會不會記得剛才的事情？」

「這就很難講了！」小羅接了下去：「他大

概還能夠記得一點星盟的經歷，不過也絕對分不清楚是眞是假。他也一定會想起來曾經到過這裡，這段記憶我還沒動過，不過想要洗掉也不是什麼難事。」

「不用了！咱們還是少惹點麻煩吧！」麥經理心虛地說：「咱們碰到這傢伙，已經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星盟是什麼組織，誰惹得起啊？搞不好整個公司都會被他們氣化！我看……還是趁早把他弄走，大家全都當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那還要不要把附件送到他家去呢？」小羅細心地問道。

「當然不了！我還要退還他一半的費用呢！」

「一半？爲什麼才一半？」

「殺頭生意有人做，賠本生意沒人幹。這個道理你總該懂吧！」

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

列子　周穆王篇

奎爾坐在計程車中，望著窗外郊區的風景，不知不覺就自言自語：「眞好！終於回到地球了。」

雖然眼前是一片翠綠的草原，可是奎爾的腦海中，卻仍然擠滿了火星生活的各種畫面——高山、斷崖、峽谷、河床、巨大的火山口、漫天的砂塵……還有許許多多奇形怪狀的生物——七彩仙人掌、螢火鳳尾蕨、八爪金蚯蚓、乾扁四角蟲……

一想到那種可愛的乾扁蟲，奎爾便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確定一下夾帶闖關的那盒標本仍在身上。可是沒想到裡裡外外翻了半天，標本就是沒有找到，反而無意間在上衣口袋摸出了一個空白信封。

他好奇地扯開信封，裡面竟然是一張五百七十個信用點的私人支票。

「這是什麼？我不是把錢都花光了嗎？」奎爾不解地研究著這張支票，發現支票的署名竟是「神遊公司　麥經理」，日期則是……今天！

「神遊！」奎爾突然大叫出來。

「請問神要遊哪裡？親愛的乘客！」駕駛座上的機器人司機轉頭問道。

「你的資料庫裡頭有沒有電話檔案？」

「當然有，親愛的乘客！」機器人司機話還沒說完，奎爾面前的螢光幕便已換成了電話查詢系統的畫面。

「神遊……神遊……眞是個怪字眼……哈！找到了！神遊公司！喂！我不想回家了，帶我去那個『神遊公司』。」

「遵命！親愛的乘客！」計程車立刻在原地做了個緊急迴轉。

「我能不能借用車上的電話？」

「當然可以！請便，親愛的乘客！」

奎爾立刻按下家裡的號碼，響了好幾聲之後，終於看見老婆出現在螢光幕上，立刻迫不及待地說：「老婆！我從火星回來了！」

「你是不是又喝醉啦……還是眞的瘋了？」

「我清醒得很！我說的全都是實話！」

「那你倒說說看，你是什麼時候去的？」

「我不知道！」奎爾有點心虛了：「不是眞的去了火星，是一種模擬……叫做超現實記憶的神遊……」

「我看你眞的是完蛋了！最好給我死在外面……」話還沒說完，她就已經把電話給切斷了。

奎爾瞪著漆黑的螢光幕愣了半天，一股無名火突然衝到胸膛：「這算是哪門子麼？一天到晚教訓我，好像什麼事情都是她有理，我就什麼都不懂啦！這種老婆不要也罷！」

他愈想愈氣，索性在心裡頭把老婆痛痛快快罵了一頓。剛剛感覺心裡稍微平衡一點，車子也已經開到了神遊公司的正門口。

奎爾馬上跳下計程車，然後一口氣衝到了櫃台。女秘書一看是他，心虛得差點說不出話來：

「您……好……啊——奎爾先生……怎麼又回來

啦……是不是……忘了什麼東西呀……」

「我要你們退還我另一半的費用！」

女秘書漸漸恢復了鎮定，板起臉孔回答：「什麼費用啊？我想您一定是搞錯了！您今天早上來，只是來詢問神遊計劃的細節……」她聳聳肩繼續說：「據我所知，後來您根本沒有神遊……」

奎爾聽了立刻光火：「小姐！我可是記得一清二楚，我今天早上明明把錢付給了麥經理！然後才到那個神遊操作室。有位助理……小羅，他給我打了一針……後來……」

「奎先生！」女秘書馬上又換了一副笑臉：「像您這麼英俊瀟灑的男士，吹鬍子瞪眼地多失風度啊！其實，根本犯不著為這點小事生那麼大的氣，您說對不對？要不要我陪您出去散散心，聊聊天，輕鬆一下，消消氣……」

沒想到奎爾卻愈聽愈氣：「妳這個騷貨！少跟我來這一套，我看見妳這身打扮就想吐！趕快把那個麥經理給我叫出來，他自己明明拍胸脯保證，只要我記得是假的，他就保證全數退錢！」

女秘書眼看自己招架不住了，只好又叫了其他幾位職員幫忙應付。鬧了好一陣子之後，奎爾才終於再度走進麥經理的辦公室。

一見到麥經理，奎爾的怒氣瞬間達到了頂點，馬上指著他的鼻子說：「神遊……他媽的神遊個屁！你們裝進我腦子的是什麼東西？根本就亂七八糟一場糊塗！不過，至少我還記得一件事——你當初是如何對我保證、保證、再保證……你等著好了！我要去找消費者權益基金會，我一定要檢舉你們這種誇大不實的宣傳廣告！」

麥經理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地悶了半天，終於擺出一副低姿態：「奎先生，我承認技術上的確有點小小的問題。希望你能原諒，別再追究這件事了，我這就把另一半的錢退還給你。」

奎爾卻得理不饒人地繼續逼問：「你說好要給我的各種證明，結果也一樣都沒有實現！嘴上說得天花亂墜，到頭來卻敷衍了事！什麼都沒有！票根、明信片、護照簽證、注射證明書……統統都是騙人的！」

「奎先生——」麥經理也有點忍不住了：「如

果我告訴你……唉！算了吧！」他將想好的話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按下內線電話說：「再幫我開一張五百七十個信用點的支票給奎先生！」說完便瞪著奎爾再也不說一句話。

麥經理和奎爾賭氣似地僵持著，直到支票送了進來，才又重新開口：「這是另一半的退款，這筆生意就此一筆勾銷……不過，我還是想勸你一句，千萬別跟任何人提起你曾經去過火星！」

「你說什麼？」

「你腦中那些火星上的殘存記憶，別管它是真是假，就當作是一場夢吧！我也不想多作解釋，但你最好能聽我的話。這樣對你，對我們都好。」麥經理擦了擦額頭上的冷汗，繼續說道：「好啦！奎先生，我還要招呼下一位顧客呢！」說完便做了一個送客的手勢。

奎爾走到門口，仍沒忘記再損一句：「還有顧客上門？生意挺不錯嘛！像你們這種爛公司，最好趁早關門大吉，否則早晚害人害己！」

回家的路上，奎爾仍然餘怒未消，還在盤算著該如何給消費者權益基金會寫信。他花了一番心思，終於擬好了腹稿，決定回家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將這封檢舉信完成。

等到坐回自己的書桌前，準備好了一切資料，正要啓動文書處理系統的時候，他才發現印表機的色帶早就用完了。只好又一次地翻箱倒櫃，結果找了半天，色帶沒有找著，卻無意間看到了一個挺眼熟的小紙盒——這不正是裝乾扁蟲標本用的嗎？

奎爾趕緊打開盒子，裡面果真是幾隻火星特產的乾扁蟲。他一下子又想起來，那天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在火星沙漠的岩石縫裡尋尋覓覓，最後才終於找到這一窩罕見的乾扁蟲。

「可是不對呀！我從來也沒去過火星啊！」他自己也搞糊塗了。

這時突然看到老婆出現在大門口，雙手大包小包滿載而歸：「你這麼早就回家幹什麼，是不是被炒魷魚了？」她又開始用那種慣用的刻薄口吻質問奎爾。

「老婆！妳回來得正好！我問妳，我到底去過火星沒有？妳應該最清楚的，對不對？」

「對——憑你也能去得了火星嗎？當然沒有！」

「我發誓！我明明記得曾經去過……可是，我又根本沒有去……天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能不能把話說得清楚一點？」

「不能——現在我腦子裡有兩種恰恰相反的記憶，我自己也搞不清哪一個才是眞的！妳就不能幫我拿個主意嗎？」

「我警告你，奎爾！你要是再這麼瘋瘋癲癲，我就眞要離開你了。眞的！我再也受不了啦——」

奎爾卻哭喪著臉吼道：「我又不是故意要瘋瘋癲癲，我眞的快要精神錯亂了！搞不好我根本早就瘋啦！妳難道沒有一點同情心嗎？」

沒想到她卻一點都不爲所動：「既然如此，那我眞的要走了，這次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她順手抓起大衣，走到了門口：「過幾天，我會找一個你不在的時候回來收拾東西。我不想再見到你了……還是希望你能早點醒過來，好好面對現實，別再做白日夢了。」

「等一等！」奎爾近乎絕望地喊道：「妳走沒有關係，但是至少要告訴我，我到底去過火星沒有？我只要這一句話……」

大門卻已經「碰！」地一聲關了起來。

「走得好！走得妙！這種老婆，你早就該把她休了……」奎爾身後突然響起了一串陌生的聲音，令他立刻感到一陣頭皮發麻，嚇得一動都不敢動，費了好大力氣，才終於能夠轉過頭去……

廚房門口赫然站著一個彪形大漢，奎爾肯定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這傢伙。可是大漢手中那柄銀灰色手槍，反而讓他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大漢等奎爾完全轉過身來，便揚了揚手中的槍說：「給點面子嘛！奎爾同志，舉起手來吧！」

奎爾只好照他的吩咐，慢慢把手舉了起來。此時「星盟」兩個字也飛快地閃過他的腦際……

「你是什麼人？」奎爾壯起膽來問道。

「奎爾同志，別裝蒜了！」大漢冷笑幾聲：

「你以爲我們還不知道啊……你實在不該去那勞什子神遊公司……沒錯……你的行動我們都瞭若指掌……當初幫你做洗腦手術時，順便就裝了一個發訊器……」

奎爾仍是一頭霧水：「我……我……我可是從來沒有眞的去過火星！我記得的那些東西，全都是神遊公司隨便給我亂放進去的……」

他想這眞是有理說不清——一組三流的記憶套件，連我自己都騙不了，卻讓星盟的人信以爲眞，這又算是哪門子嘛！

「我勸你現在最好別再胡思亂想！否則，你想得愈多，觸犯的『叛盟條例』也就愈多！」大漢一面說，一面指了指右耳中的耳塞，表示他也可以直接收到奎爾的腦電波。

這時奎爾忽然又想到了那一盒乾扁蟲，那不正是麥經理所謂的「佐證」嗎？難道眼前這個凶神惡煞，也是神遊公司安排的活道具？果眞如此的話，那可就是錯怪麥經理啦！

「喂！你怎麼又胡思亂想了！」大漢兇巴巴地吼道：「竟然還敢懷疑我的身份！告訴你，我可是貨眞價實的星盟執法……你什麼地方不好去，非要去那個邪魔外道的神遊公司！現在捅了這麼大的漏子，還要麻煩我來收拾你，眞是自作自受，害人害己……」

奎爾不服氣地反問：「即使我記得去過火星，不管他媽的是眞是假，跟你們又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說得倒輕鬆啊！你總該記得自己在火星上幹了些什麼吧……現在你身份曝光，若是把以前的勾當洩露出去，星盟革命民主的招牌，還有正義和平的形象豈不就全毀了！」

經他這麼一提，奎爾果然又想起了好多往事——星盟特務組織，火星秘密任務……怪不得，怪不得會被洗腦，原來……

「好傢伙，你全都想起來啦！」大漢一步步逼近奎爾，手中的槍也愈來愈接近他的胸膛：「我奉命來清理門戶，既然你全招了，現在就可以就地正法……不要用那種眼光看我，我也只不過是執行組織的命令。人在星盟，身不由己，你這小子就認命吧！」

「等一等！我還有話要說，帶我回總部去，我要面見盟主……」

「少來這一套！奎爾同志，有什麼話見了閻王再說去吧——」

大漢說完立刻就扣下扳機，一剎那間，過去的一切也同時湧現在奎爾眼前——十八歲就加入星盟，接受了五年的嚴格訓練，終於學成了一身的本領——殺人不眨眼，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的本領——原來自己並非什麼情報員，而是星盟暗殺團中的一名頂尖職業殺手！

一道高能光束從銀色的槍口激射而出，瞬間引發了一團烈火。奎爾卻拿捏得分毫不差，在大漢開槍的同一時間猛然躍起，一腳就踢在他的右腕，手槍立刻應聲飛起，奎爾則順勢在半空劃了一道弧線，伸手便抓住了騰空的槍支。落地之後，不偏不倚地就把槍口抵住了大漢的太陽穴。

「知道我現在想什麼吧？」奎爾大聲吼道。

大漢吃力地點點頭，不聲不響地就舉起手來：「奎爾……同志……別……千萬別激動……你雖然制服了我，可是……可是仍然逃不出星盟佈下的天羅地網……殺了我你罪加一等……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不如……不如就照你的辦法，我們一起回總部去！也許盟主念你功在星盟，會對你從輕發落……」

奎爾心中十幾個主意不停地七上八下，根本沒有聽到大漢說的是什麼。幾分鐘之後，他終於有了決定，一腳把大漢踢到牆角，自己飛快衝出大門，一口氣就衝下了十幾層樓。

「你千萬別跟蹤我！」他拼命地想著：「否則我不會再饒過你，別忘了槍還在我的手上。我知道你收得到，別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

好不容易跑到大街上，奎爾趕緊擠進了人群，漫無目的不停地橫衝直撞。他把槍緊緊地抱在懷中，隨時準備和追來的人一決死戰……還好直到夜幕低垂，都沒再看到任何星盟特務的影子。

「可是，我腦袋裡面的發訊器……他們還是隨時可以找得到我！」他近乎絕望地自言自語。

「如果今天的一切都只是神遊，那該多好……」

人與權力的鬥爭，正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　笑忘書

奎爾一個人坐在公園角落的長椅上，看著身旁三五成群飛來飛去的野鴿子，雜亂的思緒一下子又排山倒海般地湧了出來……

也許我該逃到火星去。可是，搞不好情況更糟！我暗殺了好幾位火星獨立陣線的領袖，他們的部下都恨不得把我碎屍萬段……

星盟的爪牙，是不是還在竊聽我的思想？喂，你們煩不煩啊？星盟也不會輕易放過我的，他們一定還在用發訊器追蹤我；我現在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根本就仍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他愈想愈心驚膽跳，全身突然不由自主地顫抖不已。只好起身亂走一陣，卻又感到了一種無所遁逃於天地間的悲涼，心中竟泛起了乾脆自我了斷的念頭……

不過，既然走投無路了，何不就跟星盟攤牌呢？想到這裡，他馬上集中意念：

「我知道不論跑到天涯海角，你們一樣有辦法把我找出來！既然如此，還不如大家省點事吧——我再也不想當什麼間諜、殺手，拜託你們再幫我動一次手術，這次要把我以前的記憶洗得乾乾淨淨。然後隨便給我一個什麼身份，販夫走卒都沒關係，我只要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這時他忽然感到腦際響起一陣古怪的聲音：「奎爾同志，事情可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奎爾被這個聲音嚇得不知所措，結結巴巴地喊道：「這……你們……怎麼還……還會說話……」

「你真的不知道嗎？我們裝的可是雙向發訊器啊！」

「那你……你是總部……剛才爲什麼說……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因爲，奎爾同志，你的冒險性格根深蒂固，

絕不可能安於任何平凡的生活。如果我們再幫你安排另一個身份，那麼過不了多久，你一定又會跑去神遊公司那種機構。這樣的錯誤，組織絕不容許再度重演！」

「等一等！」奎爾突然靈機一動：「如果說，你們幫我找的新身份，不是那種小人物，而是一個與衆不同的身份，一組非常特殊的記憶……這樣搞不好，就可以把我本來的性格壓下去。比如說……把我變成一個世界級的大富翁，一個星際花花公子，遠征外太陽系的太空人，甚至偉大的科學家……」

奎爾等了半天沒有回音，索性鼓起勇氣繼續說下去：「拜託你們試試看好不好？把星盟的首席心理學家統統找來，叫他們幫我好好檢查一下。我的潛意識裡，一定還有許多更大更古怪的夢想……」

「奎爾同志，如果我們同意你的要求，你是不是願意馬上回總部來？」

奎爾猶豫了幾秒鐘，終於斬釘截鐵地回答：「就這麼辦，不過最好大家都別想耍什麼花樣！」

「那你就趕快回來吧！我們一定會仔細研究你的提議。只要可行的話，組織絕對全力支持！」

「如果行不通的話呢？」奎爾機警地追問。

「如果行不通的話……還是只好制裁你！」

「沒關係，反正我已經豁出去了。」奎爾擺出一副視死如歸的架式。

「你現在就動身，我們立刻通知心理堂口做好準備。」

人生如夢，夢如煙，煙如屁，人生乃如屁也！

佚名

當奎爾再度從麻醉中甦醒時，實在已經想不起來身在何處。他使勁揉揉眼睛，仔細看了看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自己認識的！不對，最靠角落的那個中年男子似乎很眼熟，他不就是……

「麥經理！你怎麼在這裡，是不是神遊結束了？」

「不！奎先生，你搞……搞錯了！」麥經理結結巴巴地答道。

「奎爾同志！」旁邊一位身著白袍的老者說：「這裡是星盟總部的心理堂口，你不記得了嗎？我是宋主任啊！組織指派我做你的主治醫師。這位……」他指了指一位表情嚴肅的中年人：「馬組長，負責全權處理你的專案。」

這時奎爾總算清醒了一點：「我好像記得……是我自願回來的……組織答應再給我一次機會。然後……你們幾個幫我檢查……對了！我們說好的，幫我找出更大更古怪的夢想！」

「沒錯！」宋主任把話接下去：「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解讀你大腦皮質中數千億位元的記錄，終於找到了你說的那些夢想！」

「那就快點告訴我！」奎爾迫不及待地問道。

「你一定想不到的，保證你做夢都想不到。在你潛意識的深處，你最大的一個夢想……不是像登陸火星或是當情報員這一類的英雄事蹟，這些都是你成年之後才形成的志願。而你平生最大的夢想，卻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存在了。一定是你小時候科幻卡通、漫畫看得太多了，才會做出這種稀奇古怪的白日夢來……」

「到底是什麼嘛？你倒是快說啊！」奎爾幾乎忍不住了。

「聽好啊——你從小就有個願望，希望能成爲歷史上第一個與外星人接觸的人類。而且，由於你的出現，才化解了地球的一場浩劫；本來想要進攻地球的外星人，因爲遇到了你，結果就取消了侵略的計劃。」

「那我豈不成了無敵小超人啦？」

「不一定非得如此。細節部份我們可以安排得更合理些，這也就是我們邀請神遊的麥經理一起合作的原因。」宋主任說到這裡，看了看麥經理，麥經理則趕緊拼命點頭。

「我們幫你編好了一個劇本，上級也已經都核准了。」馬組長也接了一句。

「什麼樣的劇本？能不能先說給我聽聽？」

奎爾急得心臟都快跳了出來。

宋主任爽快地說：「當然可以！聽好啦——在你九歲的時候，有一天獨自在田野間探險，忽然一架外太空來的飛碟正巧就降落在你面前。這架飛碟體積出奇地小，大概跟普通的救生圈差不多，原來那些外星人只有老鼠那麼大。他們正準備要大舉入侵地球，你所碰到的那架飛碟，只不過是先頭部隊的第一組尖兵罷了。」

「所以我馬上一脚把他們全部踩死，其他的飛碟也就都嚇跑了，地球才沒有被他們佔領！」奎爾興高采烈地搶著把故事接下去。

「不對不對！」宋主任有點不高興地說：「你小的時候根本沒有任何暴力傾向，怎麼會將那些外星人趕盡殺絕呢？我幫你編的情節要合理多啦！聽好啊——外星人碰到你之後，立刻使用精神感應與你溝通，沒想到你們愈談愈投機，不一會兒就變成了好朋友。那些外星人，跑遍了大半個銀河系，卻從來沒有碰到過像你這樣善良、仁厚的思想模式；你的好心腸，讓他們由衷地感佩，所以就和你定了一個小小的盟約……」

「是不是說，只要我活著，他們就絕不侵略地球？」奎爾又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你這次總算猜對了！這樣整個情節既符合你的夢想，又能配合現實需要，與你童年期的人格也剛好吻合。」宋主任頗為自豪地說。

奎爾聽到這裡，終於露出了一絲笑容：「所以說，我什麼都不用做啦！只要好好地活著，就是地球安全的最佳保障，我成了全世界最重要、最偉大的人物啦！」

「這樣一來，你一生中最大的夢想得以實現，就再也不會想要登陸火星、加入星盟了。」宋主任做完結論，又轉頭對麥經理說：「就把這個劇本植入奎爾的大腦，貴公司的技術可以支援吧？」

麥經理等了半天，終於逮到了這個說話的機會：「保證絕對沒有問題！本公司的記憶套件，貨色多、種類全，並且可以隨時隨地依照顧客的喜好隨意修改，保證一定使您百分之百滿意。只要給我們半天的時間，我保證讓奎先生變成一位拯救世界的大英雄……不不不！是小英雄！等到

明天，保證您就是打死他，他也要堅持這一切都是真真實實的經歷！」

馬組長不耐煩地瞪了麥經理一眼：「那就趕快進行吧，剛才我們已經把火星之旅的記憶徹徹底底洗掉了。」

奎爾卻感到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火星之旅？什麼火星之旅？」結果當然沒有人回答他這個問題。

於是馬組長便下令移師神遊公司，一行人從星盟總部機場搭上專機，兩小時之後，便到達了神遊公司大廈的上空。

下飛機的時候，馬組長還不忘警告麥經理：「這次最好別再給我出什麼狀況了！」

麥經理趕忙故作鎮定地回答：「我保證這回絕對出不了錯！這個新劇本，跟星盟啦、火星啦，全都扯不上一點關係，根本只是個最普通的科幻童話罷了。組長您放一百二十個心吧，本公司牌子老、信用好、服務周到、價格公道……不不不！這次純粹是免費服務，免費服務！能為星盟的大人效一點犬馬之勞，是本公司上上下下全體員工至高無上的榮耀。我們簡直求之不得、心甘情願、心服口服、沒齒難忘……」話還沒有說完，已經冒出了一頭一臉的冷汗。

進了公司之後，麥經理趕緊一馬當先地在前面帶路。先把奎爾和工作人員送進操作室，囑咐小羅一定要小心行事，等到一切交待妥當之後，便帶著馬組長與宋主任直奔他的經理辦公室。

「到了，到了！這間就是我的私人辦公室。兩位大人，請進，請進！」麥經理無限殷勤地招呼著：「馬組長，您就坐我的位子；宋主任請坐這裡……兩位大人要喝點什麼飲料？紅茶、綠茶、咖啡、啤酒……」

「不用麻煩了，辦正事要緊！」馬組長命令似地吼道。

「是是是……馬組長說得對，說得簡直對極了！先辦正事，先辦正事……」麥經理立刻拿起一個卷宗：「為了逼真起見，本公司特別準備了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道具，用來作為每一個神遊旅行的具體證據。我想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和這個劇本有關的東西……有了！有了！兩位大人，抱

歉抱歉！我失陪一下……」

不一會兒麥經理又重新出現在辦公室，手上多了好幾個厚紙袋。然後又是嘩啦一聲，便把紙袋裡頭的東西統統倒在辦公桌上。

「兩位大人請看：這是一根魔杖，就當作是外星人送給奎先生的紀念品。」

「眞的是魔杖嗎？有什麼魔力呢？」宋主任細心地問道。

「當然現在沒有了。因爲……喔……因爲能量已經用完了。不過在他小的時候，這根魔杖的確能夠發出驚人的魔力！」麥經理乾笑幾聲，繼續說下去：「還有這個，聯合國頒發的感謝狀，褒揚我們小奎爾『單騎退敵』的偉大功績……然後是這個……」他拿起了一個袖珍型記事簿遞給馬組長。

「這是什麼鬼東西？我怎麼都有看沒有懂？」馬組長不悅地問道。

麥經理馬上陪著笑臉說：「沒關係沒關係，看不懂才正常呢！其實我自己也看不懂，全世界沒有誰看得懂。因爲這是那些外星人留下來的文件，全是用外星文字寫的。內容包括了外星人母星的詳細資料，還有他們宇宙航行的所見所聞……在劇本裡面，我們特別安排了一個外星人，逐字逐句地翻譯給奎爾聽……」

看到馬組長似乎露出一絲鼓勵的眼神，麥經理這才鬆了一口氣：「我想這就足夠了，我會馬上派人把這三件道具送到奎先生的公寓。等他回家之後，立刻就可以和新植入的記憶相互呼應，這樣不就萬無一失了嗎？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等小羅……」

此時內線電話也剛好響了起來：「麥經理！我是小羅，抱歉又打擾您……可是……我這裡又出了一點狀況……」麥經理還沒聽完，一顆心已經沈到肚子裡去，馬上一口氣衝到了操作室……

與上次的情景幾乎一模一樣，奎爾又是雙眼半開半閉地躺在手術枱上。不過這次小羅卻面無血色地癱在一旁，臉上一副白天見了鬼的表情。

「小羅！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別嚇人好不好！」麥經理急得大吼大叫。

小羅則指指奎爾，有氣無力地說：「他才剛剛進入昏睡狀態，我根本還沒有植入任何記憶……可是……你聽聽他在說些什麼……」

麥經理趕快把頭靠近奎爾嘴邊，總算聽清楚了他夢囈般的言語：

「他們不希望曝光……我們講好了，我絕對不會說出來……他們就幫我全部忘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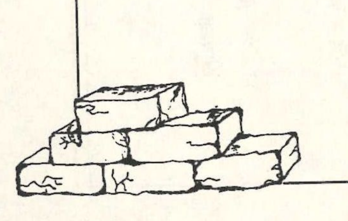
「可是他們留了兩件紀念品給我……一本航行日誌……還有一柄會發出死光的……」

這時馬組長與宋主任也尾隨到了操作室，麥經理立刻把奎爾的話轉述了一遍，然後再鼓起勇氣加了一句：「兩位大人，還是別動他吧！萬一他死了，我們誰也活不成……」

麥經理說完，便逕自走回了辦公室，也不想再招呼那兩位星盟的大人了。現在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儘快把這件事情忘得一乾二淨。第一件該做的事，就是把剛才找出來的三樣道具再收回去——反正，麥經理心想：奎爾早就已經有了眞正的魔杖和航行日誌；至於那張感謝狀呢，等著瞧吧，聯合國遲早也會頒給他的……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教訓是：千萬不要一天到晚胡思亂想，否則不但上床的時候會忘了自己是老幾，還很可能不知不覺就觸犯了某某條例。

這個故事的另一個教訓是：如果你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胡思亂想不可的話，那就代表你的夢想馬上就要實現了。





⊙莊周夢蝶，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歟，何者才是我的眞面目？（《魔鬼總動員》劇照）

有一天你忽然發現，你不是你自己，你的現實世界瓦解，妻子也離你而去。

〈記憶總動員〉譯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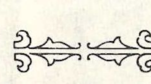
⊙史慕思

菲利普・狄克這篇作品寫於一九六五年，於六六年發表。小説原題是'*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記憶大批發），電影片名改成'Total Recall'（全面回憶），可説十分貼切，因爲故事中的記憶販賣公司的名字正是 Rekal, Inc.（rekal 與 recall）諧音）。

狄克這篇小説帶有一些玩笑性質，所以情節似乎並不太嚴謹，也不太一致，而且有點不太合常理，十分「魔幻」，讀者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童話式的科幻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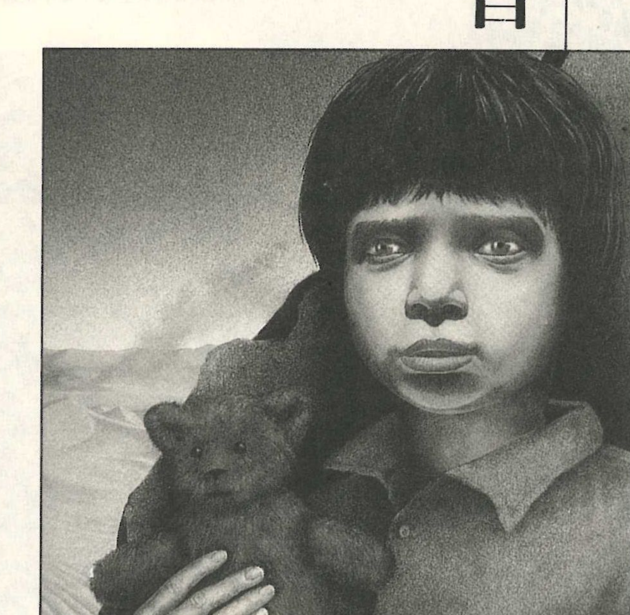
附帶説明一下，文內的引言均爲譯者所加，這就是「衍譯」的好處，可以天馬行空地衍伸其義；又可以與之所至自導自演自創新意。所以「衍譯」也就是「演義」，雖然不太忠於原作，卻絕對比原作精彩。反正翻譯這碼子事本來就是吃力不討好，大師們早有定論——譯文就像情婦一樣，漂亮的一定不忠實，忠實的不是醜八怪才怪！

如果您不相信〈記憶總動員〉比'*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好看的話，歡迎來信索取原文影印本。當然，請您務必自附回郵，這年頭郵費可是一大筆錢——好伯伯爲了籌錢，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啦！所以我現在一天到晚都在胡思亂想，想他老人家趕快提早告老還鄉。（編按：對這種胡思亂想，本刊不予置評，不過由本期起本刊已被迫縮減頁數減少郵資，避免轉嫁到訂户身上。）



第二終結者

⊙菲利普・狄克著／呂堅平衍譯



「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節

A國士兵緊握著槍，神情緊張地在崎嶇不平的高地摸索前進。他舔一舔乾裂的嘴唇，小心翼翼地環視四周，並不時拉下發黃的衣領，擦拭頸子上的汗水。

艾瑞克看看李卬班長，「我們要怎樣處理這傢伙？」他調了一下監視器的焦距，把A國佬的臉孔放大到佔滿整個視野。螢幕上的標線像切豆腐似的整齊地將A國佬陰鬱緊繃的臉孔切割成一塊塊的。

李卬歪著腦袋想了一會兒。現在A國佬又逼近些了，而且還加快了速度。「等一下，不要開槍。」他下令道。「我想這一回還輪不到咱們上場。」

A國佬繼續快速推進，一路上揚起灰沙和石礫。到達一個坡頂後，他停下來喘息，但仍警覺地注意四周。厚重的灰雲飄浮在陰沈的天空中，赤裸的地平線上稀稀疏疏插著幾根光禿的樹幹，地面上遍佈碎石，到處都是斷壁殘垣，像一堆堆發黃的屍骨。

他發現有點不對勁，匆匆站起來，朝下坡走。只差幾步路就要到碉堡了。艾瑞克有些沈不住氣，右手不知不覺摸弄著手槍，眼巴巴望著李卬班長，等他下達命令。

「別緊張，」李卬說，「他到不了這裡的。**它們**到時會出來處理掉他的。」

「你有把握嗎？他真他媽的夠接近了。」

「它們通常在碉堡附近巡邏。只要一走進禁區，他就完蛋了。」

A國士兵在匆忙中不小心失去重心從斜坡上滑落下來，靴子陷進沙堆中。他高舉著槍，拖拉

著沈重的雙腿在沙堆中前進。一會兒，他停了下來，舉起望遠鏡。

「天啊，那小子在看我們耶！」艾瑞克說。

A國士兵正朝著他們的地下碉堡走過來。現在他們可以清楚看到他深藍色的眼睛。他半張著嘴，下巴盡是鬍渣，顯然很久沒刮鬍子了。瘦削的臉頰上貼著一塊因爲發霉而周圍泛藍的膠布。他穿著一件泥濘破舊的外套，只戴了一隻手套，另一隻大概弄丟了。

李印拍拍艾瑞克肩膀，「看，有一隻出來了。」

地面上冒出一個球狀的小東西，金屬的外殼在正午的陽光下閃爍著。它沿著斜坡緊緊追趕A國士兵。這個玩具般的小東西突然伸出兩隻閃動著金屬光芒的鋼鋸，活像兩隻利爪。A國士兵聽到了聲音，立刻轉身開火。小圓球被打了個粉碎。但第二個金屬球早就冒出來了，而且尾隨著前面那一顆追了上來。他再度開火。

第三個金屬球嗡嗡叫著，攀爬到他腿上，接著又跳到他脖子上，高速旋轉的小鋼鋸插進喉嚨……

艾瑞克鬆了一口氣。「好了，沒事了。不過，老天，這些小玩意兒還眞恐怖！我們自己最好也離它們遠一點。」

「如果我們不做出這些東西，A國遲早也會搞出來的。」李印點了一根煙。「但是奇怪的是，爲什麼從頭到尾都只有他一個人行動，沒有人掩護他呢？」

史考特中尉從地道爬上來。「發生了什麼事？螢幕上似乎有什麼東西。」

「是一個A國士兵。」

「只有一個？」

艾瑞克調整了一下螢幕。史考特專注地看著螢幕上的景像。成群金屬球在屍身上爬行，它們正揮動嗡嗡作響的鋼鋸切割A國士兵的身體。

「眞噁心。」史考特喃喃自語。

他嫌惡地推開螢幕。「奇怪的是，爲什麼他要到這裡來送死？他們應該很清楚，我們這裡到處都潛伏著鋼爪。」

「長官，」李印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出去看看。」

「爲什麼？」

「也許他帶了什麼東西來。」

史考特想了一會兒，聳聳肩膀說：「好吧！但千萬要小心。」

「我戴了護身符。」李印輕敲手腕上的金屬帶。「這樣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他拿起槍，小心翼翼地穿過堅硬的混凝土塊和盤結的鐵絲網，走到碉堡出口。外面的空氣很涼。他穿過平地，走向A國士兵的殘骸。一陣冷風吹來，捲起一圍灰沙，撲打在他臉上。他揉了一下眼睛，繼續前進。

走近殘骸時，護身符發出的強烈輻射線驚擾了正專注於肢解屍身的小鋼爪。它們紛紛後退，有些甚至僵在原地不動。

他彎腰察看那堆殘骸。帶著手套的那隻手仍緊握著一個小筒子，李印使了好大的勁才把手指頭扳開。小筒子是密封的，鋁製的外殼仍十分光滑。他把小筒子放進口袋，循原路走回來。在他身後，鋼爪們立刻恢復生氣，又開始肆無忌憚地撕咬那具早已不成人形的殘骸，並忙碌地在沙堆上來回運送屠宰下來的血肉。聽著它們的鋼輪跟地面擦摩的聲音，他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史考特出神地看著那個小筒子。「這是他的東西嗎？」

「在他手中發現的，長官。」李印打開小筒子。「也許你該看一看裡面是什麼。」

史考特接過筒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出來。那是一塊小心折疊好的絹紙。他把它放在燈光下打開來看。

「上面寫什麼，長官？」艾瑞克問道。這個時候包括韓德少校在內的一些軍官從地道走了上來。

「報告長官，」史考特說，「請看看這個。」

韓德看完之後說：「這是剛拿到的嗎？」

「一個敵方信差送來的。」

「他人呢？」韓德急忙問道。

「鋼爪群剛把他解決掉了。」

韓德嘆了一口氣。「就是這個。」他把紙條遞給同來的軍官。「我們一直期待的。他們想必花了

不少工夫才把它送過來。」

「這麼說，他們打算談條件了？」史考特說。

「我們要答應嗎？」

「我們沒有權決定。」韓德坐下來。「通訊官，給我接月球基地。」

通訊官小心地升起外面的天線。此時，史考特陷入了沈思。不一會兒，他抬起頭。

「長官，」史考特對韓德說，「我覺得很奇怪，他們到現在才突然改變主意。我們使用鋼爪群已經將近一年了。」

「也許小鋼爪攻進了他們的碉堡。」

「上星期鋼爪群攻進他們一座碉堡。」艾瑞克說。「他們還沒來得及喊救命，一整排人就給鋼爪解決掉了。」

「你怎麼知道的？」

「一個同僚告訴我的。那玩意兒把——把殘骸帶了回來。」

「接通月球基地了，長官。」通訊官說。

螢幕上出現月基的監控員。他光鮮的制服和刮得乾乾淨淨的下巴與碉堡中的人員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是月基。」

「這是地球前哨站，代號『汽笛』。請轉湯普森將軍。」

監控員的臉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湯普森將軍威嚴的臉孔。「什麼事，少校？」

「我們的鋼爪剛處理掉一名帶信來的敵人信差。他們過去也玩過同樣的把戲，我們不知道這回該不該理會他們。」

「他們說些什麼？」

「A國方面希望我們送一個參與決策階層的軍官到他們那邊談判。他們沒有提到談判的內容，只說——」他瞄了一下紙條，「有十分緊要的事需要雙方代表面對面坐下來談。」

他把紙條展示在螢幕之前。湯普森透過螢幕來回地端詳著字條上的內容。

「我們該怎麼辦呢？」韓德問道。

「送一個人過去。」

「你不覺得這是個陷阱嗎？」

「或許吧！但他們所給的前哨站位置是正確的。我覺得應該試一試。」

「我會派一名軍官過去，並且儘早向您報告結果。」

「好，就這麼辦。」湯普森關掉通信頻道，螢幕恢復空白。

韓德把紙條揉在手中思索著。

「派我去吧！」李卬說。

「他們要的是參與決策的人。」韓德摸摸下巴。「參與決策的人，你懂吧？我已經有一個月沒出去了。也許我應該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你不覺得這樣很冒險嗎？」

韓德升起監視幕。那A國士兵的殘骸已經不見了。最後一隻小鋼爪正收起兩隻鋼鋸，像隻螃蟹一樣消失在沙堆中。

「老實說，我怕的是這些鋼爪。」韓德摸摸手腕上的護身符，「雖然有了這個就不怕它們，我還是不喜歡它們。有時候我還眞希望我們從來就沒有發明過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不搞出來，他們遲早也會弄出來的。」

韓德推回監視幕。「不管怎麼樣，它們似乎已經爲我們打贏了這場戰爭。這好歹也算是大功一件。」

「你似乎變得跟A國佬一樣敏感了。」

韓德看了一下腕錶。「我最好立刻動身，希望能趕在天黑之前到那裡。」

他做了一個深呼吸走向碉堡出口。碉堡外的地面滿是石礫。走了一分鐘後，他停下來點根煙，並且小心地察看四周的狀況。他只看到一片死寂，數哩範圍內盡是沙堆、熔渣和廢墟，偶爾突現一些光禿的樹幹。在他頭上，陰魂不散的灰雲靜靜地飄懸在地面與太陽之間。

韓德少校繼續前進的時候，右手邊有樣東西飛竄而過。是一隻小鋼爪！它正在追捕著什麼，大概是在追殺一隻老鼠。它們也對老鼠感興趣，這或許可以算是它們的副業吧！

走到小山坡頂，他舉起望遠鏡。敵方陣地就在正前方數哩處。那名A國信差想必是從那裡來的。

一個邊走邊練習揮動手臂的矮胖機器人從他

身旁走過。韓德看著它自顧自地走著，直到消失在瓦礫堆之間。他從來沒看過這一型。地底下的自動工廠不斷製造出新型機器人，可以預期的是，今後還會看到更多從來沒見過的型號。

韓德踩熄了煙。把人造戰士投入戰爭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這是怎麼開始的呢？戰爭一爆發，開啓戰端的A國及其附庸國就取得大部份優勢，聯盟這一邊幾乎全數慘遭核子浩劫。自然，聯盟立刻展開了報復行動。隱形轟炸機群在首都遭到攻擊後，數小時之內便飛臨A國上空，投下成噸毀滅性的炸彈。

但這並不能挽回什麼。

聯盟政府在一年之內遷到月球。地球上已經沒什麼搞頭了。南邊只剩下熔渣，以及從灰燼和白骨中滋長的雜草。北邊大部分成了不毛之地。數百萬人擁入天寒地凍的南北極。到了第二年，配備反輻射裝備的A國傘兵源源不斷從天而降。至此，最後剩下的工業生產線也只好隨著政府搬遷到月球。

只有軍隊留下來跟敵人周旋。這些殘餘的部隊儘可能隱藏行踪，沒有人知道他們分佈在哪裡。他們藏身於廢墟、水溝和地窖之中，與蛇鼠爲伍，到了夜間才敢出來行動。眼看A國就要贏得全面勝利了。聯盟除了每天從月球零星地發射幾枚飛彈意思一下之外，對這個強大的敵人可以說是束手無策。

然而自從第一隻鋼爪問世之後，一夜之間就扭轉了戰爭的局面。

一開始，鋼爪十分笨拙、緩慢。它們出了地道之後，常被A國佬當足球踢，成了他們在長年征戰之餘的消遣。不料它們的性能越來越好，更快也更狡猾。地底下的無人工廠改造了它們。新的型號不斷出現，有的有兩隻長長的觸角，有的會飛(沒多久會降落的型號也出現了)，還有些會像袋鼠一樣地跳躍。起先A國佬發現鋼爪不好惹的時候，只是感到錯愕憤怒而已，但沒多久他們便被迫像獵物一樣，拼命逃避鋼爪的追殺了。

不久它們師法木馬屠城，常趁敵人打開碉堡洞口透氣的時候攻入碉堡。事實上，一隻揮舞著鋼鋸的鋼爪就足以在密閉的碉堡中肆行殺戮，而

往往隨後還會有成群鋼爪蜂擁而至。有了這樣的武器，戰爭應該不會持續很久了。

也許戰爭早就結束了。

也許他馬上就會聽到戰爭結束的消息。也許A國的大將軍們已經決定投降了。也許……已經沒有「也許」了！

六年了！這一場戰爭打得太久了。先是核戰，然後是化學戰、細菌戰。現在輪到鋼爪、機器人。

鋼爪與其他武器不同的是，它們是－活的！它們隱藏、爬行、突然從沙堆中躍出，撲向敵人，爬上他身軀，砍向他喉嚨。這是它們的任務和使命，也正是當初設計它們的目的。

它們十分勝任這份工作。特別是新進的型號甚至能夠自己修護自己。現在它們已經完全自給自足了。除掉了輻射性護身符，鋼爪對所有人可說是一視同仁，不管你穿什麼制服。它們的運作完全不需要人類插手，甚至包括交付它們任務的人在內。事實上，它們早已不聽命任何人。

很明顯的，它們是這場戰爭眞正的贏家。

韓少校點燃第二根煙。他突然覺得十分孤獨，彷彿自己是全世界僅存的活人。在他右手邊出現一座城鎮的廢墟，只見殘存的斷牆和瓦礫。正走著的時候，他突然停下來，很快地舉起槍，全身的肌肉一時緊繃起來。有一陣子他以爲——

在一堆只剩下骨架的房屋廢墟後面，有一個人影遲疑地向他走過來。

韓德眨了一下眼睛，大喝一聲：「站住！」

那男孩停了下來。韓德放下槍。男孩沈默地望著他。男孩的個子很小，年齡想必也很小。也許只有八歲吧！但這很難說。在核戰中倖存的孩子往往驚嚇過度，以致看起來比較實際年齡小了許多。他穿著一件褪色的藍色線衫和破舊的短褲，渾身沾滿泥沙。褐色的頭髮久未修剪，而且毫無光澤，散亂地垂掛在耳朵和臉上。他抱著一樣東西，引起韓德的注意。

「那是什麼東西？」韓德厲聲問道。

男孩乖乖地把東西遞過來，是一隻玩具熊。男孩睜著一對大但無神的眼睛。

韓德鬆了一口氣。「我不要這個。你自己留著

吧！」

男孩從他手中接回玩具熊。

「你住在哪裡？」韓德問道。

「那邊。」

「那一堆廢墟？」

「嗯。」

「地底下？」

「嗯。」

「還有多少人在那裡？」

「多——多少？」

「我是說，有多少像你這樣的人？你住的地方有多大？」

男孩默不作聲。

韓德皺起眉頭。「只有你一個人嗎？」

男孩點點頭。

「你怎麼過活呢？」

「那邊有吃的。」

「你都吃些什麼呢？」

「什麼都吃。」

韓德仔細打量他。「你多大了？」

「十三歲。」

看起來不像。或許是真的吧！男孩很瘦小，像是受過驚嚇，而且營養不良，再加上長期暴露在輻射線下，難怪看起來那麼瘦小。他的四肢好像曲折的細水管。韓德碰了一下男孩的手臂，發現他的皮膚十分粗糙，想必又是輻射線幹的好事。他彎下腰來親切地凝視著男孩，但他毫無反應，黑沈沈的大眼睛裡一片空洞。

「你瞎了嗎？」

「沒有。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你是怎麼躲過鋼爪的？」

「鋼爪？」

「那些圓圓的，會挖洞會殺人的東西。」

「我不懂。」

也許那裡沒什麼鋼爪吧！大部分地方還是相當安全的。它們大多分佈在多人聚集的碉堡周圍。鋼爪的本能是追熱，特別是活動的體熱。

「你很幸運。」韓德站起來。「好吧！你要往哪裡走？回到原來住的地方嗎？」

「我可以跟著你嗎？」

「跟著我？」韓德兩手交抱。「我可是要走一段很長的路喔！大概有數哩遠吧！而且——」他看了一下手錶，「我必須儘量趕路。」

「我也要去。」

「不行。」韓德把手伸進背包摸索了一會兒。「喏！」他遞給男孩一個罐頭，「拿著這個回去，好嗎？」

男孩不說話。

「一兩天之後我會回到這裡。如果那個時候你還在這裡，我就帶你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我想現在就跟你走。」

「那可要走很久喔！」

「我沒有問題。」

韓德不自在地站起身來。兩個人一起走似乎太顯眼了，而且這男孩還會拖慢他的腳步。但反過來說，他也可能再也不會回來了。萬一這個男孩真的是孤獨一人——

「好吧！跟我走。」

韓德邁開大步，男孩亦步亦趨地跟上來。一路上男孩默不作聲，只是安靜地抱著玩具熊。

「你叫什麼名字？」過了一會兒，韓德回過頭來問。

「林大衛。」

「大衛，你爸媽發——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都死了。」

「怎麼死的？」

「死在一次爆炸中。」

「這是多久以前發生的事？」

「六年前。」

韓德停下來，「你就這樣自己一個人過了六年？」

大衛搖搖頭，「本來還有其他人。後來他們都走了。」

「然後你就一個人？」

「嗯。」

韓德不禁多看了這男孩幾眼。這男孩很奇怪。沈默且呆滯。這大概是劫後餘生的孩子的共通點吧！自從那個大災難降臨在他們身上之後，大概再也沒有任何事會令他們感到驚訝了。他們接受任何現實，從不問這些現實該不該發生在他

們身上。事實上在他們的字典中已經沒有所謂「正常」或「應該」了。他們從來不「期盼」和「等待」，只是任由命運之神安排他們的未來。

「我會不會走得太快？」

「不會。」

「你是怎麼發現我的？」

「我一直在等。」

「等？」韓德有些納悶。「你在等什麼？」

「等某樣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吃的。」

「喔！」韓德嘆了一口氣。一個十三歲左右的男孩，以鼠類和半腐的罐頭維生，住在環境惡劣的下水道中，出去要面對輻射塵和鋼爪，以及在天空中盤旋的軍機，這也眞難爲他了。

「我們要到哪裡去呢？」

「到敵人的陣地那邊。」

「敵人？」

「就是壞蛋，挑起這場戰爭的人。是他們先投核彈的。」

男孩點點頭，但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這一切都是他們造成的。」韓德望著赤裸裸的地平線。

男孩沒有任何表示。兩個人繼續走著。韓德走在前面，大衛抱著玩具熊在後面跟著。

到了下午四點左右，他們在一座廢墟停了下來。韓德清除掉雜草，收集了一些木片，利用幾塊本來是澡盆的混凝土板，造了一堆營火。敵人的陣地離這裡不很遠。這兒從前是一個美麗的山谷，有一大片果樹和葡萄園，而這片廢墟原本大概是一個以釀酒爲業的小鎮吧！這時起了一陣風，隨風捲起的沙塵緩緩地漫過孤零零兀立著的斷壁殘垣和枯樹。

韓德煮好一壺咖啡，又熱了一些熟羊肉和麵包。「喏！」他把一塊麵包和熟羊肉遞給大衛。大衛蹲在營火旁邊，露出一雙蒼白拳曲的膝蓋。他看了一下，搖搖頭，把食物推回去。

「我不要。」

「不要？你不吃點東西嗎？」

「不要。」

韓德聳聳肩。也許男孩是變種人，只吃某種特別的食物。這倒沒什麼關係。他已經活了這麼久了，到肚子餓的時候，他一定有辦法自己找吃的。如今這世界上怪事眞是層出不窮，而可悲的是，過去習以爲常的事反而不會再出現了。

「好吧，隨你便。」韓德自顧自地一邊啃著麵包，一邊啜飲咖啡。這些東西實在難以下嚥，所以他吃得很慢。好不容易吃完了，他站起來踩熄營火。

大衛也慢慢站起來，望著韓德。

「準備出發了。」韓德說。

「好。」

韓德提起槍，向敵方陣地出發。就快要到目的地了，他十分緊張地觀察四周的狀況。對方派出信差後，應該料到他們也會派一個信差過來，不過A國佬十分狡詐，搞不好這又是他們設下的圈套。他繼續掃視四周，正前方就是對方的前哨碉堡，它的主體藏在地下，只露出潛望鏡、射孔和天線。

「我們快到了嗎？」

「嗯。你累了嗎？」

「沒有。」

「那，有什麼問題嗎？」

大衛沒有回答，只是小心翼翼地跟著他走。

韓德放慢了腳步。他舉起望遠鏡觀察前方的地形。他們會躲在附近某個地方監視他嗎？就好像不久之前他的部下監視A國信差一樣？他感到背脊一陣發涼。也許他們正摩拳擦掌爭著開第一槍呢！

韓德擦擦額頭上的冷汗。「他媽的！」他詛咒了一聲。對方應該在等著他，這次的情況和先前不一樣，但是他仍然心裡寒抖抖的。

他兩手緊握著槍，快步穿過沙堆，大衛緊跟在後。敵人隨時有可能從碉堡某個射孔放他一槍。搞不好再過一會兒，他全身就會被打成蜂巢一般。

他不斷向碉堡方向揮手。

但是沒有任何動靜。右手邊是一條狹長的矮崗。韓德打量了一下，發現這個地形可以提供很好的戰略位置。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矮崗。如果這

裡是他的駐地，他一定會放幾個步哨在矮崗上，專門負責監視有無敵人出入。當然，如果這兒眞是他的駐地，一定會有成群鋼爪潛伏在四周，而他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不用呆站在這冒冷汗啦！

「我們到了嗎？」跟過來的大衛問道。

「差不多了。」

「那我們爲什麼要停下來？」

「我不想貿然行動。」韓德徐徐地前進。現在矮崗就橫躺在他正右方，彷佛盯著他看。他覺得渾身不自在。如果有個傢伙躲在上面，他豈不像個活靶一樣？照理，他們會出來迎接他，除非這整件事根本是個陷阱！

「跟著我，」他轉身對大衛說，「不要走丟了。」

「我沒有問題。」大衛緊緊跟上來，手裡還是抱著玩具熊。

矮崗上好像有什麼東西，韓德立刻緊張起來。他拿起望遠鏡，仔細地察看矮崗上的動靜。或許是老鼠吧！有些變種的老鼠能夠躲過鋼爪的獵殺。

突然，一個高個子出現在矮崗上，灰綠色的斗篷被風吹得啪啦啪啦地作響。在他身後又跑出一個穿著敵軍制服的士兵。兩個人都舉槍瞄準著他這邊。

韓德張口結舌，不知所措。兩人身後又冒出一個人影，是個穿著同樣灰綠色制服的女人。

韓德費了好大勁兒，終於喊出聲來。「不要開槍！」他瘋狂地向他們揮手，「我是——」

兩隻槍噴出火舌。韓德身後響起隆隆爆炸聲。隨之而來的震波把他震飛起來，摔得遠遠的。被爆炸捲起的沙塵一古腦兒撲打在他臉上，有如刀割一般。「我完了！」這是他唯一的念頭。兩名士兵和女人從矮崗上下來，走向他。韓德覺得四肢麻木，耳朵嗡嗡作響。他勉強地舉起像是有幾千噸重的步槍。空氣中充滿了辛辣的硝煙味。

「不要開槍！」第一名士兵喝道。

「他媽的，我剛才也是這麼說的。」他掙扎著坐起來，仍不顧一切地挺著槍對著他們。

三個人立刻跑過來圍住他，兩隻槍正好抵著他的左右太陽穴。「混蛋！還不快放下武器！」其

中一個人說。

韓德一下子清醒了。天啊！他竟然被——被俘虜了。而且他們還殺了那可憐的男孩！他回過頭，發現大衛已經不見了，只剩下一堆——他不禁閉上了眼睛。

三個人好奇地打量著他。韓德擦掉鼻子上的血跡，象徵性地拍拍身上的泥沙。他晃了晃腦袋，試著讓自己更清醒些。「你們爲什麼要這樣？」韓德無力地低聲說，「他只是個小男孩。」

「爲什麼？」一名士兵粗魯地拉他起來，扭過他的頭，「你自己看！」

韓德不敢睜開眼睛。

「快看啊！」第二名士兵把他推向前，「聽到沒有？」

韓德嚥下一口氣睜開了眼睛。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看到沒有？你現在該明白了吧！」

一個螺絲正好從大衛的殘骸那邊滾到他腳前。他看到亂成一團的電線、絞鏈、鋼條和ＩＣ板。一名士兵走上前踢了那堆東西一下，立刻有幾條彈簧蹦了出來。一塊半邊已經燒焦的塑膠片緩緩地翻轉開來。那是——那是大衛那張沒有表情，但十足屬於人類的臉！韓德顫抖地彎下腰，瞪著那張塑膠片後面的東西——一個精巧複雜的人造頭腦。

「一個機器人，鋼爪的近親。」士兵一把攙住他。「我們看到它跟踪你。」

「跟踪？」

「這是它們執行任務的方式。它們跟踪你到碉堡，然後『終結』碉堡中所有人的生命。」

韓德覺得有些暈眩。「但是——」

「來吧！」他們領他走向矮崗，「這裡不安全，我們不能待在這裡。」

三個人扶著韓德爬上矮崗。女人先他們一步到達坡頂等他們。

「貴方前哨指揮部呢？」韓德潤一潤喉嚨說，「我奉命來這裡與貴部——」

「別什麼貴不貴的了。前哨指揮部已經不存在了。機器人滲透了進來——這我們等一下再解釋。」他們走到矮崗脊部。「我們是最後一批倖存

的人員。其他的人現在都躺在碉堡裡。當然——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請從這邊下來。」女人打開地上一個蓋子，「進去吧！」

韓德忍著痛慢慢爬進洞中。二名士兵和女人也隨著下去。女人把蓋子移回原位，並使勁地把它拴緊。

「幸好我們早發現你，」其中一名士兵說，「它已經跟踪你很久了。」

「有煙嗎？」女人插進話來。「我已經有一個禮拜沒抽煙了。」

韓德把身上的一包香煙遞給她。她熟練地彈出一根煙，然後把香煙包遞給其他兩個人。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有盞煤氣燈，正虛弱地閃著搖曳的黃光。房間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四個人圍著一張木桌坐下來。一堆沒有洗的碟子雜亂地堆在一邊。透過破舊的簾子可以隱約看到另一個房間內的陳設。韓德看到一個角落裡掛著幾件大衣和毛毯。

他身旁的士兵脫下頭盔，順手理一理頭髮。

「我是馬魯廸下士，兩年前被徵調入伍。」說完，他向韓德伸出手來。

韓德遲疑了一下，才跟他握手。「韓德少校。」

「卜克能。」另一個士兵也過來跟他握手。

這個人頭髮稀疏，膚色較深。他緊張地抓抓耳朵。「天知道我是什麼時候入伍的。這兒就我們三個人了：馬下士，我和唐莎。」他指著那女人。「其他人都慘死在碉堡中，只有我們三個人幸運地逃了出來。」

「你的意思是它們闖進了你們的碉堡？」

卜克能點了根煙。「剛開始只有一個——我是說一隻，就像跟踪你的那一型一樣。」

韓德警覺起來。「那一型？難道還有別的嗎？」

「男孩大衛跟他的玩具熊，這是第三型，最有效率的一型。」

「那其他的呢？」

卜克能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疊用繩子綑著的照片，丟在桌子上。「自己看吧！」

韓德解開繩子。

Philip K. Dick

「看吧！」馬魯廸說，「這就是我們——應該說，我們的長官要跟你們談判的原因。一個星期以前，我們發現你們的鋼爪中已經出現外形跟眞人一模一樣的型號了。我們叫它們『終結者』，又名『人形鋼爪』。它們到哪裡，就消滅掉那裡所有的生物，連螞蟻也不放過。」

韓德仔細看著這一組照片。拍照的人似乎十分匆忙，沒來得及調好焦距，所以影像都不太清楚。前面幾張是大衛。一個大衛獨自行走，兩個大衛並肩而行，三個大衛……所有的大衛都是一個模樣，而且都抱著一模一樣的玩具熊。

它們都是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下面一些照片是從遠距離拍的。第一張是一個傷兵坐在路邊，掛著吊腕帶，蹺著只剩半截的左腿，一根拐杖橫放在膝上。下一張是兩個一模一樣的傷兵並肩坐著。

「這是第一終結者，『傷兵喬治』。」卜克能把照片拿近韓德。「鋼爪唯一的任務是消滅人類。新出的型種比以前的更好，很難想像它們的祖宗可以給我們當足球踢。它們比它們的前輩更深入我們的陣地。但不管怎麼樣，它們看起來就是『機器』，是有尖角利爪的金屬球。我們可以很快發現它們，防止它們進入我們內部。」

「但第一終結者卻有著人類的外形，」馬魯廸接著說，「等到我們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一開始，傷兵喬治求我們讓它進來。我的同僚基於惻隱之心收容了它。它一進來後就做內應，讓成百個喬治也跟著擁進碉堡。只怪當時我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看起就像是機器的鋼爪上，沒有想到鋼爪也可以披著人皮。」

「那個時候我們以爲人形鋼爪只有這一種，」卜克能說，「沒有人想到還有別的。這些照片也是剛拿到的。我們的信差出發的時候，我們只看過傷兵喬治——」

「你們的陣地是被——」

「是被第三終結者——『男孩大衛』摧毀的。它們這一招很聰明。」卜克能苦笑。「孩子是士兵們的尅星。他們一碰到孩子，就爭相表現父愛，帶他們進來，給他們東西吃。沒有想到這些楚楚可憐的孩子竟會是無情的殺手。」

「我們三個運氣好。」馬魯廸說。「那時我跟卜克能正好過來找唐莎。這個小地窖是她的地方。」他用一隻大手朝四周比劃了一下。「後來我們要回去了，正沿著梯子爬出來的時候，看到矮崗下成群大衛團團包圍住碉堡。那時戰鬥還在進行中，卜克能趁機拍下這些照片。」

「你們其他的陣地也遭到同樣命運嗎？」

「沒錯。」

「不知道我的陣地現在怎麼樣？」韓德不自覺地摸摸手臂上的護身符。

「它們不在乎你這玩意兒。白人、黑人、黃種人，A國、B國……對它們來說都是一樣的。它們只是忠實地執行你們當初賦予它們的任務——追殺一切有生命之物，包括你和我。」

「它們的科技早就超越了你們。」卜克能說。「新的型種都有鉛層護體，不怕你們的輻射護身符。」

「其他的呢？」韓德問。「除了『男孩大衛』和『傷兵喬治』，其他的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卜克能指著掛在牆上的兩塊凹凸不平的金屬片。韓德走上前去。

「左邊那一塊是傷兵喬治身上的。」馬魯廸說。「我們幹掉了一個喬治。那時它正向著碉堡走過去。我們從矮崗上開火，就像我們今天對付大衛一樣。」

金屬片上刻有I—T字樣。韓德撫摸摸另一塊金屬片。「那這塊是大衛的囉？」

「是的。」金屬片上刻著III—T。

卜克能走過來，把手搭在韓德寬闊的肩膀上。「你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了吧？一定還有另外一型，一定還有一個第二終結者！也許已經停產了，也許有毛病不能派上用場。這樣最好。但萬一第二終結者還在執行任務，而我們不知道它的長相，我們隨時都有可能完蛋大吉。」

「你運氣好，」馬魯廸說，「大衛跟踪你這麼久都還沒碰你一下。也許它以為你會帶它到某個碉堡去。」

「只要有一個進去了，整個碉堡就完了。」卜克能說。「它們行動很快，一轉眼就可以集結成千上百個。它們毫無人性，唯一的目的是——」

他擦掉流到嘴唇上的汗水，抿抿濕鹹的上唇，「殺！」

每個人都沈默了下來。

「韓少校，再給我一根煙好嗎？」唐莎打破沈默。「還是你們的煙好。」

夜深了。天空一片漆黑，由於雲層的關係，看不到一顆星星。卜克能小心地移開出口的蓋子，好讓韓德看到外面。馬魯廸指著一處黑暗說：「那邊有幾個碉堡。本來我們就駐紮在那裡。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正好不在。沒想到我們的墮落救了我們。」

「其他的人一定都死得很慘。」卜克能壓低了聲音。「事情來的實在太突然了。今天早上上級才做好決定，要我們派一個信差到你們那裡。我們看著他出發，一直掩護著他，直到他消失在地平線上。」

「羅里士，可憐的傢伙。我們都認識他。他大概在六點左右跟我們失去聯繫，那個時候太陽才剛剛升起。大約中午的時候，卜克能和我交完班，有一個小時的空檔。我們偷偷溜走，沒有任何一個人發現。我們跑到這裡來。這附近本來是一個小鎮，有一些房子和一條街。這兒從前是一個大農莊的地窖。我們知道唐莎會在這兒，躲在她的小窩裡。其實駐守在附近碉堡的士兵幾乎全都來過這裡泡一泡。今天正好輪到我們。」

「所以我們保住了性命。」卜克能說。「我們完全是運氣好，換成別人也是一樣。我們辦——辦完事之後，回到地面，正打算從矮崗斜坡走回去，就在那裡，我們看到好多『大衛』，跟一群螞蟻一樣。我們一下子就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在這之前，我們已經看過第一終結者『傷兵喬治』的照片了。長官複印了一批照片，並加上說明，發給每一個人。我們很清楚，如果讓它們發現了，我們也鐵定沒命。所以我們只好跑回來，並在路上幹掉了兩個落單的大衛。」

「落單的終結者倒不可怕。我們的動作比它們快。但是，要是你碰到一群終結者直挺挺地向你走來，要取你性命，那就難以招架了。它們前仆後繼，永不停止。」

韓德倚著洞蓋的邊緣坐下來，試著讓自己的眼睛適應黑暗。「這樣子讓蓋子開著，安不安全？」

「如果我們小心的話，應該沒問題。好了，你現在可以試試通話器了嗎？」

韓德取下腰帶上的通話器，慢慢地拉出天線，把機身湊到耳朵旁。他可以感受到金屬部份濕涼的感覺。他對麥克風呼了一口氣。「嗯，現在可以了。」

但他還是有點遲疑。

「如果狀況有什麼不對，我們會立刻告訴你。」卜克能說。

「謝了。」韓德又停了一下，把通話器靠在肩上。「其實，想起來還眞有趣。」

「你說什麼？」

「我是指——終結者。我們人類的存亡全操在它們手中。也許現在它們已經滲透進我方的陣地了。這讓我想到我們是不是正好碰到改朝換代的時候，一個新誕生的種族正準備要接替人類了！」

馬魯廸不高興地說：「沒有任何種族可以取代人。」

「沒有嗎？也許我們已經看到了。現在可以說是人類的黃昏和新種族的黎明。」

「它們不是種族，只是機械化地執行任務的殺手。你們設計它們來進行殺戮。這是它們唯一會做的。」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誰知道以後會怎麼樣？等到戰爭結束，沒有人類可殺之後，也許它們其他方面的潛能就會發揮出來了。」

「這樣說，你好像認爲它們眞的有生命一樣。」

「難道不是嗎？」

一陣短暫的沈默。「它們是機器。」馬魯廸冷冷地說。「它們看起來像人，但骨子裡還是不折不扣的機器。」

「快用你的通話器吧，少校！」卜克能不耐地說。「我們可不能在這裡待上一輩子啊！」

韓德用密語呼叫指揮部，但是對方毫無反應。他檢查了一下機件，一切正常。

「史考特！」他對著麥克風喊道。「你聽得見嗎？」

依然是一片沈默。他把功率調到最高，又試了一次，但仍然只聽到雜訊。

「我什麼都聽不到。也許他們聽到了，但不願意回答。」

「告訴他們這是緊急狀況。」

「他們會認爲我是在受脅迫的狀況下跟他們聯絡的。」他又試了一次，並簡短說明他遭遇的狀況。但除了微弱的雜訊，仍是令人窒息的靜默。

「輻射塵干擾了大部份通訊。」卜克能說。「也許這才是眞正的原因。」

韓德關掉通話器。「輻射塵？或許吧。但我還是比較相信我的猜測。他們就是不願回答。換了我，也會這樣做的。他們沒有理由相信我。這種故事誰都編得出來。」

「也有可能是太遲了，或許他們已經——」馬魯廸說。

韓德點點頭。

「我們最好回到地窖裡去。」馬魯廸不安地說。「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險。」

他們慢慢地爬下洞去。卜克能小心地拴緊洞蓋。他們聚集在小房間裡，氣氛一時變得十分凝重。

「它們的行動有那麼快嗎？」韓德說。「我今天中午才離開碉堡的，到現在只有十個小時。」

「只要有一個進去了，以下的事不要它們多少時間。它們行動的時候很狂野，十根手指頭都是利刃，一下子整個碉堡就成了殺戮戰場。有時想想，我還是寧願死在人類手中。」

「糟了！」韓德突然站起來，背對著他們。

「怎麼了？」馬魯廸問道。

「月球基地。天啊！萬一它們也到了那裡——」

「月球基地？」

韓德轉過身來。「不過我想，它們不可能會到那裡的。它們怎麼去呢？不可能的。」

「什麼是月球基地？我們只聽說過，但不敢確定。現在那邊狀況怎麼樣？你看起來很擔心的樣子。」

「我們的補給全部來自月球。政府、人民和

工業全在那兒。如果它們找到方法到月球去——」

「只要有一個進去就完了。第一個闖進去之後，就會設法讓其他的進來。數百個，一模一樣的，就跟螞蟻一樣。」

「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唐莎說。「完全符合共產主義的理想。所有的公民都是可以互換取代的。」

卜克能不快地說：「夠了。再說下去，好像在捧它們一樣。」

韓德不斷地來回踱步。空氣中夾雜著食物和汗水的氣味。唐莎突然起身，鑽進布簾另一邊的房間裡。「我想躺一下。」

布簾闔上了。馬魯廸和卜克能仍坐在桌子旁邊，看著韓德。「就看你了。」卜克能說。「我們已經無路可走。」

韓德點點頭，繼續沈思。

「現在的問題是，」馬魯廸喝了一口咖啡，又從一個鐵壺倒了些到杯中，「我們在這裡是可以暫保平安，但總不能就這樣待下去。食物跟補給品都不夠。」

「如果我們出去——」

「如果我們出去，它們會把我們全部幹掉。我們走不遠的。你的碉堡離這裡有多遠，少校？」

「大約三到四哩。」

「那我們四個應該辦得到。四個人可以同時顧到四面八方，這樣它們就沒辦法從後面跟踪我們了。我們有三枝步槍，唐莎可以用我的手槍。」馬魯廸敲敲他的腰帶。「我們的士兵不一定個個有鞋穿，但一定都有槍可用。我們四個有武裝的人之中，最後一定會有一個進入你們的碉堡。當然，那個人最好是你，少校。」

「如果它們已經在那裡等我們去送死，怎麼辦？」卜克能說。

馬魯廸聳聳肩。「那我們就只好回來。」

韓德停止來回踱步，「能不能請你說說看，它們侵入我的陣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這很難說。它們很有組織，一旦展開行動，就像一群蝗蟲。令人吃驚的是，只要它們之中任何一個決定做什麼，其他所有的立刻一致配合，不需要任何協商、溝通什麼的。」

「我明白了。」韓德喃喃道。

從另一個房間傳來唐莎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少校！」

韓德掀開布簾，「什麼事？」

唐莎斜倚在行軍床上，慵懶地仰視著他。

「你還有煙嗎？」

韓德走進房間，面對著唐莎坐在一個板凳上。他伸手進口袋找了一下。「抱歉，沒有了。」

「眞不幸。」

「妳是哪國人？」一會兒之後，韓德問道。

「A國。」

「妳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這裡？」

「這裡以前是F國的一部份。妳是士兵嗎？」

「妳爲什麼問這個？」

「只是好奇。」韓德打量著她。她已經脫下外套，把它甩到行軍床的一個角落。她很年輕，大約二十來歲吧，身材很苗條。女郎長長的頭髮平舖在枕頭上，大而黑的眼睛默默地望著他。

「你在想什麼？」唐莎問。

「沒什麼。妳多大了？」

「十八歲。」她手撐著頭，不眨眼地看著他。她穿著灰綠色的軍服，腰繫附銅扣的寬皮帶。

「妳隸屬哪個部隊嗎？」

她搖搖頭。

「妳身上的制服是從哪裡來的？」

她聳聳肩，「別人給我的。」

「妳多大的時候到這裡？」

「十六歲。」

「這麼年輕？」

她瞇起眼睛，「你是什麼意思？」

韓德摸摸下巴，「如果沒有戰爭，妳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至少妳不必過這種生活。」

「我總得活下去啊！」

「喔，妳誤會了，我並不是在教訓妳。」

「你的人生也會大爲不同的。」唐莎喃喃地說。她彎下腰，鬆開一隻靴子，把它踢到一邊。「少校，你可不可以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我要睡覺了。」

「這是個難題。我們有四個人在這裡，卻要

擠兩個小房間。這裡就這兩個房間嗎？」

「嗯。」

「這個地窖本來就這麼大嗎？是不是還有其他房間，但是都被震塌了？也許我們可以挖出一個房間來。」

「或許吧。」唐莎鬆開腰帶，解下手銬，用一個最舒服的姿勢平躺下來。「你確定沒煙了嗎？」

「我只有剛才那一包。」

「眞不幸。也許到了你的碉堡，可以找到一些。」另一隻靴子也應聲落地。唐莎伸手到電燈開關，「晚安！」

房間霎時一片漆黑。韓德起身穿過布簾走進廚房。他突然停了下來。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馬魯廸背靠在牆上，面無血色，嘴巴一張一合想說話，但發不出一點聲音。卜克能站在他面前，手中的左輪頂著馬魯廸的肚子。兩個人都僵在那裡不動。卜克能緊握著槍，神情十分僵硬，馬魯廸則像南京板鴨似的，被釘掛在牆上一動也不動。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呆了好一會兒，韓德好不容易擠出幾個字來，但卜克能立刻打斷了他。

「不要出聲，少校。到這裡來！還有，你的槍。拿著你的槍！」

韓德拿出手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盯著他。」卜克能示意他往前走，「到我這一邊來，快點！」

馬魯廸的手稍稍挪動了一下。他舐舐嘴唇，臉轉向韓德。他的眼神驚惶不定，汗珠不斷從前額滾落臉頰。他突然張大了眼睛看著韓德。「少校，他瘋了，快阻止他！」馬魯廸的聲音嘶啞且微弱，幾乎聽不到。

卜克能手中的槍繼續頂著馬魯廸。「少校，記不記得我們剛才提過的，有關第二終結者的事？我們只知道第一和第三終結者，對第二終結者卻一無所知。但那是以前。」卜克能的手指扣在扳機上。「現在我知道了！」

他開了槍。一陣白煙自槍口噴出，捲纏住馬魯廸的身軀。

「少校，這就是第二終結者。」

唐莎掀開布簾大叫：「卜克能，你在幹什麼？」

卜克能賁張的姿態瓦解了，他慢慢轉過身來。「第二終結者，唐莎。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可以認出任何一型終結者了！我們的危險已經滅低了。我——」

唐莎的眼光穿過他，注視著蜷曲在焦黑冒煙衣物中的遺骸。「你殺了他！」

「他？我想妳是指沒有人字旁的『它』吧！我已經注意它很久了。我一直有一個感覺它是終結者，但不太確定。至少我以前不確定，但今天晚上我終於弄清楚了。」卜克能顫抖地撫弄著槍柄。「我們運氣好。妳不明白嗎？要不然，下個小時我們就完蛋了！」

「你肯定嗎？」唐莎把他推到一邊，走到還在冒煙的殘骸旁，彎下腰來。她板起臉孔。「少校，你來看。全是血肉！」

韓德在她身旁蹲下來。沒錯，是人類的殘骸。大量流出的血水聚成了一個小池子。

「沒有齒輪。」唐莎冷冷地說，站直了身子。「你看到沒有？沒有齒輪，沒有鋼條。這不是鋼爪，不是第二終結者。」她環抱雙手。「你最好對這件事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卜克能跌坐在桌旁，臉色突然變得一片慘白。他把頭埋進雙手之中，不停地搖頭。

「來，老實說！」唐莎拍拍他肩膀，「你爲什麼要這麼做？爲什麼要殺了他？」

「我想他是嚇壞了。」韓德說。「我們都籠罩在第二終結者的陰影之下，神經太緊張了。」

「或許吧。」

「什麼？不然妳以爲怎麼樣？」

「我認爲他是爲了別的理由殺掉馬魯廸的。一個很好的理由。」

「什麼理由？」

「也許馬魯廸知道了不該知道的。」

韓德看著她陰鬱的眼神。「關於什麼的？」他問道。

「關於他，卜克能。」

卜克能立刻抬起頭，「你猜到她想說什麼了

吧!她認為我是第二終結者。你不明白嗎,少校?現在她想要讓你相信我早已預謀要殺害馬魯廸,要你相信我是——」

「不然你為什麼要殺他?」唐莎追問道。

「我已經說過了,」卜克能難過地搖著頭,「我以為他是鋼爪,我以為我知道眞象。」

「怎麼說?」

「我已經注意他很久了,我懷疑——」

「你懷疑什麼?」

「我覺得我好像聽到什麼,我覺得我——」

他突然停了下來。

「說下去。」

「當時我跟他正在玩牌,你們兩個在另一個房間。我突然覺得好像聽到他發出軋軋聲。」

一陣靜默。

「你相信這一套嗎,少校?」

「是的。我相信他說的。」

「我不相信。我還是覺得他殺了馬魯廸是另有原因的。」唐莎把手伸向房間角落的步槍。「少校!」

「不要!」韓德搖搖頭。「一切就到此為止。死一個就夠了。我們都跟他一樣害怕。殺了他豈不就像他殺馬魯廸一樣?」

卜克能感激地仰視著他。「謝謝。我眞的很害怕。你很了解,對不對?現在她也害怕了,也想殺我。」

「不許再自相殘殺了。」韓德走到梯子旁邊。「我要出去再試試通話器。如果還是不能聯絡上他們,我們明天一早就出發。」

卜克能立刻站起來。「讓我幫你忙。」

夜涼如水。卜克能做了個深呼吸。兩個人爬到地面上。卜克能挺著槍,兩腳跨得開開地站在那兒監視四周。韓德蹲在洞口調整通話器。

「手氣如何?」卜克能問。

「還是沒有回音。」

「那就繼續試,告訴他們我們這裡發生的事。」

韓德又試了一下,但還是徒勞無功。最後他收回天線。「沒有用,他們大概收聽不到,就算是

收聽到了,也可能不願回答。」

「也許他們根本不存在了。」

「我再試一下。」韓德又拉出天線。「史考特,你在聽嗎?」

他聆聽著。但依然只聽到不受歡迎的雜訊。不一會兒,一個微弱的聲音突然插進沙沙的雜訊中。

「我是史考特。」

他抓緊了通話器。「史考特,是你嗎?」

「我是史考特。」

卜克能蹲下來。「是你的人嗎?」

「史考特,聽著。你知道關於鋼爪的事了嗎?你收聽得到我的通話嗎?」

「是的。」聲音很微弱,幾乎聽不到。他很難辨認出對方是誰。

「你收聽到我說的話嗎?碉堡沒事吧?鋼爪沒有闖進去吧?」

「這裡一切正常。」

「它們有沒有試著滲透進去?」

聲音變得更微弱了。

「沒有。」

韓德轉向卜克能。「他們沒事。」

「他們沒有遭到攻擊嗎?」

「我想是沒有。」韓德耳朵緊貼著通話器。「史考特,我幾乎聽不到你的聲音。你通知月球基地了嗎?他們知道了嗎?他們提高警覺沒有?」

沒有回答。

「史考特!你聽得到我說話嗎?」

沈默。

韓德癱了下來。「通訊中斷了。一定是輻射塵搞的鬼。」

韓德和卜克能互看了一眼,兩人都沒有作聲。約有半晌,卜克能開口道:「聽起來像是你的人嗎?從聲音聽得出來是誰嗎?」

「訊號太微弱了,聽不出來。」

「你一點把握都沒有嗎?」

「沒有。」

「所以也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回去吧!」

他們爬下梯子,回到溫暖的地窖。唐莎正面

無表情地等著他們。

「怎麼樣?」她問道。

沒有人回答。「少校,」最後卜克能開口了,「你真的不能確定是你的人,還是它們中的一個嗎?」

「嗯。」韓德不自在地點點頭。

「那我們的處境一點都沒變。」

韓德低頭看著地面上一隻忙碌的螞蟻。「我們一定要到那裡去把狀況弄清楚,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我同意。」

「怎麼樣?」唐莎問。「你們聯絡到碉堡那一邊的人了嗎?」

「可能是我的人,」韓德慢慢地說,「也可能是它們的『人』。不管怎麼樣,如果我們就這樣子一直站在這裡,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他看了一下手錶。「早一點休息。我們明天一大早就出發。」

這是一個清爽的早晨,只可惜少了公鷄的啼聲和小鳥的歌唱。韓德用望遠鏡觀察四周的荒野。

「發現了什麼?」卜克能問。

「沒有。」

「你看得到我們的碉堡嗎?」

「在哪裡?」

「把望遠鏡給我!」卜克能接過望遠鏡,調了一下。「我知道在哪個方向。」他專注地看了許久。

唐莎也從地道走上來。「看到了什麼嗎?」

「沒有。」卜克能把望遠鏡還給韓德。「它們都不見了。快走!不要留在這裡。」

三人踩著沙堆,連走帶爬地從矮崗下來。隔著一個扁平的岩塊,有一隻蜥蜴正疾走著。他們突然停下來,一時僵住了。

「那是什麼?」卜克能問。

「一隻蜥蜴。」

這隻蜥蜴很快地爬過沙堆,身上的顏色跟沙子一模一樣。

他們下了矮崗之後,三個人緊靠在一起,小心地察看著四周的動靜。

「走吧!」韓德踏出一步。「我們還要走很久。」

卜克能緊跟在他身旁,唐莎落在後面,手裡緊緊握著手槍。「少校,我一直想問你一個問題,」卜克能說,「你是怎麼遇到大衛的?」

「在這條路上的一個廢墟那邊。」

「它對你說了些什麼?」

「不多。它說它是獨自一個人。」

「你看不出它是個機器人嗎?它說話時難道不會露出一點馬腳嗎?你始終都沒有懷疑過它嗎?」

「我已經說過了,它不大說話。我一點兒都沒注意到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一個機器人有辦法瞞過你嗎?」

韓德板起臉,正眼瞧著卜克能。「你的口氣好像在審問一個犯人。你到底想說什麼?」

「沒什麼。」卜克能略帶訕笑地回答。

「卜克能認爲你是第二終結者。」唐莎在韓德身後冷冷地說。「現在他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了。」

卜克能跳起來。「這有什麼不對?我們送了一個人到對方那邊。之後,『他』來到我們這裡。也許他發現這裡有令他垂涎的獵物。」

韓德苦笑。「我是從我們的碉堡那兒過來的。那裡全是人類。」

「也許你發現滲進我軍的途徑,現在你是在製造機會。也許你——」

「你的軍隊已經完了。不要忘了,在我離開碉堡之前,你們的陣地早就遭到攻擊了。」

唐莎走到他身邊。「這並不能證明什麼,少校!」

「爲什麼?」

「各型終結者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聯繫。它們是不同的工廠製造出來的,彼此之間沒有合作的跡象。它們可能完全不知道其他型的終結者在做什麼,甚至連長相都不知道。」

「妳怎麼會知道這麼多?」韓德說。

「我目睹了它們摧毀碉堡的過程,我觀察過它們。」

「妳知道的太多了。」卜克能說。「事實上，妳什麼都沒看到。」

唐莎不以爲然地笑著。「喔……這回輪到我是嫌疑犯了。」

「夠了！」韓德大叫一聲。三個人都安靜下來，沈默地繼續走著。

「我們要一直這樣走下去嗎？」過一會兒，唐莎說。「我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路。」她望了一下四周無垠的沙原，「眞荒涼。」

「這一路上都會是這樣子。」卜克能說。

「有時候我眞希望碉堡遭到攻擊的時候，你在那裡。」

「這樣的話，現在在這裡的，也只不過是換成另外一個跟妳也有過一手的人，而不是我。」

唐莎浪聲大笑。「我就是希望這樣。」

這是一個美麗的黃昏，夕陽在天邊抹出一片通紅的彩霞，只可惜地平線上少了裊裊炊煙和剛點亮的燈光。韓德放慢腳步，同時示意唐莎和卜克能後退。卜克能蹲下來把槍放在地上。

唐莎找到一塊水泥板，吁了一口氣坐下來。「終於可以休息了！」

「安靜！」卜克能厲聲道。

韓德推進到前方一個小丘上，前天那名信差曾在這裡留下他最後的足跡。韓德慢慢地匍匐前進，並不時用望遠鏡觀察前方的狀況。

他沒有發現什麼動靜，只能確定前方五十碼處就是碉堡的入口。

卜克能爬到他身邊。「在哪裡？」

「那裡。」韓德把望遠鏡遞給他，並用手指著前方。核爆所造成的濃厚雲層在天空呼擁著，黑色部份逐漸渲染開來，一步步向外侵蝕，整個世界開始暗了下來。昏紅的晚霞成了他們最後的光源，但也維持不了多久了。

「我什麼都看不到。」卜克能說。

「你看到前面那棵枯樹幹沒有？旁邊是磚塊堆。入口就在磚塊堆之間。」

「我現在也只能相信你了！」

「你跟唐莎在這裡掩護我。」

「你就一個人去嗎？」

「只有我有護身符。碉堡周圍是鋼爪的地盤，沒有護身符，鐵被它們啃得乾乾淨淨。」

「也許你說的對。」

「我會慢慢前進。如果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它們早就佔領碉堡，你就回不來了。它們會一下子全部一擁而上，你絕對逃不掉的。」

「你有什麼建議？」

卜克能搔著稀疏的頭髮想了一會兒。「我也不知道。最好叫你的人出來，你好看個清楚。」

韓德取下腰帶上的通話器，拉出天線。「開始行動吧！」

卜克能向唐莎打了個手勢。她熟練地爬了上來。

「他打算單獨行動。」卜克能說。「我們要在這裡掩護他。只要一發現他回頭，立刻朝他後方開槍。它們一下子就會像潮水一樣湧過來。」

「你似乎不大樂觀。」唐莎說。

「沒錯！」

韓德打開槍膛，小心翼翼地檢查內部。「也許情況沒那麼糟。」

「你沒看過它們。有數百個之多，全部一模一樣。」

「在沒進入碉堡前，我應該就會發現到底怎麼樣了。」韓德關上槍膛，右手提著槍，左手抓著通話器。「嘿！你相信上帝嗎？」

「什麼？」

「算了！我也不信。」韓德站起來，做了一個深呼吸，開始朝小丘前方下坡走。

過了一會兒，他慢慢地走向磚塊堆。

仍然沒有任何動靜。他拿起通話器。「史考特，你聽得到嗎？」

沒有回答。

「史考特，我是韓德。你聽到了嗎？我就在碉堡外面。你可以從監視幕看到我。」

他一面講一面繼續前進。一隻鋼爪從沙堆裡冒出來，在後面追趕他，但在距離約一呎處停了下來，猶豫了一下，就一溜煙地跑走了。緊接著第二隻鋼爪出現了，這隻體型較大，有兩隻觸鬚。它逼進到韓德身旁上上下下打量著，然後不聲不響地退到韓德身後，但是仍然依依不捨地跟著

他。另外還有一隻更大的也跟了上來。兩隻鋼爪就這樣沈默地一直跟著他向碉堡的方向前進。

韓德停下來，兩隻鋼爪也跟著停下來。現在他只差幾步路就到達通往地下碉堡的梯子了。

「史考特，你聽到了嗎？我現在就在你頭頂上。你可以出來接我嗎？」

他挺著槍，抓緊了通話器，屏息等待回音。不一會兒，一個冷漠的，金屬般的聲音傳來。

「我是史考特。」

大概是失真的緣故，他無法辨認是不是真的史考特。

「史考特，聽好。我現在就在你頭頂上，面朝著入口。」

「是的。」

「你看得到我嗎？」

「是的。」

「你可以從監視幕看到我嗎？」

「是的。」

十幾隻鋼爪包圍著他，像是一群猶豫不前的追求者。「裡面都好嗎？有沒有什麼異狀？」

「這裡一切都很好。」

「請你出來，好嗎？」

「你下來。」

韓德有些惱了。「這是命令，你立刻給我出來！」

對方不作聲。

「我再重複一遍。」韓德說。「我命令你立刻到地面上來！」

「你下來。」

韓德拉長了臉。「我要跟李卯說話。」

接著是一段靜默。一陣單調的雜訊過後，傳來同樣平板、金屬般的聲音。「我是李卯。」

「我是韓德，現在就在外面。趕快找一個人上來！」

「你下來。」

「什麼話！我是在下命令！」

沒有回答。韓德放下通話器，小心地觀察四周。入口就在前面。他收回天線，把通話器掛在腰帶上，端著槍一步一步地前進。如果他們可以從監視幕上看到他，他們會知道他正走向入口。

他閉起眼睛。

他踏上入口梯子的第一階。

兩個一模一樣的男孩從梯子下面朝他走上來。他毫不猶豫地把它們轟了個粉碎。但後面成群的大衛已經沈默地擁上來。

韓德回頭向著小丘跑。

小丘上的唐莎和卜克能也開始朝下方射擊。閃耀著金屬光芒的鋼爪呼嘯著奔向他們。但韓德沒有時間顧到他們了。他單膝跪地，臉頰貼著槍，瞄準碉堡入口。許多大衛一個接一個冒出來，都抱著玩具熊。它們乾瘦的小腿像唧筒柄似的上下踩動。韓德強作鎮定地向它們掃射。大衛一個個爆裂開來，彈簧、齒輪及鋼條四處飛舞。

一個衣衫襤褸的高大人影從碉堡裡走出來。韓德定睛一看，是一個士兵裝束的男人，缺一條腿，拄著一根拐杖。

「少校！」傳來唐莎的聲音，伴隨著更多槍聲。大個子一拐一拐地前進，大衛們簇擁著他。韓德清醒過來。是「傷兵喬治」，第一終結者。他瞄準喬治開了一槍，它頓時化作一團碎片。更多的大衛從碉堡走出來了，他只有一面跑，一面回頭開槍。

卜克能在小丘上不斷朝下射擊。小丘的另一面有成群鋼爪蜂擁著爬上小丘。韓德向著小丘撤退，但唐莎這時已經丟下卜克能，離開小丘，迂迴地跑到小丘右方。

一個大衛悄無聲息地出現在韓德身前。它突然彎下腰，放開玩具熊，兩隻手伸出十柄亮晃晃的鋼刀，同時玩具熊也咿呀地叫著，彈跳著向他衝過來。韓德扣下扳機，玩具熊和大衛都化成碎片。他眨眨眼睛。這一切真像是一場惡夢。

「快到這裡來！」是唐莎的聲音。韓德拼命朝她跑過去。她正躲在混凝土塊之間，用卜克能給她的手槍掩護韓德。

「謝謝妳。」他衝到她身旁，正準備喘口氣，她不發一言，把他推到混凝土塊後面。

「臥倒！」她解開襯衣，掏出一個球形的東西，迅速鬆開圓球上的旋鈕。「快臥倒！」

她以熟練的身手丟出炸彈。炸彈在天空劃出一道漂亮的拋物線之後，落到地上，蹦跳地滾到

碉堡入口。兩個傷兵喬治一個摸著腦袋，另一個撫著下巴，兩個大個兒都不知所措。最後其中一個傷兵喬治走向炸彈，笨拙地把它拾起來。

炸彈爆炸了。一陣熱風席捲而來。模糊中，他看到唐莎站在石柱後面，單手開槍，另一隻手叉著腰，像打電動玩具似的打掉一個個大衛。

這個時候卜克能正在小丘上，跟包圍他的鋼爪搏鬥。他邊撤退邊射擊，試圖突破重圍。

韓德勉強站起來。他的頭很痛，眼睛幾乎看不到東西。每一樣東西都像圍繞著他，呼嘯著、翻騰著。他右手已經不能動了。

唐莎後退到他身旁。「我們走吧！」

「卜克能——他還在那邊。」

「走吧！」唐莎拖著他離開混凝土塊。她發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搜尋著從爆炸中逃出的終結者。

最後一個大衛從火團中走出來。唐莎立刻摧毀了它，現在一個都不剩了。

「可是卜克能怎麼辦？」韓德停下了腳步。

「他——」

「不要管他。快走吧！」

他們離碉堡已經有一段距離了。幾隻鋼爪追了一段路後，又退了回去。

最後唐莎停了下來。「好了，我們現在可以喘口氣了。」

韓德坐在瓦礫堆上，大口喘氣。「我們把卜克能丟在那兒了！」

唐莎沒說話，默默地打開槍膛，裝上子彈。

韓德盯著她。「妳故意丟下他的，對不對？」

唐莎關上槍膛。她看著四周的碎石堆，面無表情，好像在找什麼。

「妳在找什麼？」韓德問。「怎麼了？」他甩甩頭，試著分析每件發生的事。她到底在搞什麼鬼？她在等什麼？他幾乎什麼都看不到。

「妳——」

唐莎打斷他，「安靜！」她瞇著眼睛，突然舉起槍。韓德朝著她的視線望過去。

在他們來的路上出現一個人影。那個人蹣跚地走向他們，他的衣服撕裂了，腳也受了傷，步伐謹慎而緩慢，並不時停下來喘息。有一度他幾

乎要倒了下來，站了好一會兒才穩住身子。

是卜克能！

韓德吃力地站起來。「卜克能！」他一拐一拐地向卜克能走過去。「你他媽的怎麼——」

唐莎此時開了槍。卜克能踉蹌後退了幾步。她又開了一槍，帶著火光的熱流擦過韓德，射中卜克能的胸膛。「它」炸了開來，齒輪彈簧飛舞著。「它」又繼續走了幾步，然後忽前忽後劇烈地擺動著，最後完全崩垮在地上。

唐莎轉向韓德，「現在你知道『它』爲什麼要幹掉馬魯迪了吧！」

韓德慢慢地癱坐下來。他搖搖頭。他麻木了。他已經無法思考了。

「看到了沒有？」唐莎說。「現在你懂了嗎？」

韓德沒有答話。整個世界好像快速地離他遠去，只留下黑暗籠罩著他。

韓德清醒過來的時候只覺渾身酸痛，他試著坐起身來，但手臂和肩膀好像針扎一樣。

「不要起來。」唐莎彎下腰，用冰冷的手摸他的額頭。「你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入夜了。只有少許星斗透過黑雲，閃著微弱的光芒。唐莎用木頭和雜草造了一堆營火，微弱的火上架著一隻盛著咖啡的鋼杯。周遭一片闃寂，整個世界似乎都沈默不語。

「這麼說，他就是第二終結者囉！」韓德喃喃地說。

「我一直都是這麼想。」

「那妳爲什麼不早點幹掉他？」

「不要忘了，是你阻止我的！」唐莎起身引頸看了一下鋼杯。「咖啡快好了。」

她回到韓德身旁坐下來。不久，她取出手槍，把它分解開來，又仔細地研究著槍機。

「這東西設計得眞好。」

「那些鋼爪呢？」

「剛才那一枚炸彈應該夠它們受的了。我想現在它們大部份都不能動了。」

「妳是怎麼弄到那顆炸彈的？」

唐莎聳聳肩。「我們自己做的。不要低估了

我們的技術，少校。沒有這個，你我早就沒命了。」

「確實很管用。」韓德說。

唐莎挪向火堆，伸出兩手取暖。「你知道嗎？在他殺了馬魯廸之後，我很驚訝你竟然無動於衷。難道你不覺得——」

「我說過了。我覺得他只是太害怕了。」

「眞的嗎？剛開始我幾乎懷疑起你了，因爲你阻止我殺他。我那時候猜想你大概是要庇護他。」她笑道。

「我們這裡安全嗎？」韓德突然轉了個話題。

「在它們的援軍到達以前，我們應該可以暫保安全。」唐莎抓起一塊破布，開始清理槍管。清理好之後，她俐落地將槍機推回原位，關上槍膛，用手指頭撫摸著槍身。

「算我們命大。」韓德喃喃地說。

「是啊！我們的命眞大。」

「謝謝妳把我帶開來。」

唐莎沒有回答，只是看著他，火光燃映在她的雙眼中，熊熊地燃燒著。韓德試試自己的右手，發現手指頭已經不太能動了，整個右半身也好像痲痺了，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感到痛得錐心刺骨。

「你覺得怎麼樣？」唐莎問。

「我的右手臂不行了。」

「還有呢？」

「大概也受了內傷。」

「炸彈爆炸的時候，你應該臥倒的。」

韓德沒有說話。沙場老將竟要聽訓於小女子，實在有夠諷刺。他看著唐莎從鋼杯裡把咖啡倒進一個扁平的金屬盤子，然後把盤子遞給他。

「謝謝。」他忍著痛坐起來喝咖啡，但實在喝不下去，只覺得肚子裏一陣翻騰。他把盤子推到一邊。「我只能喝這麼多了。」

唐莎接過盤子喝完剩下的咖啡。韓德斜躺下來休息。他的腦子一片空白。過了一會兒，他發現唐莎筆直地站在他身邊看著他。

「怎麼了？」他說。

「你好一點了嗎？」

「嗯。」

「你知道嗎，少校？如果我不拖你過來，你早就跟馬魯廸一樣沒命了。」

「我知道。」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救你嗎？其實我可以丟下你不管的。」

「我也正想知道，告訴我吧！妳爲什麼要救我？」

「因爲我想要離開這個鬼地方。」唐莎用一根木棒撥弄著火堆。「這個地方沒有人能活下去。等它們的援軍到了，我們一個也別想逃掉。你昏睡的時候，我一直在盤算。我們大概還有三個小時可活。」

「而妳指望我會有法子帶妳逃出這兒？」

「我就是這個意思。」

「爲什麼要靠我？」

「因爲我已經一籌莫展。」她的目光在暗紅的火光中顯得無比炙熱明亮。「如果你也沒法子的話，三小時以後它們會殺掉我們。少校，怎麼樣？快想想辦法吧！我已經等了一夜了。現在天就快亮了。」

韓德考慮了一會兒。「這很奇怪。」

「怎麼奇怪了？」

「妳怎麼會覺得我有辦法？妳以爲我能夠做什麼？」

「你可以帶我去月球基地。」

「月球基地？怎麼去呢？」

「總有辦法吧！」

韓德搖搖頭。「就我所知，沒有法子可以去那邊。」

唐莎的目光暗淡下來。她別過頭，面朝著營火蹲下來。「還要咖啡嗎？」

「不要了。」

「好好休息。」唐莎逕自啜飲著咖啡，他看不到她的臉。他躺著思考著。頭痛使他的精神難以集中。

「有個辦法！」他突然說。

「噢？」

「還有多久天亮？」

「大概兩個小時吧！太陽快出來了。」

「這附近應該藏有一艘小型太空船。我從來

沒看過，但我知道確實有這麼一艘船。」

「什麼樣的太空船？」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十分尖銳。

「一艘火箭推進的小艇。」

「它可以帶我們到月球嗎？」

「這正是它的目的，預備在緊急狀況下使用的。」他揉揉前額。

「怎麼了？」

「我的頭。我沒辦法集中精神。那次爆炸害的。」

「那艘船——離這裡近嗎？」唐莎猛地轉過身來，兩手按住他的肩膀。「它到底在哪裡？」

「別——別這樣！」韓德虛弱地喘著氣。「讓我慢慢想。」

她的手指掐進他的肩膀。「你們是不是把它藏在地底下？」

「對。在一個地下的機庫裡。」

「要怎樣才能找到它？那裡有標誌嗎？」

韓德努力地回想。「沒有。那裡沒有任何標記。」

「那你們怎麼找到那裡呢？」

「好像有暗記。」

「什麼樣的暗記？」

「我——我想不出來。讓我休息一下。」

「好吧！」她放開他，站起來。韓德閉上眼睛。

唐莎兩手插在口袋裡，慢慢地走開。她踢開路上一顆小石頭，兩眼呆呆地看著天空。黑暗已經逐漸褪成灰色。天就快亮了。

韓德仍一動也不動地躺著。唐莎握著手槍繞著將熄的火堆來回踱步。天空的灰色愈來愈淡，地平線也逐漸顯現出來了。

韓德翻了一個身，睜開眼睛。「天亮了嗎？」

「嗯。」

韓德稍微坐起來。「妳想知道那艘小艇在哪裡嗎？」

「你想起來了嗎？」她眼睛一亮。

「是的。」

「快告訴我！」她幾乎要尖叫起來。「快告訴我！」

「在一口井的下面。那是一口已經廢棄的水井。」

「一口井。」唐莎鬆弛下來。「還好這附近水井不多，應該很好找。」她看了一下錶。「我們還有一個小時。」

「拉我一下。」韓德說。

唐莎把手槍放在一邊，扶著韓德站起來。「你的腳好像不太行了。」

「是啊！」韓德咬著嘴唇。「我想我恐怕走不遠了。」

他們出發了。初昇的太陽帶來一些暖意，幾隻鳥在天空中徐緩地盤旋。

「看到什麼東西沒有？」韓德說。「鋼爪出現了嗎？」

「還沒有。」

他們穿過一處只剩下幾面斷牆和光禿地基的廢墟，幾隻老鼠倉皇地跑來跑去。唐莎嫌惡地後退幾步避開它們。

「這裡本來是一個小鎮，」韓德說，「周圍全是葡萄園。」

他們走進一條荒廢的街道。路面上雜草叢生，到處都是碎石塊。街道右邊有一座煙囪聳立著。

「小心！」韓德說。

一個地窖張著大口對著他們，旁邊銹壞的水管彎彎曲曲地纏繞成一團。他們經過一棟房子，一個澡盆翻了過來，一把缺了一隻腳的木椅斜斜倚在牆邊，地上有幾隻湯匙和碟子。街道的正中央塌陷了一大塊，留下來的大洞現在盛滿了雜草、磚塊和白骨。

「就在這裡。」

「這邊嗎？」

「在妳右手邊。」

他們走過一個已經全毀的儲水槽。距水槽幾呎之外有一具枯乾的屍體俯臥在地上。

「就在那裡。」韓德說。

一座破石井兀立在眼前。井身的一部份已經崩垮成石堆了。韓德一拐一拐走向石井，唐莎緊緊跟在他身邊。

「你確定是這裡嗎？」唐莎說。「看起來不像。」

「我有把握。」韓德坐在井邊喘息。他擦擦臉上的汗水。「這是爲高階軍官預備的。如果發生什麼事，他可以用這個逃生。」

「你說的高階軍官就是你自己囉？」

「是的。」

「船在哪裡？」

「我們就站在它上面。」韓德在石井的一處表面上摸索了一會兒。「它上面的眼紋鑑定系統只接受我的眼紋。」

不一會兒傳來一個尖銳的卡搭聲，接著腳底下響起了一陣摩擦及碰撞聲。

「後退！」韓德說。兩人連忙往後退。

地面上有一塊地方開始滑動。一個金屬架慢慢地從沙堆伸出來，推開了地面上的磚塊和雜草。所有動作停止的時候，一艘小型太空船已經橫陳在他們眼前了。

它靜靜地懸吊在鋼架之中，成堆沙土像瀑布似的灌進太空船升出來之後留下的大洞中。韓德走上前，攀上船身，打開艙蓋。現在船內部的儀表板和駕駛座已經清晰可見。

唐莎走過來，站在他旁邊看著太空船。「我從來沒開過太空船。」

「沒關係，我來開。」

「你開？它只坐得下一個人。少校，我看得出來，它是一艘單座太空船。」

韓德仔細地看了一下。唐莎說的沒錯，它的確是單座的。「我知道了。」他慢慢說。「我們之中只有一個人可以坐上太空船，而妳覺得那個人是妳。」

唐莎點頭。「當然。」

「妳這是什麼意思？」

「你的傷太重了，可能承受不了這趟旅程。」

「有道理。但問題是，只有我知道月球基地在哪裡。妳即使花上幾個月的時間，也可能找不到。它的位置很隱密。」

「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試一試。而且我相信你會告訴我所有該知道的。你的生死也在此一舉了。」

「怎麼說？」

「如果我及時找到月球基地，也許我可以請他們立刻派一艘船回來接你。如果我找不到，你就鐵定沒命了！」

韓德突然搶過一步，想踏進太空船，但他的傷妨礙了他的行動。唐莎像道閃電似的撲過來。韓德看到她舉起手槍，槍柄朝著他壓下來。他伸手想擋過這一擊，但已經太遲了。槍柄敲到他耳朵上方。他只覺一陣麻木，然後就天旋地轉地摔倒在地上。

昏沈之中，他感到唐莎站在他上方俯視著他，又用腳踢了他一記。

「少校，醒醒！」

他勉強睜開眼睛。

「聽好！」她彎下腰，槍口正好頂著他的臉。「我必須快一點。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在我出發之前，你一定得告訴我月球基地的位置。」

韓德甩甩頭，想讓自己清醒一點。

「快點！月球基地在哪裡？」

韓德沒說話。

「回答我！」

「抱歉。」

「少校，船上有足夠的補給品讓我在太空中活上好幾個星期。也許我最後總可以找到月球基地。而在半個小時內你可能就沒命了。你唯一求生的機會——」她突然停了下來。

她身後的一處廢墟中，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動。唐莎很快地轉過身。一隻鋼爪正探頭探腦地在廢墟中穿梭。唐莎立刻瞄準射擊，這一槍沒命中，只激起一團沙塵，那隻鋼爪急急忙忙想逃走，唐莎又開了一槍，鋼爪爆成一團碎片。

「看到沒有？」唐莎說。「斥候已經出來了，後面的大軍也不會遠了。」

「妳真的會要他們回來接我嗎？」

「當然。而且會儘早。」

韓德看著她。「妳說的是真的嗎？妳會回來找我？妳會接我去月球基地？」

「絕對沒問題！但是你得告訴我它在哪裡。」

「好吧！」韓德拾起一塊石頭，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來。「看好！」

韓德開始在沙上畫圖，唐莎在一旁看著他。

韓德粗略地畫了個月球表面的地圖。

「這是阿本寧區，這邊是阿基米德隕穴。月球基地就在阿本寧區尾端之外大約二百哩處。我不知道確切位置。事實上地球上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妳到了阿本寧上空，記得發出一紅一綠，再加上兩個短紅閃光。基地監控員會記錄下妳的信號。基地在地底下。他們會用磁性控制引導妳降落。」

「我怎麼操作它呢？我成嗎？」

「基本上它是全自動操作的。妳只要在適當時機發出正確信號就可以了。」

「我會的。」

「駕駛座會吸收掉起飛時的震動。空氣和溫度都是自動調節的。它會先帶妳離開地球，進入外太空，然後自動對準飛往月球的航道。接近月球時，它會進入一個大約五百哩高的軌道。這條軌道會經過基地上空。」

唐莎跳進太空船，坐在駕駛座上。左右安全帶自動卡上。她按下啓動鈕。「眞可惜你不能走。這一切本來是爲你準備的。」

「把手槍留給我吧！」

唐莎拔出手槍，一邊用手掌掂著，一邊說：「不要走得太遠。不然我們就找不到你了。」

「不會的。我會一直留在井邊。」

唐莎握著操縱桿，又摸摸儀表板。「眞是個傑作，少校。我很佩服你們的技術。你們創造了很多好東西，這是你們最大的成就。」

「快把手槍給我！」韓德掙扎著站起來，伸出手，顯得有點不耐煩。

「再見了，少校。」唐莎扔出手槍。韓德沒接到，手槍越過他，落到地上，噼啪地在地上滾動。韓德趕忙去撿。這個時候，太空船的艙蓋閣上，引擎發出了怒吼聲。韓德後退了幾步。

太空船掙脫了它的金屬巢穴，衝向佈滿灰雲的天空，最後消失了踪影。

韓德呆站在那看了好一會兒，直到太空船的尾煙消失爲止。現在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清晨的空氣像往常一樣清爽又帶點涼意。他漫無

目的地走著。距離救兵來到可能還要一段時間，但問題是，救兵眞的會來嗎？

他在口袋裡找出一包煙。他們每個人都向他要煙，但香煙在此時可是稀有品，他不得不撒個小謊。

一隻蜥蜴溜到他身旁。他停下來，蜥蜴立刻一溜煙鑽進沙堆。頭頂上，烈日正當空。幾隻蒼蠅停在路旁一塊扁平的岩石上。他用脚把它們驅走。

天氣愈來愈熱了。汗水從他臉上流到衣領。他停下來，坐在磚塊堆上，又把醫藥包解下來，吞下幾顆止痛劑。他四下張望，一時認不出來這是什麼地方。

前頭不遠的沙地上好像有什麼東西，他很快地拔出槍。那東西看起來像是人。不一會他想起來了，那是卜克能，第二終結者的殘骸。唐莎在這兒殺了它。他看到齒輪、金屬片散了一地，在正午的陽光下一閃一閃地像是在眨眼睛。

韓德小心地走向殘骸堆，用脚輕輕翻動散落的零件。他看到金屬的軀殼、鋁製肋骨和脊椎。另外，還有許多線圈裸露出來，像是流出身體的內臟。

他彎下腰仔細察看這堆殘骸。腦殼已經裂開了，裡面精巧的人工頭腦一目了然，盡是迷宮般的電路和細如髮絲的電線。他碰了一下腦殼，一塊破片翻轉開來。大概是型號牌吧！韓德看著這塊牌子。

倏忽間他臉色變得一片蒼白。

IV—T

他呆呆地看著這塊破片。第四終結者，不是第二。他們搞錯了。它們不只有三種型號。至少有四種，而且卜克能並不是第二型。

如果卜克能不是第二終結者，那麼——

他突然緊張起來。似乎有什麼東西正從小山丘上踏著沙堆走下來。那是什麼？他睜大眼睛。是人影！幾個人影正慢慢地向他走過來。

不慌不忙地向他走過來。

他立刻蹲下來，握著槍，汗水從額頭流下來，滴到他眼睛裡。他揉揉眼睛。這幾個「人」影愈走愈近，他的恐懼也不斷升高。

第一個是「男孩大衛」。大衛發現了他，立刻加快了腳步。其他的跟在後面。一、二、三，三個一模一樣的大衛沈默地、面無表情地踩動它們乾瘦的雙腳。一、二、三，三個大衛都抱著它們一模一樣的玩具熊。

他對著它們開槍。第一個、第二個大衛報銷了，但第三個繼續走向他。在它後面又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影，沈默地踩著沙堆，向他走過來。是「傷兵喬治」。在傷兵喬治的後面——

在傷兵喬治的後面，出現了兩個「唐莎」！

兩個唐莎肩並肩地大步前進。寬腰帶、灰綠色軍服，長髮，苗條的身材，多麼熟悉的模樣啊！剛剛才跟她道別呢！那時她還坐在太空船的駕駛座上。

它們越走越近。大衛突然彎下腰，放出玩具熊。玩具熊在沙堆上奔馳。韓德毫不猶豫地扣下扳機，玩具熊被炸得粉碎。兩個一模一樣的「豪放女唐莎」面無表情地繼續前進。

當她們幾乎要碰到韓德時，他把手槍橫在腰部，開了兩槍。

兩個唐莎消失了。但另一群唐莎，大約有五個到六個吧，正排成一列快速走向他。

想想看，他竟給了它們其中一個，他的專用太空船和信號碼。靠著他的幫助，它可能已經找到月球基地了。

他早該懷疑那枚炸彈的。那枚炸彈是設計來對付「男孩大衛」、「傷兵喬治」、以及「禿佬卜克能」的。不是人類設計的，而是由某個人類早已無法插手的無人工廠製造出來的。

這一群「豪放女唐莎」開始逼近他了。韓德挺直背脊，無言地看著它們。那麼熟悉的臉孔、腰帶、制服，還有藏在襯衣裡的炸彈。

炸彈——

當唐莎們碰到他的時候，他突然覺得很諷刺，同時也覺得好過多了。唐莎的炸彈！第二終結者是用它來對付其他的終結者，如此而已，不爲別的。

它們已經開始像人類一樣製造武器互相殘殺了。

*

〈第二終結者〉譯後記

⊙呂堅平

〈第二終結者〉(*Second Variety*)是菲利普・狄克一九五二年的作品，首次發表於一九五三年五月號的《太空科幻》雜誌(*Space Science Fiction*)。這是一篇典型的「核戰後」科幻小說，很明顯地反映出作者的反戰立場，可算是一則反武器競賽的現代寓言。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核戰後」科幻小說逐漸顯得有點不合時宜，至少它們的共同前提：一場美蘇雙方的毀滅性核子大戰，似乎越來越不可能發生了。但不可否認的，許多科幻傑作是屬於這一類。雖說文學根植於時代，但經典級的文學作品自有其超越時代的價值。除掉《第二終結者》的「核戰後」外殼之後，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它眞正的重心是「人的定位」問題。套一段作者自己一九七六年對這篇小說的註解：

「在這篇小說中，我經常思索的一個主題——什麼是人？什麼只是徒具人形的「人」？——發揮得最爲淋漓盡致。除非你我、整個人類，對這個問題都有個明確的答案，不然我們勢必面臨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如果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可能連對自己都沒有把握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誰，更不用說是你了。所以，我一直在這個題目上發揮。對於

我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問題更重要，而答案卻很不容易找到。」

人的定位問題沒有冷戰前後之分，而且隨著電腦及機器人技術的日新月異，這個問題像狄克所說的，是越來越嚴重了。這一篇小說最扣人心弦的地方應該是卜克能殺了馬魯迪那一段。「誰是終結者？誰不是人？」這個問題造成四個人之間的猜疑和恐懼。雖然那一槍到底證明了馬魯迪是血肉之軀，但是這個作法太過血淋淋，而且代價也太高了。倒是在《機器人會夢見機器羊嗎？》之中，狄克想出了一套頗爲複雜的心理測試，來鑑別人跟人造人。

到底人與人形鋼爪的區別在哪裡？我們看到了鋼爪的猙獰恐怖，它們像螞蟻一樣衆多，像潮水一樣吞滅一切，毫不妥協。但不要忘了，它們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是用來互相殘殺的武器的最終形式，也是人類殺人藝術發揮到極致的結晶。它們身上集合了自古到今全人類嗜好殺戮的惡靈，其殘酷其實完全出自人類自身！難怪最後一個人類—韓德—在全人類滅絕的前一刻會感到那麼的啼笑皆非，一方面是知道這個後起的種族的末日也不遠了，一方面是發現人與鋼爪除了血肉與齒輪鋼條的不同之外，骨子裡的嗜血性格其實是如出一轍。

* * * * *

相信許多讀者在蠻早的時候，就猜到唐莎是第二終結者了，所以心裡會一直向韓德喊

著：「快醒醒啊！你難道還沒察覺出來？」也許有的讀者相信韓少校最後會像其他小說的大英雄一樣，在最後關頭扭轉乾坤，拯救了人類，也贏得你我的掌聲。然而在狄克筆下，韓德只是個普通人而已。他會在這個時候粉墨登場，就像是輪到在第九局下半二人出局、滿壘、滿球數的狀況下揮棒一樣，只是碰巧遇到了，而不是經過特別揀選。他疲乏、軟弱、神智不清，以致做出錯誤決定。這也是狄克另一個反覆出現的意念：凡夫俗子的芝麻小事也能驚天動地！

* * * * *

爲了減輕字裡行間的冷戰痕跡，譯者將有關美蘇雙方的字眼刪除，代之以較中性，甚或虛構的用詞，像A國、敵人等。另外原文中的人形鋼爪並沒有特別的稱呼，只以第幾型代表，由於人形鋼爪像極了《魔鬼終結者》中的人形機器人，同樣的具有人類的外表、冷酷而且趕盡殺絕，所以筆者一律將人形鋼爪稱之爲「終結者」。此外，文前的聖經引句乃譯者所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類似的情節也出現在其他作家的小說中，但越接近結局時的絕望和窒息，以及掩卷後宛如惡夢一場的感受，則純粹是菲利普·狄克個人的獨特風格，是典型的狄克式夢魘。

科幻叢書 85 折優待幻象讀者 ●●●

SF1 五玉碟 定價 120 元
SF10 龍城飛將 張系國著 定價 110 元
SF16 一羽毛 定價 110 元

張系國長篇科幻小說「城」三部曲，帝黨、民黨、銅像像……交織出呼回世界悲壯的歷史輪迴。史詩般磅礡的氣魄，不可錯過的鉅作！

SF2 夜曲——星塵組曲 定價 80 元
洪範 62 星雲組曲 張系國著 定價 100 元

張系國短篇科幻經典之作盡收其中，包括〈銅像城〉、〈傾城之戀〉、〈翻譯絕唱〉、（星雲組曲）、〈香格里拉〉、〈虹彩妹妹〉（星塵組曲）等。

SF6 倪匡科幻小說選 倪匡著 定價 110 元

倪匡極少寫短篇科幻，本書是倪匡的珠玉之作。喜歡倪匡長篇科幻的人更會發現他的短篇充滿張力，扣人心弦。共收〈刺殺〉等十二個精彩短篇。

SF7 銀河迷航記 黃海著 定價 90 元

黃海寫作科幻小說多年的代表作選集，收有〈銀河迷航記〉、〈人性保衛戰〉等七篇正統科幻的傑作，附錄〈科幻小說的寫作〉。

SF8 上帝們一人類浩劫後 黃凡著 定價 90 元

黃凡以三個短篇構築出一個奇魅的世界，在他的宇宙中沒有任何神祇的存在，有的只是一些機運、概率、碰撞原理以及無數不公平的競爭。

SF12 海天龍戰 葉言都著 定價 100 元

〈我愛溫諾娜〉預言了中共的「萬船齊發」，〈綠猴劫〉刻畫浩劫怪病……科幻小說獎得主葉言都的科幻小說充滿預言的魅力而又極度寫實。

SF15 時空遊戲 葉李華著 定價 130 元

在 1989 年科幻獎得主葉李華的世界裡，時空的疆域無極無限，遊戲的面貌無窮無盡，且看他如何在時空中遊戲！倪匡、張系國熱烈推薦。

SF13 月亮的距離 卡爾維諾著 定價 100 元

您能想像人類可以經由長梯攀登到月亮上去刮取月乳嗎？本書收錄了義大利名小說家卡爾維諾融合科幻與魔幻的六篇小說，曹又方編。

張系國主編　歷年科幻小說傑作盡收眼底
包括歷屆張系國／中時科幻獎得獎作品●

SF3 當代科幻小說選 I 定價 110 元
SF4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定價 90 元

在科幻史上具有承先啓後意義的經典小說選集，共收錄了二十位台灣當代名家的科幻作品，絕對值得典藏與精讀。

SF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90 元

共收范盛泓〈問〉、黃凡〈戰爭最高指導原則〉、張大春〈傷逝者〉、林耀德〈雙星浮沉錄〉、何復辰〈桃子的滋味〉等五篇。

SF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90 元

共收葉言都〈我愛溫諾娜〉、平路〈驚夢曲〉、許順鏜〈渾沌之死〉、何復辰〈夕沈〉、高正奕〈感謝小兄弟〉、駱伯廸〈文明毀滅計畫〉等六篇。

SF11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90 元

共收平路〈按鍵的手〉、西西〈浮城誌異〉、葉言都〈迷鳥記〉、范盛泓〈腫瘤〉、誠然谷〈袖珍人與發明家〉、裘正〈窺夢恨〉等六篇。

SF14 無盡的愛——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100 元

共收廖志堅〈深藍色的海洋〉、平路〈五印封緘〉、葉李華〈無盡的愛〉、賀景濱〈老埃的故事〉、蔡澔淇〈臨時演員〉、何善政〈馳援〉等六篇。

《知識系統知識叢書》

世界沙豬語錄 張系國編譯 定價 100 元

荷馬說：「絕不要信任女人。」拜倫說：「所有的悲劇均以死亡結束，所有的喜劇都以婚姻收場。」張系國蒐集古今大男人心態的名家名言，句句動人。本書與張系國短篇小說集《沙豬傳奇》和隨筆《男人的手帕》共讀，更有情趣。

洪範 192 沙豬傳奇 定價 110 元
洪範 208 男人的手帕 定價 110 元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　《總經銷》洪範書店　郵撥 0107402-0
台北市廈門街 113 巷 17-1 號 2 樓　電話：365-7577

《編輯室報告》

●本刊下期推出科幻獎專號「科幻大對決」盍興乎來

本期因刊出「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漫畫獎得獎作品，上期預告的「自己動手作動畫」及「耿恩教授談什麼是科幻文學」均挪後至下期（第六期）刊出，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本期出刊延後，尚祈讀者見諒。下期爲科幻獎專號，將刊出「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小說及漫畫首獎、二獎得獎作品，定十月份出刊，敬請期待。

科幻獎頒獎典禮定於十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台北新生南路時報廣場舉行，隨後並舉行一場「科幻大對決」座談會，邀請張系國、葉言都、張大春、黃海、周浩正、洪德麟、阿盛、張國立、林燿德、呂應鐘諸位名家暢談「科」與「幻」之種種，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夜歸〉電影錄影帶出片

本刊上期「艾西莫夫專輯」曾譯介艾氏經典小說〈夜歸〉，今夏台灣片商已引進由這篇小說改編拍成的電影錄影帶，片名《日落殺機》。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瞧，看看電影和小說有什麼差異。在此可以「預告」一句：小說中的天文台台長艾頓老先生，在電影中變成了中年俊男，而且還有和美女做鴛鴦浴的「熱情演出」！

●科幻作家鄭文豪今夏大喜

科幻作家鄭文豪今夏有個大喜訊！這位科幻青年俊彥於夏初專程返台與柯麗玲小姐舉行結婚大典，只在台停留一週即返美繼續學業，新婚夫人隨後亦飛美團聚。

鄭文豪刻在馬里蘭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他於高中時即開始寫作，《幻象》第四期曾刊出他的精心傑作〈茉莉香片〉。